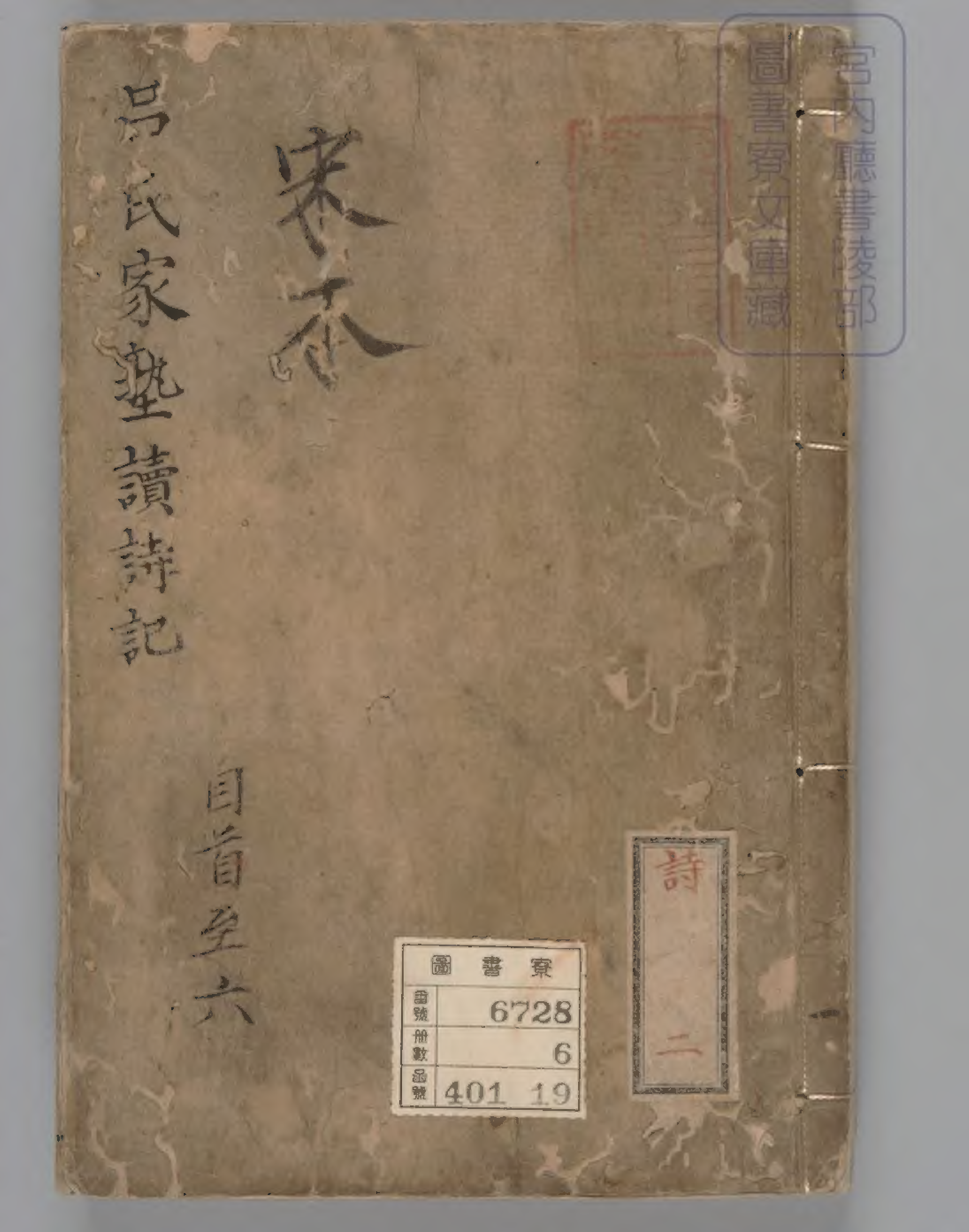


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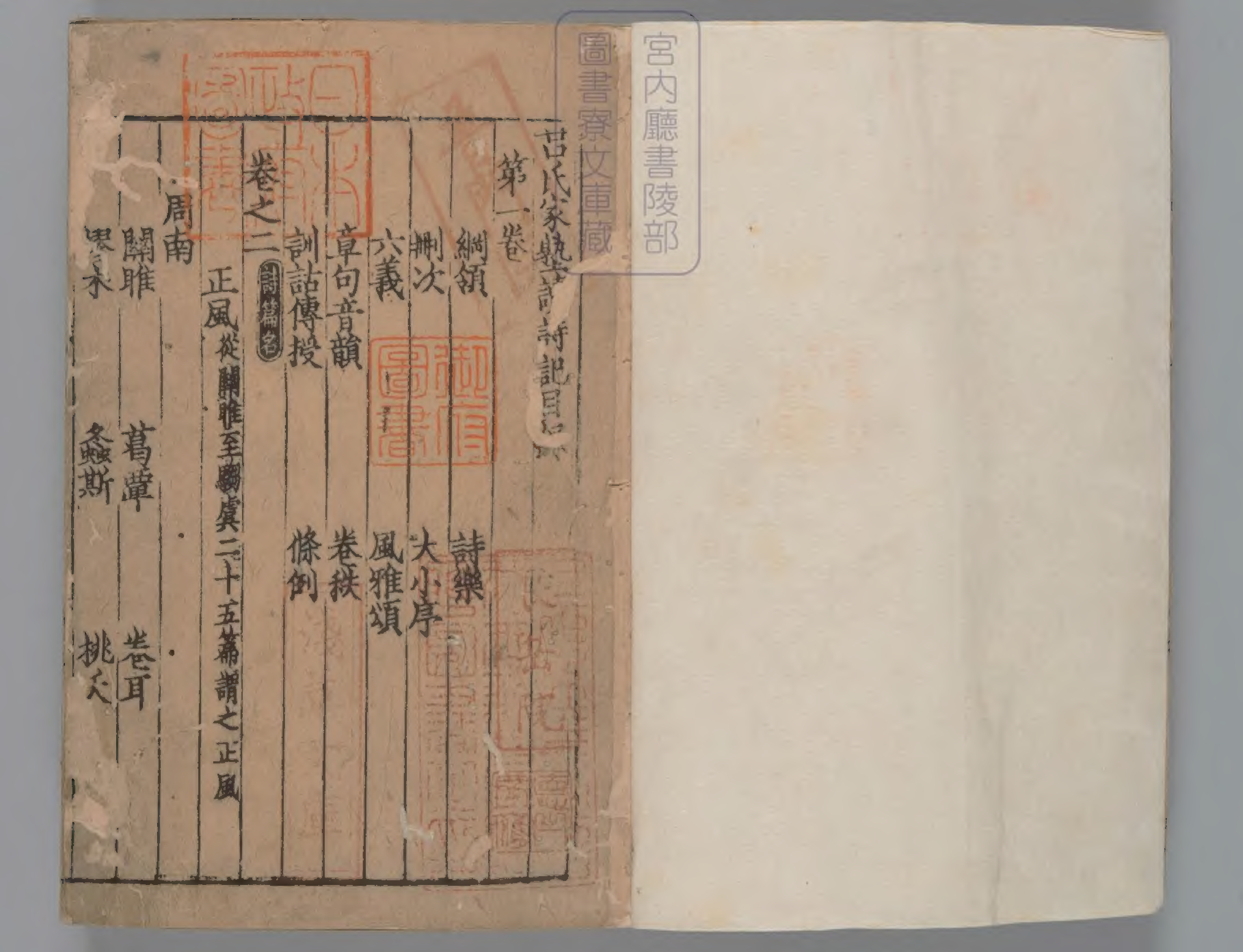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

目首至六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圖書寮
番號 6728
冊數 6
函號 401 19

詩 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第一卷

綱領　詩樂

刪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帙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 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卷之十

魏國風七篇

卷之十一

晉國風十二篇

卷之十二

秦國風十篇

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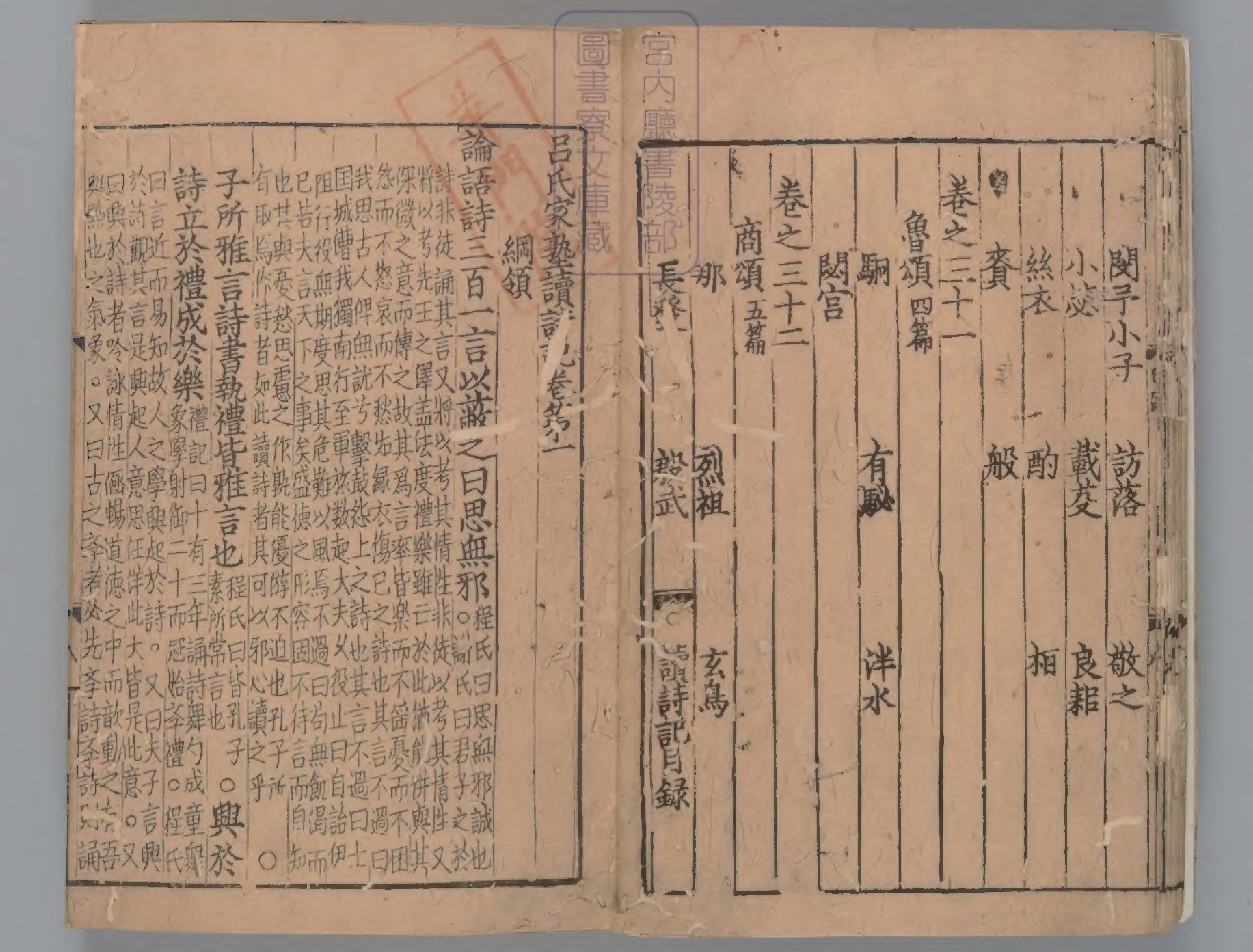
陳國風十篇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讀詩記目録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自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任佯此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

[illegible]○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illegible]○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illegible]○陳亢[illegible]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

非臣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
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
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
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
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
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
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
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
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

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删之得三百五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是言語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illegible]學者不可以不一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以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歟

[illegible]然大抵聖人之言易以入[illegible]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illegible]

餘年崇信於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後仁[illegible]及民憂思之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illegible]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illegible]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illegible]○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illegible]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illegible]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illegible]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illegible]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奏貍首以射 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注云貍首逸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國語晉悼公饗穆叔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韓獻子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王之樂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肆夏天子之樂也以況使臣之所不敢聞也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注云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注云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

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直類反〕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古侯反〕中鉤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贛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豔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illegible]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illegible]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
引善歌者知何為弄知何為引○善歌者使人繼其
聲言使其聲常從容者[illegible]
[illegible]
删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illegible]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蘇氏曰
[illegible]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
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
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
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
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以見在為數也
[illegible]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

自衛而下十有三國編比先後皆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從[illegible]然後滅鄶[illegible]

張氏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推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存焉若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人物由風生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頌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德成功其義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焉若得其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之跡熄矣[illegible]

而為一國之風（蘇氏曰諸侯至於成國則王政不行矣[illegible]）

王之制尚[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臨天下廢法[illegible]則三監之

內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

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

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

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亂之俗魏舜禹之都唐

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善俗[illegible]二叔之世

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

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

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

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因周東遷而始大其俗尚夷故

美其好車馬禮樂[illegible]禮義之俗

亡夷狄[illegible]先王之流風遺俗盡矣[illegible]故次以陳陳

舜之後也聖人之禮樂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

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

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

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

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檜曹[illegible]小而君[illegible]政[illegible]季札[illegible]之所不譏國風之於末[illegible]）

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

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撥亂而興治甚危而為安周

家之先由是道也其[illegible]也趨時務以厚民生善政

美化由此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illegible]

[illegible]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

次以雅雅王者之政[illegible]小之先大[illegible]其敘也[illegible]

是故小雅…政之廢興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

之治始於[illegible]風風天下其終[illegible]盛德[illegible]而成功可

以告於神明矣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之所[illegible]於

不足王道之隆也所以頌者如此及其衰也知[illegible]之事

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illegible]商頌前者

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illegible]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

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

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

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

也○又曰詩小序[illegible]待大[illegible]只後之見詩者亦添[illegible]

入[illegible]

王氏曰世傳以為[illegible]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

成湯如江漢之為美宣王殷武之為祀

高宗[illegible]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

知況子夏乎[illegible]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爲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illegible] 國祭蜡 [illegible] 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illegible]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 [illegible] ○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 [illegible]

豈能 [illegible]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 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 [illegible] ○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是也又曰比直比物

[illegible]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

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illegible]

文曰興是[illegible] 譬引類起發己心[illegible]○王氏[illegible]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言其正○又曰雅

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illegible]民之秉[illegible]德

是也[illegible]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illegible]

字頌訓[illegible]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

乎騶虞有駜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

○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辭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
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
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
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
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
雅孔氏曰懿[illegible]陳[illegible]魯僖公十[illegible]其
年為其江[illegible]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illegible]王東遷其政遂衰
[illegible]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illegible]諸侯無正風王道明
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衰政出諸侯故各
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
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
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
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
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
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illegible]列國之詩[illegible]觀民風其可采者有大師播
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illegible]

樂皆[illegible]不得國[illegible]爲風所

蘇氏曰衛以衛[illegible]雅皆[illegible]之然猶

不免爲變[illegible]昔周[illegible]行義凡數百年

至於文武[illegible]是以其[illegible]詩自成康以

來周室[illegible]而大[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也

亦多矣是以其詩[illegible]自其正而至

乎變其敗之[illegible]必有[illegible]大亂之君爲之而

後能自其變而[illegible]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

文武積累之[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千夫五人者[illegible]善之積未若其

變之[illegible]矣是以[illegible]

李氏曰小雅則[illegible]一事而言大[illegible]以言天下之事如鹿

鳴之燕[illegible]之遂[illegible]是主

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illegible]天下之事以文王之

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王有明德之類[illegible]

曰小雅[illegible]王政之大體以其[illegible]篇皆王政之一事止大雅[illegible]八篇[illegible]

[illegible]其變[illegible]則[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亦有不同

以其[illegible]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

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

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孔氏曰詩之爲體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

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

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

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言[illegible]

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

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illegible]詩人之意

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illegible]者古人之韻不

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illegible]在句不以爲義故

處末者皆字[illegible]韻左右[illegible]其實七兮迨

其吉兮之類是也亦[illegible]句之字以爲聲韻者是

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

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illegible]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

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

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

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

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

訓詁傳

前漢藝文志云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

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illegible]

爲詩訓詁而[illegible]齊[illegible]轅固[illegible]燕[illegible]韓生[illegible]

[illegible]

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

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illegible]

[illegible]氏詩[illegible]獻王[illegible]

[illegible]歆移太常博士書曰[illegible]帝時[illegible]始萌芽

至武帝[illegible]詩禮[illegible]皆起於建

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illegible]

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illegible]故訓傳於其家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illegible]傳毛公趙

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illegible]人至長

傳詩然則[illegible]毛公名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前漢儒林傳毛公[illegible]

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儒林傳[illegible]衛宏字敬仲[illegible]

毛詩[illegible]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illegible]

江陳俠[illegible]初九江謝曼卿善

[illegible]述傳毛詩後馬融

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illegible]

[illegible]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

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illegible]有風[illegible]惟著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

皆當然[illegible]其言大槩然[illegible]

[illegible]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illegible]其訛謬

以粗備著其止一人之功或以之學者從抱殘守缺

之經倀倀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師傳之間之

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語

詳其終始而悉玩其意誦聖人之學有不得已而後改之

者何以私意論以謂言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

注其下說雖不同而其義可以竝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illegible]頗為刪削陸淳曰

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

句句有刊字要以文簡意明而已[illegible]不失其意以爲文句

脫漏處即注之此例[illegible]說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尾用一說或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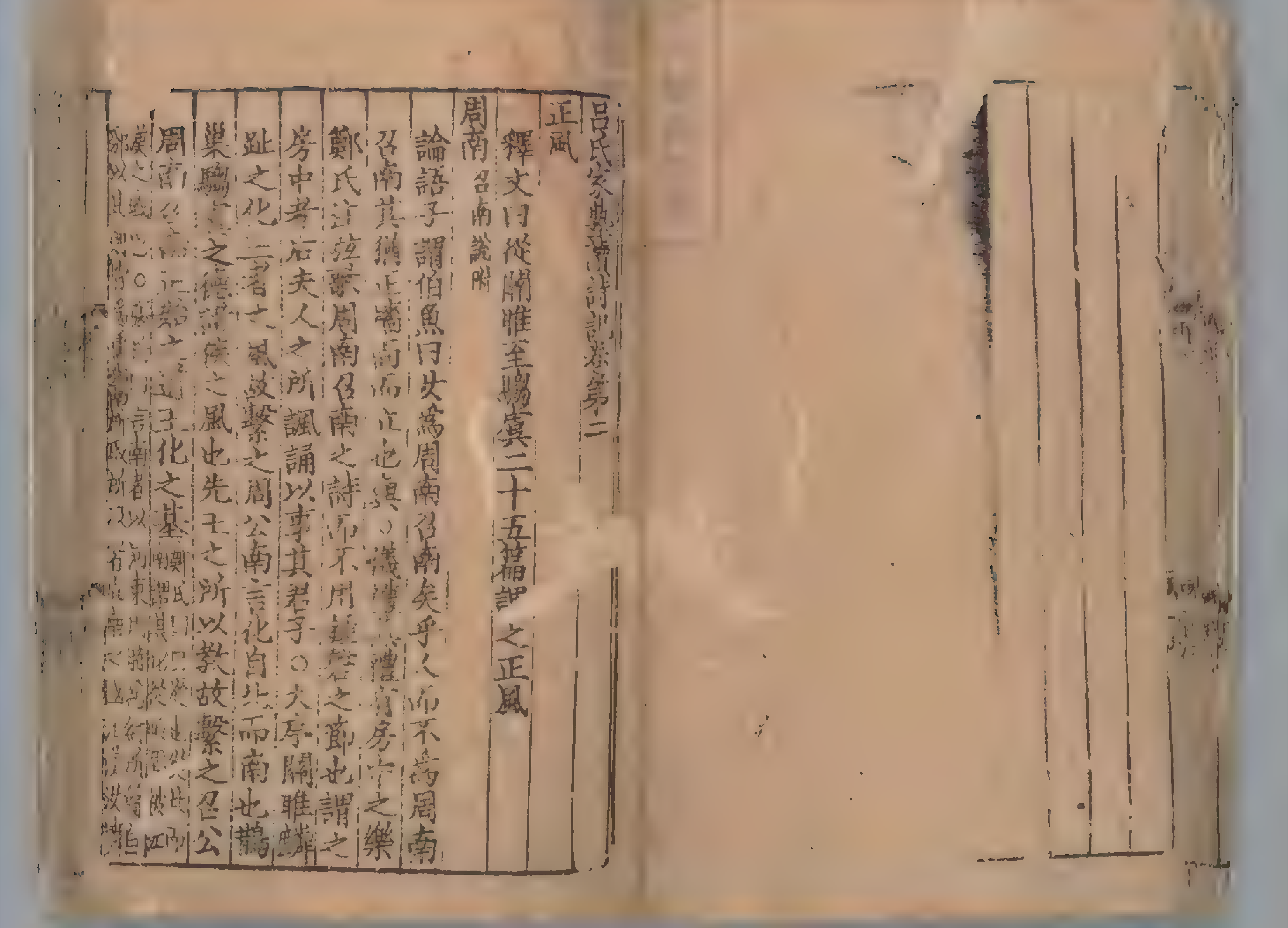
用甲說則稱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附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

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illegible]

見也○程氏曰[illegible]為[illegible]詩[illegible]長[illegible]國上之於[illegible]

窗○蘇氏曰[illegible]之風爾之周南[illegible]民[illegible]召[illegible]

國[illegible]者[illegible]

公[illegible]

也[illegible]

於[illegible]

王[illegible]

周之[illegible]

被文王之[illegible]德[illegible]繫之[illegible]故也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illegible]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illegible]

周內之別[illegible]此○[illegible]周之[illegible]

先公曰大王[illegible]至于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illegible]文王作邑於豐乃命

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illegible]之采地二南之詩以

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鵲巢騶虞[illegible]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

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

公是也[illegible]

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

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

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

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

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

至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

乾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
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
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
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illegible]故繫之召公[illegible]周南召南正始之道[illegible]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illegible]

[illegible]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云[illegible]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傳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序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illegible]

[illegible]

詩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

此[illegible]去其[illegible]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鄭[illegible]歐陽氏曰[illegible]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illegible]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張氏曰詩全要[illegible]何謂[illegible]關雎之[illegible]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illegible]作詩[illegible]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illegible]知關關之聲為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矣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在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關其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illegible]孔氏曰毛公特言興

也為其理[illegible]故也今從毛氏例特著音與以別之餘皆
不音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illegible]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
○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illegible]○程氏曰
[illegible]流求也○程氏曰
左右皆隨求之[illegible]○毛氏曰寤覺寐寢
也服思之也[illegible]○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
氏曰卧而不周曰輾[illegible]○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illegible]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
芼[illegible]之窈窕淑女[illegible]

毛氏曰芼擇也[illegible]○蘇氏曰求得二
采其得而芼之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朱氏曰求
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
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貞王者之良匹也唯
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
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
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
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琴瑟無時而
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覃生兮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讀詩者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詠歌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眷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識其君子愛養賢[illegible]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官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害也[illegible]

[illegible]○張氏詩曰[illegible]門內默嗟徒[illegible]

國而爲闕[illegible]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但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

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樂賢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轉通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音傾筐音匡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寘之豉反行戶郎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illegible]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曰[illegible]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illegible]○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

毛氏曰興也[illegible]施移也[illegible]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illegible]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illegible]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為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

功之微非為知之身親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
已刈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數作濩音
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戶管反害戶葛反澣
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illegible]言歸○
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
婦容婦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汙煩也[illegible]
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
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朱
曹傳曰害辭也○鄭氏曰汙謂濡之耳○毛氏曰害何

盈頃[illegible]深[illegible]也○毛氏曰[illegible]也○呂氏曰[illegible]
婦人之職[illegible]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一[illegible]
所感念及消體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
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道也大東
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二周行此及大東者皆
[illegible]道路之道[illegible]乃周道義[illegible]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
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illegible]我馬虺隤[illegible]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illegible]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illegible]
病也姑且也[illegible]

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illegible]
金罍[illegible]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illegible]
[illegible]刻畫雲雷之象[illegible]
[illegible]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illegible]天子以玉

永長也

行役之人[illegible]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illegible]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 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爵[illegible]

○朱氏曰[illegible]○鄭氏曰此章[illegible]為意不盡申殷勤也○

觥[illegible]

釋文兕作兕[illegible]兕觥[illegible]曰字又作觵

[illegible]矣我馬[illegible]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illegible]也○釋文[illegible]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朱氏曰螽斯[illegible]和一而[illegible]之其[illegible]布其不妒忌也或曰古人[illegible]物理固有以[illegible]其不妒忌也

螽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蝑也 孔氏曰螽[illegible]

[illegible]八十一子

詩羊言角[illegible]物[illegible]此○毛氏曰詵詵眾多也

○王氏曰[illegible]之眾○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illegible]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illegible]○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illegible]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illegible]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illegible]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illegible]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illegible]之子嫁子也[illegible]于往也○李氏曰[illegible]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illegible]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 [illegible]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罝兔罝也（孔氏曰[illegible]）丁丁椓杙聲也（[illegible]）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其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

毛氏曰石山戴土[illegible]痡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陳勤勞之狀謂貴君子當尊其賢以盡意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岨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illegible]）

南有樛木（居虬反）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illegible]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illegible]其子赤亦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

突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
喻后妃能以[illegible]下逮衆妾則衆妾[illegible]附事之○張氏曰
室家既和故[illegible]子無所憂患○然陽公曰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但取[illegible]下曲則葛藟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取其木亦
得以自蔽也喻如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
取其苹者則[illegible]其用外向也[illegible]
后妃如此樂[illegible]以[illegible]繼之矣漢之二趙隋
之獨孤[illegible]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
人安得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illegible]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illegible]○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illegible]

材[illegible]以[illegible]賢人之[illegible]矣此文王時周人之作詩[illegible]
稱不過曰公侯[illegible]文王未嘗稱王也一驗也凡雅
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兎作菟又作
兔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
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
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illegible]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音浮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illegible]）

（[illegible]）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illegible]）薄辭也

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illegible]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也天下化之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

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illegible]）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illegible]）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杜氏釋例漢水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

人之詩於本下以攀枝跂〔跂波〕我倚喬木不可休也與〔〕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亂之地異乎閨門之內絶傳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閑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矣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未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為荊○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求乃欲之子之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深也古人之言雖為勸戒猶析薪焉書曰[illegible]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蔞力侯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蔞蔞蒿也江東用蒸為茹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illegible]〕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illegible]〕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親採薪也[illegible]

爾雅曰汝爲濆又曰汝有濆董氏曰

○釋文惄作… 本又作惄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程氏曰

自怨之意伐肄見踰時矣言將見君子不遂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孔氏曰

燬火也○王氏曰父母指文王也○毛

氏曰孔甚邇近也○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

是時紂存○廣漢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

雖如燬而文王…有以…也玩此詩則民心雖然

于紂而尚以聞之…也是文王以盛德感

商之方作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

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

成辭言之時謬矣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

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又於

子孫…宗…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

定角皆以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嗟歎之美之一曰

于嗟麟兮 [illegible] 〇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也王氏曰公姓公孫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〇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若其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其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一篇之意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首句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毛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則其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其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意雖刺不言而其旨未明故序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云德如鳲鳩而夫人有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迎）

毛氏曰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孔氏曰鳲鳩秸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人所謂布穀[illegible]直謂之鵓者也不能作巢多在[illegible]於樹上架橫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illegible]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illegible]一物為巢○張氏曰鵲巢及[illegible]鳩[illegible]消[illegible]百兩百乘也（孔氏[illegible]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illegible]○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

鳩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遜知歲之所在亦非知鳩有均養之德也[illegible]

[illegible]有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illegible]送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illegible]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湯氏曰夫[illegible]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蘩[illegible]

沚渚也[illegible]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嚴粲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illegible]僮僮竦敬也[illegible]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瀆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中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 孔氏曰[illegible]草蟲[illegible]趯趯躍也阜螽蠜也[illegible]

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

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

外其妻獨居[illegible]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

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不得見其君子而見之也 [illegible]曰婦

人[illegible]宗之義○[illegible]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illegible]君子豈以為得當之哉

[illegible]○釋文曰蟲本或作

虫[illegible]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張劣反 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氏曰蕨鼈也[illegible] 孔氏曰[illegible]○郭[illegible]

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 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illegible]以小[illegible]可作羹亦可生食 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

自[illegible]於大夫之妻其由一道因其所處

之實挾而有□飲舍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董氏曰濱當作瀕[illegible]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及釜[illegible]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齊側皆反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illegible]

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賤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illegible]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皆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illegible]

采之濱之[illegible]之所為者非一端所[illegible]者非一所

[illegible]

[illegible]祭事成[illegible]季女之少若未足以[illegible]此而能[illegible]

是[illegible]其[illegible]殺之心也[illegible]必果[illegible]特言

芣苢[illegible]足以[illegible]采蘩以無言

序[illegible]以法變言詳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甘棠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illegible]

伯之功故言[illegible]孔[illegible]之國[illegible]文之昭[illegible]六[illegible]無[illegible]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illegible]

范氏曰蔽芾[illegible]○毛氏曰甘棠杜也

孔氏曰[illegible]

鄭氏曰[illegible]○長樂王[illegible]

氏言召伯[illegible]之下以爰民訟○[illegible]

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illegible]

[illegible]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去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拔之而已[illegible]○毛氏曰

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衰亂之[illegible]世周之[illegible]之事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illegible]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illegible]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illegible]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揚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illegible]○朱氏曰墉墻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illegible]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illegible]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illegible]

委[illegible]○[illegible]氏曰退食者[illegible]而食於私室也○朱氏曰
自從也公門[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illegible]鄭氏[illegible]自如
[illegible]而有餘裕也此得
賦[illegible]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
矣不然有所懼於中則其退也亦且倉皇忽遽之不暇
尚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illegible]作[illegible]今或作紽蛇作
蛇日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節[illegible]不怍而從容自得
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illegible]其毛曰革
[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
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illegible]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illegible]氏曰朝
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
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
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illegible]鄭氏曰[illegible]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illegible]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
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
也違去遑暇也○張氏曰此婦人嘆之
義將風雨則聞靁聲也○朱氏曰何斯此人也違
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
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呂氏曰[illegible]以義也再言歸哉者[illegible]

以奉命遠行從役不[illegible]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昌呂反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
以及時也 朱氏曰[illegible]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
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
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
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
喻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失亦曰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
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

又也○朱氏曰吉士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

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釋文曰梅韓

詩作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

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筐塈之 [illegible]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塈取也[illegible]○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

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illegible]○蘇氏曰凡詩每

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illegible]本義

斯之類皆意不盡[illegible]殷勤而已[illegible]則[illegible]而

不當矣

其詩[illegible]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

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illegible]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

噣四時更見[illegible]

[illegible]

氏曰夙早也[illegible]御於君[illegible]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

○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

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

自知其無以致寵於夫人

嘒彼小星[illegible]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illegible]寔命

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illegible]昴留也[illegible]衾被也裯襌被也[illegible]

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其[illegible]怠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illegible]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

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illegible]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illegible]

董氏曰江沱嫡汜沱說詩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illegible]○程氏曰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引詩作洍蓋古為洍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illegible]

江有沱[illegible]之子歸不我過[illegible]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illegible]

[illegible]小水之名[illegible]出者皆曰沱[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illegible]悔而歌[illegible]

之氣言其悔時也[illegible]

之意而言[illegible]

其[illegible]

以如不使夫[illegible]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

與也[illegible]與過[illegible]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

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

則悔[illegible]則[illegible]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illegible]天下大亂[illegible]

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 說文曰麕麞也[illegible]

○毛氏曰白茅取絜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

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illegible]作[illegible]曰本亦作麏

林有樸樕[illegible]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illegible]

[illegible]野有死鹿[illegible]物也純束猶包之也

[illegible]以樸樕為[illegible]之類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illegible]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曰內則云）
（事舅姑佩帨）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
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黃氏曰惡無
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使尨之吠則其凜然不
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
後益切曰[illegible]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
吉士以禮道之雖[illegible]無禮[illegible]猶異也曰有女如玉
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illegible]漸切也至於其末見
侵益迫[illegible]切[illegible]以詩爲[illegible]禮射禮亦先
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語也歐陽氏
謂以誘爲挑誘之誘[illegible]又懷春[illegible]誘而汙
以非禮[illegible]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
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說文曰襛衣厚貌 周姬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
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
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illegible]服褘衣爲上褕）
（翟次）之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毛氏曰[illegible]唐棣栘也（孔氏[illegible]郭[illegible]白栘）肅
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illegible]不皆設問之辭也襛盛也
言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

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以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

顯[illegible]諭盛美王姬○釋文曰襛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又尺奢反

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謚之正

也萬者則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夫婦相接如何亦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斥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辭正試則不偏亢可知也此詩為美

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云莊則反覆詠歎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鵲巢騶虞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此遂[illegible]言騶虞之詩如[illegible]衣[illegible]言王道之成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鵲巢騶虞之應當在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其端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illegible]

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illegible]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illegible]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illegible]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illegible]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騶虞非騶虞，自然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邶風

釋文曰從邶邶詩□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 [illegible]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illegible] 武王崩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 [illegible]

[illegible]國[illegible]風[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康叔[illegible]

[illegible]後世子孫請并彼二國混而名

之甚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

各有所繫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朱氏

曰邶鄘之詩皆爲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

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鄭氏曰不遇[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不遇[illegible]當夷王時

汎芳劔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

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illegible]耿耿猶儆儆也朱氏

[illegible]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illegible]汎然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庶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illegible]毛氏曰鑒所以察形[illegible]○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

但以兄弟[illegible]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

反逢其怒耳[illegible]○釋文曰鑒作監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illegible]席雖平尚可卷[illegible]棣棣富而閑習

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我心匪石匪席故不

可轉卷也○[illegible]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illegible]威儀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illegible]方進謂進參君侯以王[illegible]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illegible]謂節卑微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illegible]以威儀加[illegible]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illegible]禮儀不以其[illegible]

憂心悄悄[illegible]慍于群小[illegible]覯閔既多[illegible]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illegible]

毛氏曰悄悄憂貌[illegible]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illegible]○歐陽氏曰慍于群小者小[illegible]仁人也○王氏[illegible]小人衆而君子獨

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憂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illegible]多不少者以言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illegible]心之憂矣如匪澣衣[illegible]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月諸胡迭而微[illegible]日往月來而漸微[illegible]言日[illegible]衣者[illegible]中[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所發也○蘇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僭子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妾之陵其嫡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祀也豈止特為一身之微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於下[illegible]○[illegible]亡[illegible]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俾必爾反訧音尤）

毛氏曰訧過也○程氏曰綠衣衞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工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存則在我也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亦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七西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衞莊姜送歸妾也

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illegible]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鷖焉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 蘇氏曰[illegible] ○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illegible]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四至其羽排與差池其身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戴媯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媯[illegible]獨言泣涕之情者蓋無家國之事[illegible]批形溫[illegible]立詞云未亡人不幸[illegible]如割其

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只[illegible]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程氏曰仲氏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先君之思四句朱氏曰此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淑慎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勗己蓋賢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illegible]道窮）

廣漢張氏曰綠衣之作止於傷之[illegible]故猶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娟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爲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一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雖有恩意而後衰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礼事莊公不以恩荅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憂患疾痛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言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

人見遣則家嗣之位望亦輕此國家所以傾揺也莊姜賢不見答則損公之位何能及之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呂氏曰忘謂若恩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之辭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也○鄭氏曰以喻州吁之爲不善

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焉惟若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莫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李氏曰
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
皆不可當○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
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悼之而已其言莫往莫來則又思之
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風曰曀○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
日有曀言不旋日而又曀也○鄭氏曰言我願思也
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
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蘇氏曰古有是語也○釋文嚏作疐又作㰦本又作嚔
陰風終日曀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雷之聲虺虺然
聲○呂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
驟雨未霽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
未有消釋之期也願言則嚏彼念我則悲噫矣母子
之間誠意未孚無間也願言則懷我懷矣母
子之間恩意未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

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illegible]

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衞、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衞人之怨如此，自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illegible]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也。[illegible]曹氏曰：鏜然擊鼓踴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illegible]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懼[illegible]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illegible]行從留南行伐鄭。○李氏曰：[illegible]內[illegible]我之在外死亡未[illegible]之人不可得

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鼞，說文亦作鼞。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illegible]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字子仲也。平陳於宋。[illegible]憂心有忡忡然。○李[illegible]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illegible]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illegible]以下三章，衞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illegible]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illegible]之計也。[illegible]曰

告吾與以下三章爲從軍者決別之辭一篇之意如此○朱氏曰[illegible]其行之意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

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

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偕老[illegible]

[illegible]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鄭氏曰于嗟歎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

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即

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

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illegible]以生也洵當從毛

傳言從去而不得偕[illegible]忘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illegible]

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

至於夭夭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也○朱

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

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

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食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亦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睍睆好貌。鄭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慰悅母哉（吕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黄鳥鳴於夏不惟浚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黄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宣公名晉衛莊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婦人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以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阻難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雖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我思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息嗣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思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鄭氏曰日月[illegible]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

[illegible]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反 不忮 之豉反 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

行 朱氏曰百爾君子從指從役大夫也 ○毛氏曰忮害也○朱氏曰貪求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技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illegible]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illegible]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 [illegible] 揭褰衣也○朱氏曰匏[illegible]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illegible]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 [illegible]

[illegible]○釋文[illegible]曰[illegible]云[illegible]渡水[illegible]音力知反又

音訓

有瀰（[illegible]）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水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下為軌○歐陽氏曰毛鄭讀軌[illegible]曰[illegible]牡書牝雉無是聲為[illegible]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淺者貪於必進自[illegible]濡又與[illegible]○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雌鳴求其牝若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illegible]相求惟知雌雄之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illegible]

[illegible]○釋文曰軌

[illegible]美[illegible]

軌車轍前也[illegible]故具論之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illegible]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古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人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illegible]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

朱氏曰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故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鋪言昏禮時與士之娶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此淫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illegible]黽勉同心不宜有怒[illegible]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illegible]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illegible]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忿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illegible]○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

朝夕首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音齊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

此味苦可食[illegible]〇本草

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〇毛氏曰宴安也

〇崔氏曰我行道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〇

朱氏曰今汝去我送我乃不遠而甚近〇鄭氏曰送我

裁於門內[illegible]甚〇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

棄猶言[illegible]其夫之情〇孔氏曰言人皆謂荼苦比之荼

即其甘如薺[illegible]言宴樂汝之新昏其親如兄弟也

韓愈[illegible]詩云白[illegible]

有[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毛氏之說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illegible]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illegible]

南[illegible]涇水出[illegible]渭水出[illegible]

[illegible]縣入河〇說文曰湜水清見底〇鄭氏曰小渚

曰沚〇毛氏曰笱筍也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illegible]

人掌以時[illegible]

閱容也〇鄭氏曰[illegible]〇[illegible]曰涇濁而渭清今涇

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illegible]則見清彼以為濁而

其沚自湜湜以言其[illegible]而不能正也[illegible]

變[illegible]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我屑為潔而與之也鄭氏

江有汜箋曰○歐陽氏曰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
笱言無事我將去猶顧其家之物旣而嘆曰我身不容安
得恤後事乎 [illegible]
涇新昏也清舊室也涇渭旣合則清濁易辨於洲渚
淺處視之涇之清濁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
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滂巘
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illegible] 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泳方並無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
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說文曰匍手
行也匐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身所為

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 [illegible]
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 [illegible]
以求之 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
道 朱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 ○張氏曰皆婦人曲
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旣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
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旣生旣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承
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旣不我養而反以我為
仇讎○范氏曰惟其心旣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
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耳所以惡之而不知其善者由
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曰言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

昔謂與爾爲伍理惟恐其窮以至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

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illegible]○黃氏曰

[illegible]詩人作詩能不[illegible]說亦然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

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illegible]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illegible]

[illegible]○錢氏曰肄習也○毛氏曰塈息也○鄭氏曰蓄

聚美菜蓋以御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

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

[illegible]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illegible]始見君子

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illegible]

[illegible]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至微也法○鄭氏曰[illegible]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

辭式[illegible]若[illegible]乎臣又極諫之辭○

毛氏曰中露衛邑也[illegible]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illegible]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illegible]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illegible]

毛氏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也。○朱氏曰：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長大而節之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氣長，其節開而疏。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illegible]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此章又設為[illegible]，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興也，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illegible]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朱氏曰：[illegible]無救恤之心，[illegible]同也。○朱氏曰：[illegible]始[illegible]

蒙戎，狐裘之[illegible]貌。晉士蒍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illegible]黎侯所寓在[illegible]東[illegible]，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然[illegible]有勤心[illegible]

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
患難者耳

瑣（素火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之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
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
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朱
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
臣顏色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
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
可知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今亦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
也 [illegible] 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疑矩反）
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 張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為萬舞 孔氏
曰萬 [illegible] 萬舞有 [illegible]
[illegible] 碩大也俣俣容貌大也○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
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
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

曰賢者[illegible]殺矣夫以俁俁然在公庭親為[illegible]舞[illegible]矣夫亦失其

所也

萬舞干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

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

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

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

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

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

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

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徧用武舞也然則萬

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

如渥赭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

[illegible]籥六孔翟翟羽也

[illegible]赫赤貌渥厚漬也公

言錫爵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之美有力如虎才

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

孔氏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舞文舞也○鄭氏

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

之以爵[illegible]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illegible]下濕曰隰苓

大苦[illegible]

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韋昭以爲[illegible]

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illegible]其全盛之時文武[illegible]

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

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illegible]之思西方美人見

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

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朱氏曰作四章[illegible]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

是詩以自見也[illegible]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

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

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illegible]

[illegible]

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

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釋

文曰毖韓詩作秘說文作泌

諸姬非必與嫁於此國蓋有所欲言欲與親者謀乃
人情之常亦非必其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
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泲
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始嫁時出宿飲餞於其
設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有遠其父母兄
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曰
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韓詩作泥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
使滑澤也舝車軸也○
毛氏曰遄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
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
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慰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鄭氏曰
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之須漕自
衛而來所經之邑既不得歸寧欲乘車出遊
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衛賢者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 窶其矩反 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illegible]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 [illegible] 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illegible]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埤避支反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讁[illegible]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illegible] 政事國之政事 ○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illegible]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 唯季反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徂回反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

釋文曰擁韓詩作[illegible]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遠故其辭迫[illegible]其邪既亟只且[illegible]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于付反)(普康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illegible]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illegible]賊害物也秋而自[illegible]則[illegible]殺物也冬而自北則[illegible]殺物)[illegible]雱盛貌惠愛也

○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illegible]容之貌○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illegible])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從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

寵之意忘莫赤匪狐乎莫黑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能[辨孰赤孰黑乎]政之正道則知其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赤而不知其為狐見黑而不知其為烏衛人為政暴虐如此而不去則是不知狐烏也]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章不必指其人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直知反]蹰[直朱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張氏曰後宮西北遙城隅俟我幽閑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燕處必於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閑之地也以女有靜德又有美色以道之君所幽閑而待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姝姝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僾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顧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美且異匪女（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蘇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荑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荄（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其蘇之屬因以贈夫也歸荑以備齋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遵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戒彤管之光華喻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說註）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反）之國人惡（烏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

見籧篨[illegible]鮮明之貌 ○孔氏曰言河水者義作臺之處
也○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婉安順籧篨不能俯者○
孔氏曰鮮善鮮曰少也 朱氏曰言[illegible] ○曹氏曰籧篨
戚施皆[illegible]疾之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
謂之人殄燕婉是求而得此惡人深惡之之辭也
[illegible] ○說文燕婉作嬿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 蘇氏曰[illegible] ○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浼韓
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 [illegible]

[illegible]戚施不能仰者
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illegible]
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于偽反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羊尚反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
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
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
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illegible] ○鄭氏

曰顧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史記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illegible]

詩[illegible]見邶

柏舟共[illegible]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illegible]○蘇氏曰衛之亂[illegible]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illegible]彼兩髦[illegible]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illegible]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鬋

髦者以挾囟故兩毛也。儀匹也。大冠

髧髮垂之貌。法

也猶夫也。之死至己之死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

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

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

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

○釋文曰髦韓詩作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

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

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

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

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

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

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事父

母之餘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而共

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云髧彼

兩髦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

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王無譴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非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故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此詩人之意也不欲其道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自戒也

中冓宮中深密之處也古說其所聞如此所未詳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無忌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

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音加 委委 於危反 佗佗 待河反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而已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

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 ○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

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 ○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

如山如河言其安重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孔氏曰翟而言象 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佗他他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玼音此 鬒髮如雲 鬒真忍反 不屑髢也 屑蘇節反 髢徒帝反 玉之瑱也 瑱吐殿反 象之揥也 揥勅帝反 揚且之皙也 且七也反 皙星曆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孔氏曰翟雉名 鬒黑髮也 如雲言美長

長也屬〔髢〕也○鄭氏曰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爲善[illegible]

[illegible]○毛

氏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illegible]揚

眉上廣○朱氏曰且語助也○毛氏曰晳白晳○朱氏

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

鬼神也

瑳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礼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illegible]之服也

[illegible]

視清明也揚[illegible]誠也美女爲媛

[illegible]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illegible]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

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illegible]

圖書

桑中溱洧諸篇[illegible]取之何也曰詩之體
不同有直剌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
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
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曾之以此詩之言
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讀之閔
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illegible]樂記所謂
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illegible]樂也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
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魏文侯與子
夏言古樂新樂[illegible]子夏言古樂今樂蓋皆別

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
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之樂於雅音中之理乎
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
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
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
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雜自
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
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
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
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
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沬[illegible]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於遙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要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illegible]) 沬衛邑(蘇氏[illegible])○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illegible])

爰采葑(孚容反)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illegible])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illegible])○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illegible])○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朱氏曰夫人亦稱曰君左傳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説（音悦）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illegible]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illegible]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今楚丘與漕不甚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

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也）

（[illegible]定星昏而正中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illegible]小雪時○[illegible]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illegible]與景相自景之則以正也度）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北準極者經言揆日不言以定星參之傳未有定星上南北者）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以榛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音子）○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

器用可知爲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
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伐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音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
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鄭曰卜允信
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自虛以望楚丘觀其旁
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蔡氏曰
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illegible]多桑而宜蠶○王氏曰
卜言吉於是遂定[illegible]室也終然允臧言今
信善如卜所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靈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
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
充實也淵深也[illegible]○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與牝馬也○
[illegible]
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
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
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
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

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

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宜也之初君營宮室之事然也今

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重其可然後卜以

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誅臧則聖益從

矣人主言其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

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万反父母兄弟

程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

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

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

莫敢指之[illegible]以手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氣人所

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

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

蝃作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皆有而意

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

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illegible]言女

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亦所不可得

也一則以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

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illegible]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

蝃蝀日在東…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朝隮于西 ○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崇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陰感則生焉為倡而陰從之也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呂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不制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性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賤惡之物句云相鼠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賊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市專反

毛氏曰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知是不足以自拔也其惡不深則遷善不亡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毛音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紕馬以興賢者呂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明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者隼之羽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郊 其下有旒縿 [illegible] 毛氏曰浚衛邑○ [illegible]

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紕組 [illegible]

良馬所以好賢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 [illegible] 衛之卿大夫建旄于浚欲以其身閑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者衛之臣子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音祖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百官載旟下邑曰都民所聚也○王氏曰組之以爲組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城都城也祝織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者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避之言其

○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朱氏曰露者宮室而露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范

氏曰載馳載驅之急也言至于漕思之急也○朱氏曰言夫人
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
而許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作駈曰字
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
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自見其不臧甚心
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氏曰
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穉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
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將以療疾
○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意已
如此　女子之於懷思○毛氏曰行
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
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亦之所以
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
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爲稺狂蓋言我
吾憂思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則其幼

稱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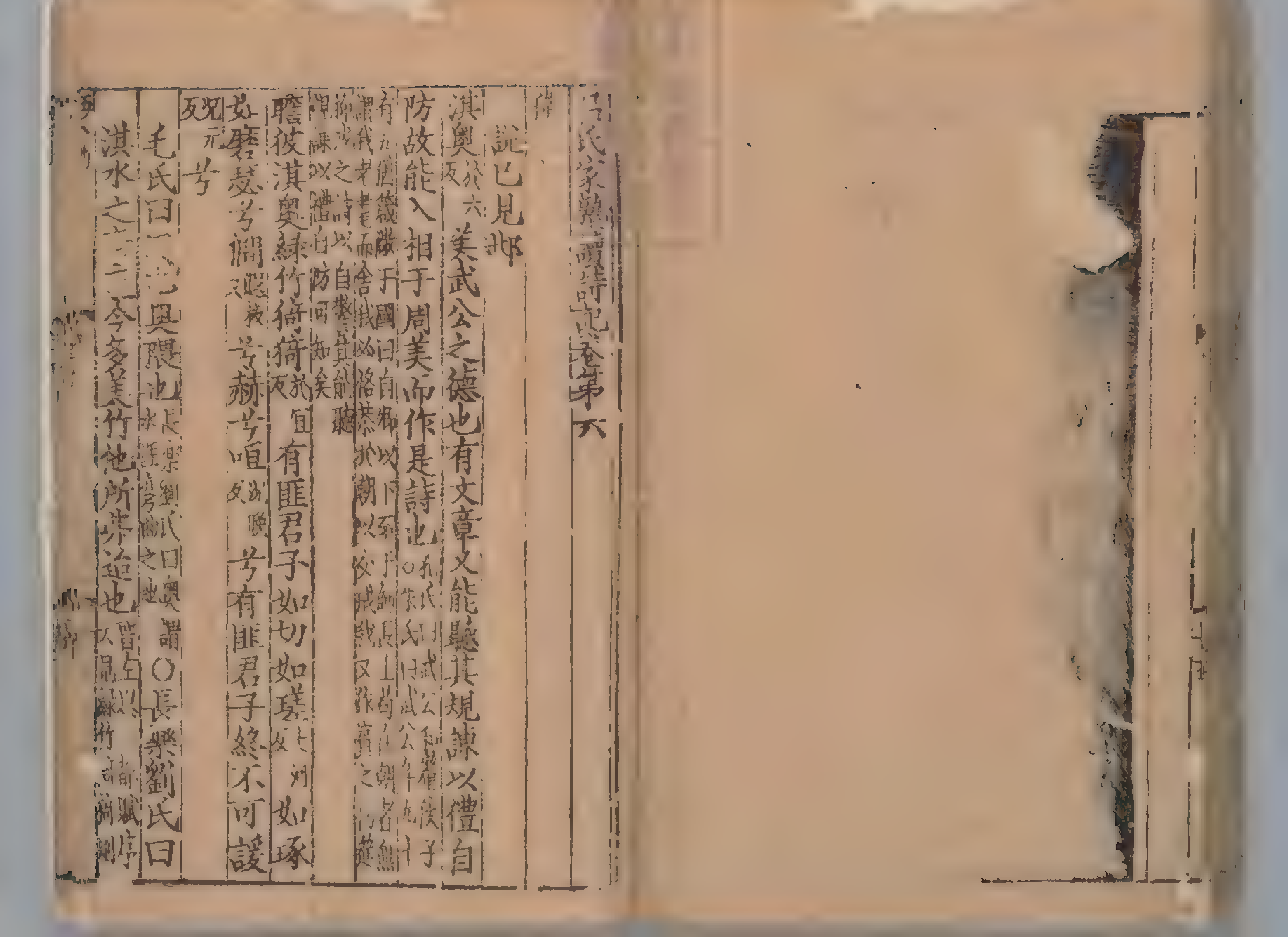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使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亦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illegible]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宗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蘇氏曰載馳[illegible]言四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illegible]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奧 於六反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武公和[illegible]侯子 ○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於宜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七河反 如琢如磨瑟兮僩兮 下版反 赫兮咺兮 況晚反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況元反 兮

毛氏曰奧隈也 長樂劉氏曰奧謂水涯深廣隱曲之地 ○長樂劉氏曰淇水之[illegible]今多美竹地所[illegible]也 [illegible]

古衛地淇奧之間[illegible]〇毛氏曰猗猗美盛貌〇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　匪文章貌[illegible]治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illegible]也赫

有明德赫然[illegible]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〇大學曰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

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〇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

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illegible]由學自治而然〇

釋文曰韓詩竹作薄[illegible]一云萹筑也石經同[illegible]

萹竹[illegible]韓詩作荁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illegible]有匪君子充耳琇瑩[illegible]

弁如星[illegible]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〇程氏曰[illegible]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

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illegible]

[illegible]

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illegible]

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〇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

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〇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

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illegible]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illegible]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程氏曰如簀[illegible]如金錫言其鍛鍊而精

圭璧[illegible]〇爾雅曰寬綽也[illegible]

[illegible]〇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illegible]孔氏曰周

[illegible]

[illegible]

長四尺四寸[illegible]三尺三寸謂之式[illegible]謂之戟[illegible]車床

凡五尺五寸[illegible]其樂為戲則若手[illegible] ○程氏曰善戲

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 毛氏曰[illegible]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氏[illegible]

公[illegible]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窮困不忘君者 張氏曰此詩意悠而言樂者見然山澗不[illegible]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illegible]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illegible]寬[illegible]在澗[illegible]寐[illegible]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illegible]寬[illegible]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illegible]告君故陳其由也 楊氏曰[illegible] ○釋文曰澗韓詩作干[illegible]境[illegible]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毛氏曰曲陵曰阿[illegible]見人亂○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illegible]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illegible]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illegible]

考槃在澗碩人[illegible]所謂山澤之儒[illegible]者

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illegible]氏說差近但未見
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
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蘇氏曰褧襌也衣錦尚之以襌衣爲
其文之太著[illegible]○毛氏曰東
宮齊太子也[illegible]
所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邢蘇氏曰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
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詩云譚公維私譚子也○
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
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荑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領
頸也蝤蠐蝎蟲也孔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朱氏曰瓠犀瓠中
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首顙廣而方鄭氏曰螓謂蜻蜻也如蟬而小○孔
氏曰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毛氏曰
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分
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

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弗音）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此鑣自以朱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麃麃）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illegible]翟也[illegible]羽便相獻也）○朱氏言曰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illegible]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古胡反）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董氏曰齊[illegible]西則自齊[illegible]河[illegible]衛居河[illegible]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礙流也[illegible]水聲也）○朱氏鱣鯉也鮪鮥也（音洛[illegible]郭璞云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illegible]鮪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illegible]）發發盛貌（[illegible]）葭蘆菼薍（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illegible]）揭揭長也○鄭氏

曰庶妾謂姪娣○毛氏曰孽孽盛飾○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䥶揭韓詩作桀

軒孽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五口反故序其事以風方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常之本匹配雖自於人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厚其倫違其理者無以保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逆其身而求悔者宣公不道自由於禽犢以縱其欲故民化之淫泆於其國民陷之於不義而復沉其性亦可傷不甚爲民之自於與君也

傅氏曰詩人蓋哀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

子約束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作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落以比色衰也

若以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愛弛也

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毛氏曰鳩鶻鳩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朱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言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隕音殞）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毛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容以幃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女未嘗有差其所守而士若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不[illegible]

美反正刺淫泆也兩語頗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氓莫耕反蚩尺之反）抱布貿絲（貿莫豆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爲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氏

[illegible]言氓者[illegible]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而謀是女而歸也及氓之

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

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垣（垝音鬼）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漣音連）既見

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呼罪）

毛氏曰垝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是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蓍

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

[illegible]與爾始相與誓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然

而已○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illegible]其笑之

則咥咥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

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音判）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illegible]）總角結

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

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

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

○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時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

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

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且且作思思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大夫婦人之際猶君臣之交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雖安於義命[illegible]以辭憂[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戲二水之間其樂[illegible]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己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楫所以櫂（直孝反）舟（釋文曰方[illegible]）言云楫[illegible]○釋名云[illegible]行舟者也○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滺滺作浟浟曰本亦作滺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反）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illegible]氏曰容刀也○孔氏曰[illegible]云鞘[illegible]遂○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毛氏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巨指以鉤弦[illegible]）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illegible]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illegible]）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

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子如此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之深

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illegible]）誰謂宋遠跂予望之（[illegible]）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于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illegible]）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illegible]）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illegible]）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illegible]）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鄭氏曰[illegible]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録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伯兮朅兮[illegible]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朅武貌○鄭氏曰桀英桀也○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婦人自言其[illegible]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 朱氏曰傳云女為說己容 膏所以膏首沐所以滌首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illegible]喜以膏沐[illegible]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厭也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絶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是以不堪思念之苦至于甘心於

首疾[illegible]

焉得諼草[illegible]言樹之背[illegible]願言思伯使我心痗[illegible]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illegible]背北堂也[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而樹之於北堂之上

其願之以忘憂[illegible]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

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病焉[illegible]

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諼本又作萱[illegible]

[illegible]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

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illegible]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綏綏匹行求匹之貌○毛氏曰石絕水曰梁○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illegible]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illegible]使公子無虧[illegible]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illegible] [illegible]齊桓公以城楚丘以封之[illegible]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呼報反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illegible]可食 徐氏曰瓜有[illegible]桃有李[illegible] [illegible]故言瓊玉之美者[illegible]文[illegible] 瓊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况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李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 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瑤玖二者互也[illegible]言佩玉名瓊琚[illegible]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illegible]位中有瑤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釋文曰玖[illegible]字書云玉黑色○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廿至二十六

圖書寮

書號 6728

冊數 6

函號 401 49

宮內廳書陵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

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illegible]

[illegible]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為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illegible]）○孔氏

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以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

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

憂樂之變初遇之則其心變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

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

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稷之苗矣又見

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

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不可曉○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

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

風焉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

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牆而棲曰塒○朱氏曰君子

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

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産出入

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

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時作時曰大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爲桀[illegible]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餘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舒泰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之在亂世如之[illegible]○毛氏曰簧笙也[illegible]○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illegible]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illegible]）○朱氏曰只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illegible]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音道）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illegible]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罪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以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

方伯鄰國共保助之 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以王畿微弱不能令諸侯而使民遠戍則周人之怨可知矣……而又以私恩役之民為申侯戍守則忘其父之讎而戍其所與不共戴天者民之怨益甚矣……以此歟 ○ 長樂劉氏曰……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之水悠揚而緩不流不深者也……此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儒未易求 ○ ……不流束薪……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使周人……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

○ 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鄭之南……

諸侯逾於深趣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 朱氏曰思之甚而……何月而得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 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

……許……姜……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 閔周也 夫婦日以衰薄 凶年饑饉 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 世治則室家相保者 上之所養也 世亂則男女相棄者 上之所殘也 其使之也勤 其取之也厚 則夫婦日以衰薄 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 伊尹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民主罔與成厥功 故詩人舉一物失所 而知王政之惡 一女見棄 而知人民之困 以為政荒民散 將無以為國矣

中谷有蓷 暵其乾矣 有女仳離 嘅其嘆矣 嘅其嘆矣 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 興也 蓷 鵻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氏曰 暵 燥也 ○ [illegible]氏曰 [illegible]也 ○程氏曰 蓷 谷中所生之物 待陰潤而後能生 故暵則乾矣 與夫婦衰薄 則能相保 凶年則至相棄也 ○鄭氏曰 慨然而嘆 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曾氏曰 凶年而遽相棄背 蓋衰薄之甚者 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 遇斯人之不淑 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 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 暵其脩矣 有女仳離 條其歗(嘯)矣 條其歗矣 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 脩 長也 [illegible] ○毛氏曰 條條然歗也 ○程氏曰 歗 長吟也 悲恨深於歎矣 ○董氏曰 古以傷死者之辭曰 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啜韓詩作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尚庶幾也○毛氏曰罹憂吪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諸兔者性爲善匿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狡以比諸侯雉之不周人以比周言諸侯之背叛者悠然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illegible]尚寐無覺[illegible]

毛氏曰罦覆車也 孔氏曰下傳罦覆車[illegible]

[illegible]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illegible]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illegible]

毛氏曰罿罬也[illegible]也 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 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illegible] 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illegible]

[illegible]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illegible]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illegible]○毛氏曰水厓曰滸○[illegible]海陵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illegible]施于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大族也[illegible]

葛藟[illegible]其宗也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illegible]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圖書寮文庫

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崖也○鄭氏曰有識有也 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 順倫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毛氏曰漘水[illegible]爾雅云夷上洒下漘郭璞云[illegible]上平[illegible]而下水深也○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 [illegible]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李氏曰人之讒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 孔氏曰釋草云蕭萩[illegible]今人所謂萩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 五蓋反 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曰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者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盡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 [illegible] 毳衣如菼 [illegible]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騅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

[illegible]

大車啍啍 [illegible] 毳衣如璊 [illegible]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 [illegible]

[illegible]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呂氏曰古之所謂合 [illegible]

[illegible]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illegible]）○鄭氏曰施施舒行（[illegible]）○蘇氏曰子嗟蓋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illegible]）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氏曰子國亦字也（[illegible]）○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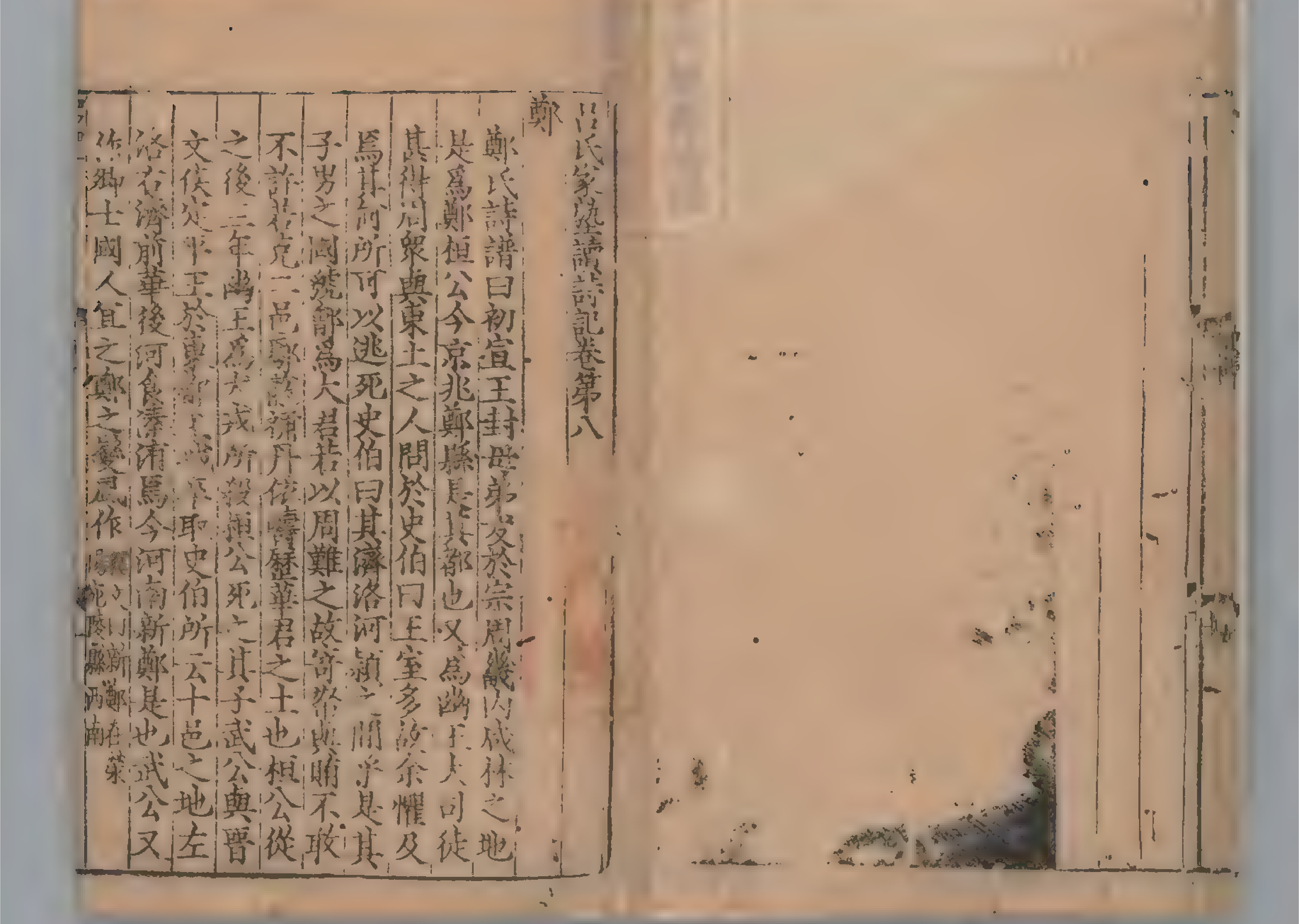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亦竟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鄭今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子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故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卿[illegible]所[illegible]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illegible]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illegible]天子皮弁以日視朝[illegible]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illegible]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illegible]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程氏曰宜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鄉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也（[illegible]）（王氏曰粲穀之精者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朱氏曰○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親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蓆音席）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諫者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及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鄭氏曰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

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

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

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illegible]曰牆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

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韌之木 [illegible]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雖拒仲而意則

與之如詩人篠阻告戒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孰戈以

彈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

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忘而不

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

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

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

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

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昔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 鄭氏曰叔段不義而得衆爲衆所愛者亦以衆 [illegible]

叔于狩 [illegible]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 [illegible] 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慾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材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之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爲之所以爲世戒也 永嘉鄭氏曰 [illegible]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illegible]

孔氏曰織組者揔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
騁於道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
服皆和中節孔氏曰[illegible]御之法有[illegible]驂[illegible]詩所謂[illegible]
藪澤禽之府也○朱氏
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illegible]
暴虎空手以搏之組音也○陳氏曰火烈具
擧疏以爲宵田不知周禮山虞[illegible]田[illegible]用火[illegible]獻禽以祭
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
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言其得衆如此○
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
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苦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
曰[illegible]式云騑驂是中騶[illegible]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襄駕也
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
中服相次敘孔氏曰雁行者兩驂與服馬其背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
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
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
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雁行在旁
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
覆矢孔氏曰掤[illegible]左傳[illegible]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illegible]弓而[illegible]謂[illegible]弓

納之弢○朱氏曰弢弓囊也○鄭氏曰田叓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叚之輕淺如此寔其爲莊公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也者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路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胡氏曰文公捷之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度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翱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

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二然不息○毛氏曰二矛酋矛夷

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曰有二備折壞○毛

氏曰重英矛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蓋絲纓而朱染

[illegible]○朱氏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

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二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消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二武貌重喬累荷也[illegible]

刻矛頭受矛處爲荷與累相重累也疣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云韓詩喬作

鷮反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勅留反中軍作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所徙三地亦應不甚相

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

謂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

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作好而已兵車之法

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反搯者拔兵刃以習

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之

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

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羔裘

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朱氏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巳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悦絹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以豹袖礼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朱氏曰粲光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袪（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袪是袂末袪爲袂之本袂袖）○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魗棄也（孔氏曰魗與醜古字同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好也

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君子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之于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翺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illegible]）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毛氏曰宜肴也（[illegible]）○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

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illegible]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交者吾將為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曰順謂與己和順○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七計反齊女賢而不取七住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illegible]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貧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禁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

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如字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間[illegible]孟姜齊之長女○鄭氏曰洵信也○毛氏曰都閑也[illegible]○王氏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有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illegible]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illegible]然誠有見忘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淨易而不知審量乎守爲以文義自喜[illegible]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見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學尚可從[illegible]以持國[illegible]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者名而無情所以[illegible]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説所以[illegible]道者所以益衰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illegible]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illegible]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

[illegible]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

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良俊者

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

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illegible]○鄭氏曰游猶放縱

也○毛氏曰龍紅草也[illegible]

[illegible]○董氏曰

子充不見狡童疑亦以美言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

指斥之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

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

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illegible]君倡臣和也

毛氏曰蘀槁也[illegible]葉也○孔氏曰七

[illegible]

[illegible]風至而隕矣○陳氏

曰風[illegible]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鄭公微弱孤危其君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

[illegible]伯乎叔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洪

[illegible]結也言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

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illegible]專[illegible]

偏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也不以

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illegible]之重歟至

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

之則爲君人心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

子憂之至於不能餐其憂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

我食則其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

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

也

賢者於忽[illegible]二 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

矣諫[illegible]則窺窺其可諫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illegible]國人思大國之

正己也[illegible]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余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一水雖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者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予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

婦從是則主禮迎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
寢堂○嚴氏曰辭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但女
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口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襌音丹也蓋以襌縠戶木反為之中衣裳用錦而
上加襌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
紂側基反衣纁許云反袡而占反[illegible]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
以前之悔今則[illegible]也伯也欲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嚴氏
[illegible]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言其文者以詩須韻
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illegible]俱用錦皆有褧

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音慮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他頂反者茹藘茅蒐
[illegible]也孔氏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爾雅曰陂者曰阪
上阪[illegible]阪[illegible]○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
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
依字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illegible]孔氏曰行道也左傳云[illegible]

踐行列貌（音踐）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
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謂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僕
言思之而莫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音妻）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曰風且
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
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
言積思之病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甚
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今）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
至於移屛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聞父兄朋友之
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
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
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先知及上以救之顛顛而於末流以約自崇之道而以治亂不知所出世務但以字數以爲地○范氏曰）

無思[illegible]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學子以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作教強勉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還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詒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兗反）珉（武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云士佩瓀珉而縕組綬[illegible]）（蘇氏曰[illegible]蓋禮記作青字其本與此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illegible]）○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illegible]）（言在城闕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發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達石經挑作叏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古廷反）女

揚之水解見上篇○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
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
○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
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小人
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
自保於讒閒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敎之以不信人之言也忽既微弱強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illegible]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
向之者乃猶於信[illegible]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
保其室家焉 [illegible]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illegible]衣綦[illegible]
巾聊樂我員[illegible]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illegible]綦巾蒼艾色
○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蘇氏曰子女之委
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皆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

衣綦巾聊樂我員 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 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illegible]者

縞素之衣 綦[illegible] 今亦絕去[illegible]○釋文曰員韓詩作云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荼音塗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且子徐反 縞衣[illegible]

[illegible]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 陳氏曰門之外有曲城[illegible]

[illegible]荼英荼也[illegible]

[illegible]

茹藘染之[illegible]女服則[illegible]○朱[illegible]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溥徒端反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婉於阮反 邂 邂戶懈反 逅 逅胡豆反 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蔓延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溥溥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溥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歐陽氏曰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瀼如羊反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

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李氏曰嘉瑟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善豈與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其…也故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余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荀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溱水出鄭國…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除不祥）蕑蘭也（…）○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所有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閑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之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此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枝葉置其花而不論

賦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illegible]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維）淄（[illegible]）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太公姜姓本以嶽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illegible]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矣[illegible]今君起也[illegible]毛氏曰[illegible]雞鳴而夫人作朝[illegible]○[illegible]曾氏[illegible]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者夫人之在於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為雞鳴[illegible]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illegible]夫人[illegible]而朝[illegible]聽朝○[illegible]

蟲飛薨薨[illegible]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鄭氏曰蟲飛薨薨[illegible]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illegible]

雖然君羣臣之會於朝[illegible]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illegible]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illegible]

[illegible]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illegible]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illegible]上之所好[illegible]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鄭氏曰儇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閒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巎音乃高反 [illegible]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貛牝狼 [illegible] 不能免也 [illegible] ○嚴氏曰還茂昌 [illegible] 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嘗見詩序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洋洋動盪 [illegible] 於君臣之閒深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民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居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瑱（瑱之所以塞耳）者或名爲紞（孔氏曰紞用雜采絲爲之）（素紞分明然則先言之○明所見紞也）○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謂瑱與紞非一物以瓊華爲瑱）（謂尚此物非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左氏曰）

夫之俟我也著是家之著道知是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皆以不是親迎只俟我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有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朔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俗彌侈於著乎而此亦其好殺之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亦可見俗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知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二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

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皆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illegible]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躡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躡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為漏也挈壺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為節而刻下○孔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節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號令不時此[illegible]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
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羣臣失漏
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顚倒衣裳羣
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
而告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
○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illegible]毛氏曰[illegible]○以
不失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
見之且驚顧知其爲限也柳柔脆之物折之以爲
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驚顧
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李氏曰言不能以時節其夜之早晩[illegible]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
去之[illegible]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

蕩[illegible]平易也齊子文姜也[illegible]

○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言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illegible]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一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使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illegible]冠緌雙止[illegible]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illegible]用也[illegible]朱氏曰[illegible]○朱氏曰[illegible]○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illegible]爲耦雖五兩之多各有耦冠緌之尊自爲耦也[illegible]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illegible]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illegible]

毛氏曰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illegible]

○朱氏曰欲樹麻者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illegible]曷爲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横韓詩云東西耕曰横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

禮納采文姜當從成制之曷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

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驕音嬌）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音竭）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桀桀驕驕皆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徒忽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曰丱言小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

○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幼稚與此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

然已加冠弁然。○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
弁而見其求之者其道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
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今諸侯不來而將
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積而大微者積而著歟
德循問學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illegible]此百姓說之也 ○董氏曰韓詩作獜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 [illegible] 鬈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 [illegible] 偲才也 [illegible]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朱氏曰防所以止水[illegible]
[illegible]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汾海胡氏曰毛以鰥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為比則鰥非大魚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其淫縱侈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齊侯淫通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文姜之歸齊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徐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音容)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孔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二音各反)簟茀朱鞹(茀音弗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illegible]諸以簟蔽車之後曰茀謂路車以朱革爲質其上以翟羽爲之飾[illegible]獸皮治去毛）○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茀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礼反）垂轡瀰瀰（乃礼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車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之垂者瀰瀰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釋文瀰一作濔濔舊本亦作瀰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illegible]）

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旁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泲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南有汶水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其地爲魯邑也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忌憚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illegible]）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

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承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以綵畫爲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八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以朱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外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名以中爲雋○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爲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朱氏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選齊（毛氏曰言齊於舞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出之）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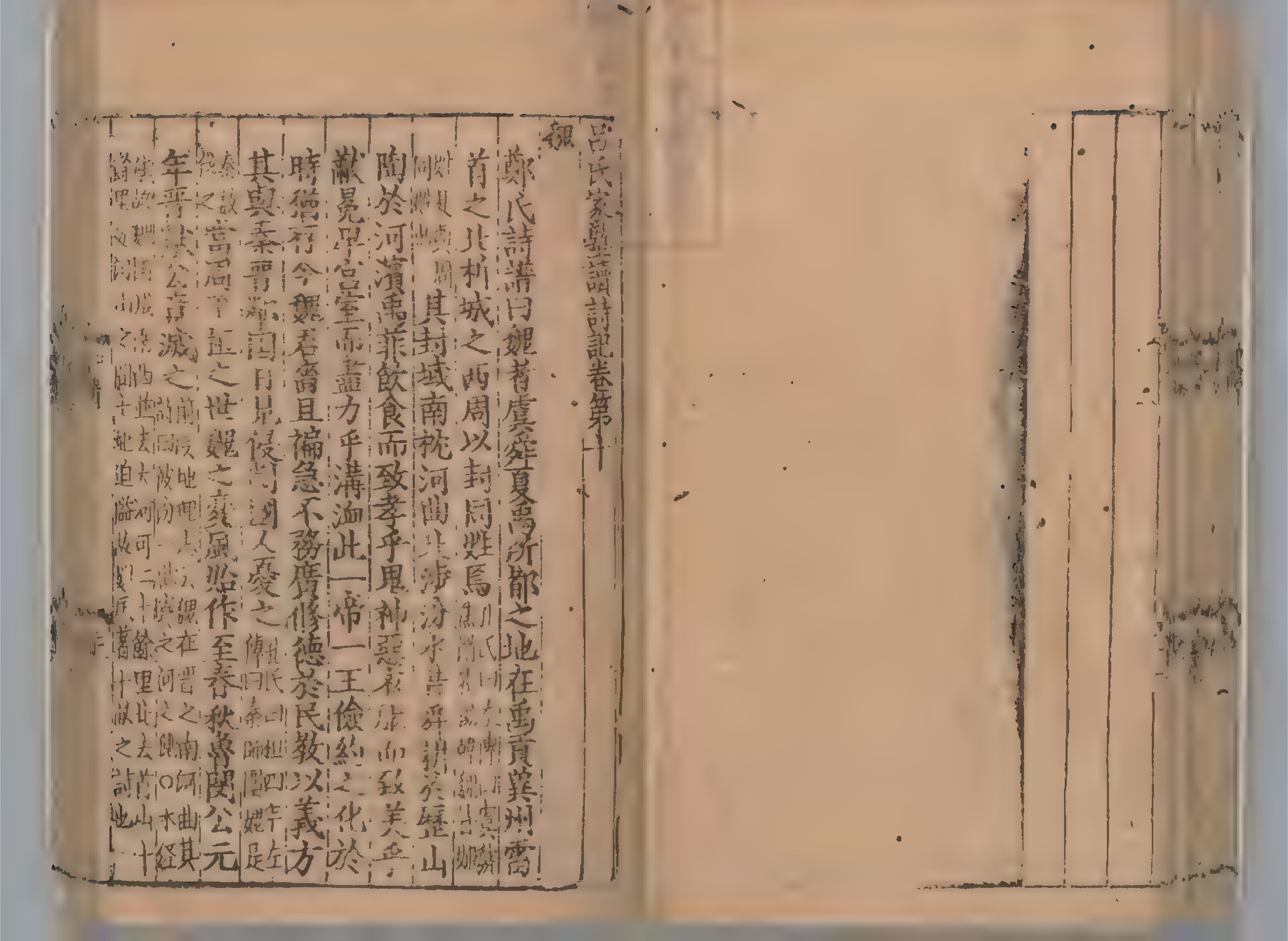
釋文反叶韻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譏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illegible]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illegible]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illegible]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illegible]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illegible]

葛屨[屨俱具反]刺[七賜反]褊也魏地陿[音狹]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者由君儉嗇而無德以將之] [illegible]

賁瀆○張氏曰夫子謂奢者也嗇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居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繚戾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子未廟見之稱也○鄭氏曰女[illegible]子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毛氏曰要褸也襋領也[illegible]○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嫁為容好者也[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者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其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漸殺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陋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纖山籟反云好手貌[illegible]

好人提提[是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

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illegible]

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illegible]）○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

[illegible]

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illegible]

[illegible]事使之真然備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illegible]至

於褊褻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illegible]

[illegible]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

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illegible]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illegible]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illegible]）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

洳其漸洳者（[illegible]）莫菜也（[illegible]）

[illegible]

以寸尺[illegible]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

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illegible]）[illegible]子爲之

晉趙盾爲軒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

○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illegible]見坦一方人○范

氏曰美君子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

行列孔氏曰[illegible]公路公行[illegible]成公官卿之適以爲公[illegible]

[illegible]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藚水舃(音昔)也[illegible]○鄭氏曰公族主君同[illegible]

[illegible]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illegible]

[illegible]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illegible]

[illegible]

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

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illegible]○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illegible]○鄭氏曰無已無解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illegible]○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庶幾慎之哉猶

曰以來歸無止於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王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 [illegible]婦人之情也無寐者常以志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illegible]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無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帥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 又曰為場圃 [illegible]

○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

還音旋 [illegible] ○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耒必多然率十畝地以喻其隘隘耳○釋文閑本亦作閑閑作閒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某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促削永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此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防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徒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苦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待紬也○毛氏曰寘置也干涯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則之濟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illegible]○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猗無它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illegible]一曰[illegible]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貆子曰貆[illegible]則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問人見君子

在下若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入何爲所積汝未嘗狩獵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皆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也其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 [illegible] 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illegible] ○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圓者爲囷 [illegible] 鶉鳥也 [illegible] 熟食曰飧 [illegible]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illegible]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illegible] 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illegible]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illegible]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illegible]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illegible]中[illegible]可東郡[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從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揞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大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毛氏曰麥[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事上不以食[illegible]而反[illegible]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從有道之國而起避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賁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之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有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言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上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咏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illegible]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illegible]

[illegible]

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其詩風唐國也其

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
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
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illegible]刺晉僖公也[illegible]儉不中[illegible]
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illegible]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
遺風焉[illegible]
[illegible]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
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illegible]

[illegible]作詩以刺之[illegible]
矣當是時風雖變[illegible]堯之遺風未亡也及[illegible]國人謂
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
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illegible]今我不樂日月其除[illegible]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illegible]好樂無荒良士瞿瞿[illegible]
毛氏曰蟋蟀蛬也[illegible]也孔氏曰[illegible]
九月在堂聿遂[illegible]
[illegible]除去也甚也○朱氏曰大康過於樂也
○毛氏曰職主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其位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
瞿然○陳氏曰瞿瞿爲前而將卻而顧之貌也○廣漢

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之務於小而
不察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
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廣廓其心胸
謂歲已晚矣不可以不知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
必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憂者然後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
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回顧而所
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
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
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
行樂[illegible]

所以然者皆當自備○朱氏曰蹶蹶動而敏於
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
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儉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
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寬其儉
者或流於奢故蟋蟀未已而新蟋復生者多矣信矣唐
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賣反）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德政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illegible]）

[illegible]非不好也○蔡氏[illegible]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迫警[illegible]之固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illegible]子有廷內何不洒埽子有鍾鼓何不鼓考[illegible]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日宛然而死則為他人[illegible]傷之際也然昭公用其怠墮不立自事變施[illegible]使其於物能周之以其而爭之以其時則又[illegible]政況所游各有條理不至若是[illegible]若矣故[illegible]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樞荎也（孔氏曰[illegible]）[illegible]

身行必曳之○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為己樂矣

山有栲（苦老反）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illegible]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illegible]相似如一[illegible]）洒灑也（孔氏曰洒謂以水灑）[illegible]考擊也○鄭氏曰保居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illegible]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懇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姊呂須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illegible]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illegible]

揚之水白石鑿鑿[illegible]素衣朱襮[illegible]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illegible]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illegible]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illegible]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illegible]○鄭氏曰國人[illegible]

○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illegible]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illegible]○孔氏曰綃繒名

揚之水白石粼粼[illegible]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illegible]○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illegible]

揚之水三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illegible]○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illegible]今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illegible]○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illegible]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illegible]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匊 董氏曰盈兩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illegible]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illegible]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illegible]○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為二月之合宿[illegible]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illegible]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 毛氏曰三星參[illegible]○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其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咨嗟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邂[illegible]逅胡豆反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illegible]○釋文邂逅作解覯曰本又作邂逅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 采旦反 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illegible]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illegible]○王氏曰湑湑潤澤[illegible]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

杕杜特生然此詩一章云其葉湑湑二章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佽焉言苟以它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嗟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以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illegible] 自我人居居[illegible]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爲裘以豹飾袪[illegible]○毛氏曰袪袂也[illegible]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illegible]○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illegible]是羔裘豹袪之人○

孔氏曰用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懷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舍思舊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illegible]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illegible]

毛氏曰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illegible]○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illegible]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褎作褏曰本又作褏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illegible]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illegible]其父母而作是詩也[illegible]

子之子平王[illegible]晉侯[illegible]八年曲沃桓叔[illegible]卒子鱓立是為莊伯[illegible]殺[illegible]晉人立其[illegible]伯伐翼[illegible]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illegible]鄂[illegible]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代翼[illegible]獲哀侯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illegible]曲沃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明年[illegible]滅翼王命[illegible]號稱立哀侯[illegible]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illegible]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illegible]集于苞栩[illegible]王事靡盬[illegible]不能蓺[illegible]稷黍父母何怙[illegible]悠悠[illegible]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illegible]集止也○孔氏曰孫炎[illegible]曰物叢生曰苞[illegible]毛氏曰栩杼也[illegible]盬不攻致也[illegible]○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鴇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黍稷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illegible]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歎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illegible]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不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 [illegible]

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 [illegible]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illegible]

[illegible]

請使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illegible] ○程氏曰 [illegible]

燠暖亦謂安耳 [illegible]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泚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

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此臣王師復出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支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興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竟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

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討明年王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翼又明年王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弒緡滅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illegible]）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illegible]）之曷飲（[illegible]）食（[illegible]）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喻寡道左東道也

○蘇氏曰噬逝也（[illegible]）○范氏曰杕杜陰至寡也

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棄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

一 釋文曰韓詩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蘇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蘝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蘝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 孔氏曰葛生延[illegible]

[illegible] 之生○鄭氏曰我所美之人無[illegible]君子也○朱氏曰君子之所美者獨不在是○蘇氏曰[illegible]與我獨處乎

葛生蒙棘蘝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營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 [illegible] ○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 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 [illegible]

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 [illegible]

[illegible]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illegible]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 [illegible]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興也 [illegible] 之義故以采苓起興

○毛氏曰苓大苦也 [illegible] 首陽山之上 [illegible] 也○歐

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

[illegible] 更考其言何所得 [illegible] 其虛實

也 [illegible] ○孔氏曰人之為言王肅諸

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鉄茶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呂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聽於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一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孔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既[illegible]曰嬴（[illegible]）

（[illegible]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主

孫毓云又從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駟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此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宜其見於詩言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厚質直不甚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質直者之可畏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 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illegible]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illegible]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毛氏曰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顙也 [illegible] 寺人內小臣也 [illegible]

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鄭氏曰欲見國君者 [illegible]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毛氏曰陂者曰阪下溼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

秦仲也○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illegible]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illegible]於莊公常為附庸莊公生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眉冀反從公于狩

毛氏曰駟驖言純駟也○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駟驖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言其調習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當是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也人君之奉攜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illegible]春秋獻鹿豕
羣獸[illegible]○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illegible]之時[illegible]○朱氏曰牡獸之牡
者也○董氏曰[illegible]三曰[illegible]遂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
右腢為上殺[illegible]○毛氏曰拔矢末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末[illegible]○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illegible]公
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illegible]逐
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拔矢括則獲[illegible]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illegible]輶[illegible]車鸞鑣[illegible]載獫[illegible]歇
[illegible]驕[illegible]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illegible]
也○鄭氏曰置鸞於鑣[illegible]○

[illegible]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illegible]○
朱氏[illegible]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
力[illegible]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
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illegible]

小戎俴收[illegible]五楘[illegible]梁輈[illegible]游環脅驅陰靷[illegible]鋈續[illegible]
文茵暢轂[illegible]駕我騏馵[illegible]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在其板屋[illegible]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illegible]收軫[illegible]也董[illegible]曰六月言元[illegible]戎十乘[illegible]

謂之小戎……故……前車

後……

……

錄……也，梁輈……句鵠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

也，游在背上，所以御出也。脅驅慎……其所以止入也。游環脅驅……

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

……

……

……

也……文茵……暢轂……長轂

……騏馵文

……

孔氏曰……人閔其君子，言念君子，溫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

……西戎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

垂氏亦救至也毛氏言西戎[illegible]者以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甚阜肥大也○騏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illegible]○孔氏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驖○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也[illegible]○毛氏曰龍盾[illegible]盾也合[illegible]合而載之[illegible]○鄭氏曰鋈以觼軜以白金為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毛氏曰[illegible]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乎○朱氏曰邑西鄙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illegible]○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毛氏曰厹三隅矛也錞鐏也鋈以白金為其鐏[illegible]○毛氏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illegible]

文章貌然而[illegible]五音[illegible]

之以甲以為[illegible]伐為中干干伐[illegible]至也○

鄭氏曰鏤刻金飾也○[illegible]馬帶也[illegible]其弓[illegible]

[illegible]交二弓於[illegible]

[illegible]中也[illegible]○閉紲[illegible]

[illegible]緄縢約也[illegible]

[illegible]○宋氏曰載寢載興[illegible]

興言思之深故寢而又興也○王氏曰厭厭安靜也○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

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illegible]能用周禮[illegible]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illegible]蒹葭[illegible]蒼

蒼盛也白露凝而為霜[illegible]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

彼一方也[illegible]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

游○鄭氏曰[illegible]必待霜然後

[illegible]用[illegible]之俗○程氏曰順而求

[illegible]川易且近逆而求之則難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程氏曰淒淒[illegible]青蒼[illegible]湄[illegible]也○毛氏曰晞乾也[illegible]

躋升也○[illegible]草交爲湄○毛氏曰坻小渚也○

釋文淒本亦作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

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

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

右是難至之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illegible]所謂伊人[illegible]日所謂此

理也蓋指周禮也[illegible]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若疑其迂

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

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

作是詩以戒勸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渥於角反）

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柟（柟如[illegible]反）也

[illegible]○朱氏曰

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illegible]之○楊氏曰[illegible]淺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尊大以與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其服又美其容貌猶人君之位[illegible]

[illegible]

其君也猶稱壽[illegible]謂孫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基也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剌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illegible]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 朱氏曰以所見起興 [illegible] 李氏
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孔氏曰黃鳥小鳥 [illegible] 得其所
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 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
於百夫 鄭氏曰穴謂塚壙也 毛氏曰惴惴懼也 鄭氏
曰秦人哀傷 [illegible] 毛氏曰殲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
皆願百其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illegible]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
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illegible] 公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 [illegible] 孔氏曰陸璣疏
云鸇似鷂 [illegible] 鸇乃 [illegible] 黃
[illegible] 積也北林

[illegible]心中欽欽然[illegible]氏曰欽欽忘[illegible]之意
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若取其
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人所歸之禮貌不至
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
[illegible]如何如何[illegible]此詩言賢者見棄之
[illegible]
[illegible]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illegible]未見君
[illegible]康公初立想望[illegible]是之切也如
何[illegible]忘我[illegible]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生也○毛氏曰樂[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氏曰三[illegible]云[illegible]
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駁駁馬駁馬梓榆也梓
榆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illegible]
[illegible]不食[illegible]○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illegible]朱氏曰靡
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駁可以大國
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illegible]檖赤羅也[illegible]說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
酢可食○朱氏曰如醉則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君[illegible]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illegible]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illegible]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illegible]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illegible]〕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顯反〕也〔孔氏曰[illegible]〕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心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illegible]而與之同仇矣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

[illegible]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illegible]〕衣近汙垢〔[illegible]〕[illegible]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反〕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illegible]〕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
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
是詩亦足以為孝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乘成證反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
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illegible] 渭陽也
其地在渭水之北 ○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
同姓象路以封異姓 [illegible] 以封四衛大路以封蕃國皆
謂從也 [illegible] ○毛氏曰乘黃四馬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 [illegible] 我見舅
[illegible] 之長也 [illegible] 路車乘黃 [illegible] 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瑰古回反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 [illegible] 七依
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 ○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
曰承繼也權輿始也 [illegible] ○ [illegible] 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
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 [illegible] 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
賢者每食而無餘 [illegible] 其不能 [illegible] 其始也漢楚元
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 [illegible] 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為

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蓋留之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簋稱器也

簋盛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史趙云[illegible]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集說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豬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

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並列國
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illegible]於
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illegible]
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illegible]日
以[illegible]以堯之遺風爲[illegible]不中禮[illegible]以大姬之餘
俗爲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illegible]
子之湯兮[illegible]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
曰宛丘[illegible]。朱氏曰
言此人游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
儀可瞻望也

[illegible]游蕩[illegible]不已[illegible]
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illegible]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illegible]氏曰坎坎擊鼓聲。朱氏曰值植也。爾雅曰鷺春鉏
[illegible]。毛氏曰鷺鳥之羽
可以爲翳。[illegible]以有[illegible]。朱氏曰言
無時不遊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illegible]之淸[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於是
[illegible]
坎其擊缶[illegible]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毛氏曰盎謂之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爾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illegible]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illegible]

[illegible]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其下[illegible]

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illegible]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illegible]婆娑不[illegible]

[illegible]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illegible]市今也[illegible]

於市井中[illegible]

穀旦于差[illegible]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illegible]婦人之事也

[illegible]婦人廢其紡績[illegible]

婆娑[illegible]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

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

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illegible]

[illegible]

穀旦于逝越以鬷[illegible]邁視爾如荍[illegible]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illegible]○鄭氏曰越於鬷總也○毛氏曰邁行

也荍[illegible]○孔氏曰

男女[illegible]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

說曰[illegible]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

之椒交情好也[illegible]

東門之枌二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illegible]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毛氏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illegible]則亦可以有為。釋文曰樂舊作樂說詩本有作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然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章言賢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門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此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焉[illegible]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蔽之於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

與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

之詩所以思賢女也[illegible]

[illegible]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illegible]彼美淑姬可與晤歌[illegible]

孔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illegible]

[illegible]○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妻胡公詩人猶言淑

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

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以切化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蘇氏曰陳[illegible]其君子

思得淑女[illegible]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

漸可以消其[illegible]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

種[illegible]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似茅[illegible]而滑澤無毛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菅已漚之名

未漚則但名為茅[illegible]

東門之池[illegible]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女猶有

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illegible]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陳文公子桓公之弟也桓公疾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 判佗不道而咨先君不能爲所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illegible]之懼者備見始不追咎先君不能爲之[illegible]以致有弑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所宜反）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墓門[illegible]）當以斧斤斬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有道義輔之今[illegible]不[illegible]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由近習[illegible]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illegible]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去歸咎桓公也[illegible]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止（徂醉反）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

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 [illegible] 萃集也訊告也

[illegible] 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

有梅深谷幽邃之地然梅美木雖美木不生墓門荊棘荒

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居則甚惡

鴞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戕其性者以訊之甚矣訊

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非其人所及甚亦追

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只其惡也墉墓之門荊棘是斯去非

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 [illegible] 之

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

本非惡為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殺陳侯詩兼平親

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豈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

佗既而徐後佗言循與鄭和遺佗往鄭與涖盟佗與

鄭伯盟歃如忘洩伯將其必不免者其後月纔數年

而盟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孔氏曰宣公杵臼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 [illegible]

焉○孔氏曰鵲巢必近人而非邑有樹則鵲不巢○

鄭氏曰旨美也（[illegible]）○毛氏曰苕草也（孔氏[illegible]）

（曰苕之草[illegible]）

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

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所積構成之漸

又如邛之有苕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張迂回誕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

讒誣賢者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叶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illegible]）甓瓴甋也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

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

猶多言交織以成惡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鷊舊作虉

說文引詩亦為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王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

（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

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illegible]）○

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

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〇孔氏曰舒遲窈糾舒之

姿〇釋文窈亦作[illegible]糾亦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〇蘇氏曰懰好也〇朱氏曰懮受憂思

也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〇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〇釋文懰

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董氏曰燎月光之被物〇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燎

〇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〇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戚

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〇孔氏曰靈公平國共公子其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公時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鄭氏曰左傳謂之夏徵舒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〇釋文駒作驕曰晉

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祇拒之辭彼

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祇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之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思息嗣反)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荷音何)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涕他禮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陂者澤之障)○蘇氏曰蒲者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莞音官 [illegible])○毛氏曰荷芙(音扶)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illegible] 名芙蕖江東呼荷菡萏 [illegible] 茄古牙反蕸音遐蔤亡筆反 [illegible] 藕五口反)○鄭氏曰寤覺(音教)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涕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 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蕑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李氏曰儼者矜莊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李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汚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杜預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帝嚳之末共同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鄭檜云檜仲恃險蓋詩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朱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非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捨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力端反勞心慱慱兮徒端反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其色純白也而練至祥[illegible]服縞冠祥後而常服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

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

未始用練冠[illegible]三年雖不知為服叔月然[illegible]

[illegible]

論語孔子曰[illegible]世可知也○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

說文欒作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韠音必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哀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穿鑿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攷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為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為之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為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姿利反。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音長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遙弋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无室猶無家也。

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及思始萌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

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實道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起竭反）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都達反）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回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乃民也（朱氏曰言常之不安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也（[illegible]）○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㥷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回風曰飄（孔氏曰回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徐心反）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滌也（徒歷反）鬵釜屬（孔氏曰釋器云䰝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illegible]）○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illegible]）○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illegible]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擾民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嚴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施其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

汚致微之人亦且亡不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先其憂哉○據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從今姑本此而多無明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楚楚鮮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若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盡以以人之既細娛而無遠慮者耳○說文楚楚作𪓐𪓐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子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淫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絜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共音恭 遠于萬反 孔氏曰共公之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等爲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揭揭也 孔氏曰）○孔氏曲禮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 注云柲猶柄也○柲音祕）○毛氏曰祋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殳但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賢人之官不過候人 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韠異名芾之服形制韠同）一命緼（音溫）芾黝（於糾反）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注曰軒大夫車）○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說文曰髙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祋則以祋爲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鶴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竊然髙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髙位

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張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咮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與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比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飢窮於至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氏曰薈集注作嬒孌作孌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於八反)鞠也(李氏曰鳲鳩爾雅以為秸鞠方言以為戴勝今乃鳲鳩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有雜色飾）。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楨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爵弁經又是弔凶之事日不得与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毋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樹是以君子一以俟之而無不及首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

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粱孔氏曰稂一名童粱粱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今膏澤之及人衆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愾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寖曰本又作浸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蓍筮草也陸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京師解見公劉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預云郇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崔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芃芃然

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以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於邰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邰而出所徙之地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之子以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以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舊說公劉言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

以比序已志哉。別其詩以爲豳變風焉。孔氏曰周公上朝稷上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業所以之成國之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恬而追之以爲太平故大師求其詩爲豳風焉。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不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書繇何國也繇雖有先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得以豈一者何舍詩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有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是爲變以雅王難始疑周公不然周公之大君臣之美加無關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也有變雅之聲而遍刺其事使還周公也。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越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務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周而不歸之意。王

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符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揚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味常伏也至陰僻之心何自萌蘖歲而歲事之孔多變之歲荒於自然此所以暐腥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歲詩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揚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以人正爲紀。汜氏曰此詩月數皆曰何以知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以數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外之餘謂數從一之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建丑之月也。孔氏曰周之日之夏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亦言月以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改用順此以盛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無風而寒然是尚非其至是爲至。鄭氏曰褐毛布也孔氏曰褐織毛爲之賤者所服今作褐卒終也。毛氏

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

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illegible]耦耕事修耒耜[illegible]豳土晚寒故於春乃修耒耜始耕[illegible]

[illegible]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民無不

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

也。孔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

[illegible]曰。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

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

具禦[illegible]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嚴氏曰周人崇事有漸七月之詩常於半[illegible]

[illegible]。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

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

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illegible]衣爲此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歐陽氏曰豳

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

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illegible]

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

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

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同也故勤儉之俗莫如

豳風。董氏曰觱發說文作滭沷栗烈集注作栗冽按

烈從火不得爲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鸝黃黃鳥也

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行牆

下隰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
始生宜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
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是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舒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蘩白蒿也
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
多也。程氏曰祁祁舒遲從之衆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
感其物化也。孔氏曰以感事言以感而傷。程氏曰殆庶幾也。孔
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
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
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
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
深筐循彼微行之徑求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

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
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將物之
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
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焉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之。朱氏曰殆及公
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章
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婚姻
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
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薍五患反爲萑葭音加爲葦孔氏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薍長
大爲萑葭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

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植直吏反植直追反○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月謂一月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銎也曲容反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取遠枝遠揚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而束之曰猗也女桑荑桑也郭璞曰今俗呼桑樹小而長條爲女桑孔氏曰女桑○鵙伯勞也孔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八月其聲乃止○孔氏曰績緝麻之名○毛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

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在上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注云則史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獻玄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也陽明也孔氏曰朱色光明○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王氏曰染以朱孔陽爲難言我朱則玄黃不足道也○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曰我朱孔陽則已爲公子裳取彼狐狸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公侍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見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illegible]）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illegible]反）獻豜（[illegible]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illegible]蜩螗也[illegible]穫禾可穫也

隕墜蘀落也（孔氏曰隕墜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陊地爲蘀）。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illegible]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illegible]者爲此時用之皮革滿成故也乃可用）。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惟田國人與作故曰同）。鄭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劉氏曰秀葽者物成之初[illegible]者秋之漸）。王氏曰隕蘀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蘀爲取貉狐貍之候也。孔氏曰既言

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卒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詠貉貍皆以取皮在冬且大獸私豜故也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貍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朱氏曰宇簷下也○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窒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牖也孔氏曰士虞禮云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朱氏曰窗向以當北風墐塗也庶人蓽戶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又日月相會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爲終歲故亦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豫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

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
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〇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
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
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〇張氏曰此意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
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
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七余反采荼音徒薪樗勅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薁蘡薁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
一名車下李薁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〇薁蘡
於盈反〇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〇李氏曰
茹公儀為魯相拔所拔者即此也〇朱氏曰菽豆也〇毛氏曰剝擊也孔氏
曰棗須敲擊之春酒凍丁貢反醪老刀反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釀之而酒正三酒中清
酒也〇月令仲冬麴蘗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〇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為此酒以繼之
〇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〇毛氏曰眉壽豪眉也孔氏曰人
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〇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為壺
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
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孔氏曰壺瓠也食瓜連言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聲
為陽之物〇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蕡枲實注曰苴麻之有實也
〇蕡扶云反枲思似反〇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〇荼解見谷風〇毛氏
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〇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
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助其養不可以

不蓄也。程氏曰自六月以下禦冬及莫己下果蔬與酒皆
爲養老之具。王氏曰前云可以養老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之
朱氏曰果酒嘉蔬以薦祭祀賓客介眉壽者以爲績之辭也。程氏曰七月食瓜以
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 鄭氏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
物亦新穀農夫之具以其當食少長之禮言儉之節鄭誤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
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
成熟築堅以爲場程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踐禾稼則謂之場。孔氏
曰納謂納於場。禾麻見下。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
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莖爲禾一曰在野曰稼黍稷見黍離。毛氏

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玄以爲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稑
盲童所謂重也穋音穀所謂穋也。釋文曰本又作穜字書作穜後熟之穀禾邊作童是種植之字 孔氏曰再
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
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
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
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爲上出
爲下李氏曰田野爲下邑居爲上程氏曰出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范氏曰宮功公
室之役也董氏曰公宮之力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此之謂乎。鄭氏曰爾
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蓋屋毛氏曰綯絞也
。孔氏曰繩索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
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屋蓋治也。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
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野廬之屋而治之以時詩野之時上去邑入都邑之屋故亦治野所治屋皆

民治野廬之擧也董氏曰同各入保賊故野廬氏掌治之。孔氏曰播種也。

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乘屋蓋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陰力證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徒歷反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兮反彼公堂稱彼兕觥古橫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取冰之時在北陸道也謂夏正十二月日在虛危。孔氏曰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夏之十二月斬冰則以其月納之。朱氏曰豳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毛氏曰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亦謂以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一度昴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只十一度昴星得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五月啟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乃頒冰至日下也。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凌人注云二月祭獻羔而啓冰。丘氏曰肅霜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例酒斯爲饗酒之饗禮

○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彊竟也○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七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速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尺之反 鴞于驕反）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亂未得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三叔之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鴟鴞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悲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爲巧婦以爾雅鸋鴂之屬如鶺鴒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狀如黃雀鳥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如曰鴟鴞梟之鴟鴞也詩有鴟萃止

又鵩彼飛鴞……○歐陽氏曰鳥

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 程氏曰不知鴟鴞者主何物 ○鄭氏曰

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

之甚苦故愛惜之也 歐陽氏曰今鴟鴞多攫鳥子而食 ○毛氏曰恩愛也

○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

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 朱氏程氏說 ○程氏曰鴟鴞謂

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朱氏曰周公爲鳥言以自比 ○呂氏曰

邪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

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

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

汝邪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 范氏

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宅之事周公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毛氏以王室周安危

故也

鴟鴞鸋鴂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

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寧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

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

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

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 恩斯勤斯鬻

子之閔斯言我恩愛勤……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

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邪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土音杜 綢 直留反 繆 亡侯反 牖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剥也 朱氏曰徹取也 桑土桑根也○鄭氏曰

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所通氣處戶其出入

處也。鄭氏曰下民深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
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
之 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
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 ○孔氏曰王肅云周
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
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
云東齊謂根曰杜 董氏曰石經作徹桑杜方言云荄根曰杜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
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撠京劇反挶俱局反也 孔氏曰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之也
也。朱氏曰捋取也。毛氏曰荼萑苕音條也 孔氏曰萑苕
謂荻之秀穗也○朱氏曰荼萑苕可藉巢者 ○程氏曰蓄積租取也 王氏曰租與組同

之租 ○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瘏病也手病口病 孔氏
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 ○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
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 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
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
搖四遙反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 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 翹翹
危也嘵嘵懼也。鄭氏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
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
則其音得無急乎 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己勞悴王室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
辭哀而意切也。釋文譙譙作燋燋翛翛作消消 陸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

圖書寮

本消消作翛翛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公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畀人期得至歸周則一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靈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恤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無悅志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欲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與)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莫杯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慆慆言久也(陳氏曰[illegible]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之雨○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爲謂之勿○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行陳也○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狀微細也大同馬大閔云遂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溫公止語爲出聲惑○朱氏曰蟲汉繣戶圭反)蜎蜎蠋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蠋似蠶○蚅烏哥反蠋音蜀)○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進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使壘壁無以)

畀戾誠衣服之鬱皆可以歲結中○鄭氏曰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車氏曰我徂東山也其也悄悄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遇也零雨其濛濛時也○張氏曰人之情悅而樂歸其歸猶問其歸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罷勞憊也○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秦脈不爲之感如其倫之未○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親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蜎卷在桑葉中据車之獨處敦然獨蜀字車下也○説文蠋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毛氏傳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户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臝栝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之人謂之天瓜○陳氏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户孔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委黍鼠婦反蹢○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小蜘蛛長腳者呼爲喜子人衣當有親客至著○程氏曰町畽廬傍隴爲鹿之場也毛氏曰町畽鹿迹也鹿以爲場也○董氏曰伊作…一畝之中…十四道…人行畽爲田…○孔氏曰

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也（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 董氏曰熠燿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喉下有光如螢而喉下明故謂之宵行）〇程氏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皆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迷荒果蓏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〇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〇朱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古玩反 垤田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敦徒端反）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illegible]而大長頸赤喙[illegible]白身黑尾翅）將陰雨則鳴〇毛氏曰垤螘（魚綺反）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螘輩土為塚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螘避濕而上冢 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〇王氏曰垤是白蟻塚也）〇鄭氏曰洒灑埽拚（甫問反）也（拚拂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空者窒所塞也）〇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〇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〇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託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於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聿語助也）念其將至而灑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〇釋文曰烝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
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駁邦角反）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
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白曰
駁（孔氏曰駵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禕（許韋反）也母戒女施
衿（其鴆反）結帨（孔氏曰昏禮言結帨則言縭當是○爾雅曰婦人之禕謂之縭縭綏也注）
（繫也○又曰衿謂之袸注衣小帶○帨佩巾也始銳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
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
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之時也嫁女之

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
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自以上二句言
跋疐之事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
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不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十七至二十

奎書圖

圖號 6728

冊數 6

函號 401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王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豐鎬[illegible]史公[illegible]王[illegible]皆[illegible]鎬[illegible]云[illegible]於[illegible]大[illegible]宗[illegible]至鄗[illegible]曰大[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兆[illegible]故[illegible]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illegible]與鎬相近[illegible]宮在[illegible]遷鎬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illegible]之廢自華黍以上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illegible]田[illegible]由庚[illegible]者據見在而言之華[illegible]由庚[illegible]華黍[illegible]上由庚[illegible]下[illegible]成王之詩[illegible]不然[illegible]入篇自可與在一篇[illegible]南有嘉魚云[illegible]四海[illegible]武王[illegible]成[illegible]不得有大[illegible]太[illegible]四海之[illegible]明矣[illegible]）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

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六

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illegible]○[illegible]氏曰自鹿鳴以

下二十二篇為小雅[illegible]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

同也[illegible]

[illegible]

變[illegible]之經[illegible]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

傳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

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

傳也[illegible]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

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掊克[illegible]勝之人也彊禦

掊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

興而任之何哉

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illegible]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illegible]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曰女

為人君以秉義類為事乃彊禦多懟有忠告善道則以

流言對所為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

竊為姦宄者[illegible]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作祝詛

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乖爭相疑而

詛祝無極已○釋文曰作本或作詛

無道之君雖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閒覘諫譭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毛氏曰炰烋猶彭亨也鄭氏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無背無側後無是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湎沉湎也孔氏曰[illegible]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酒沐齊色之稱止容止也○陳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汝沉湎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沉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法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飮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營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蝘也蝘音偃○孔氏曰釋虫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然則蝘螗亦鄉之別名耳奰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氏曰飮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

語者書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
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
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
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
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
所以傾也

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如字）枝葉未有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
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
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
卷（又曰集師法云[illegible]在周頌曰之什言雅篇什但曰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客之內[illegible]孔氏曰燕禮於人）

[illegible]

劉[illegible]不盡[illegible]君[illegible]賓客之節也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 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詩○董氏曰古者宴[illegible]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illegible]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音黄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郭氏曰苹藾蕭

[illegible]陸氏云[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鼓瑟吹笙燕樂也[illegible]

[illegible]入立于縣中奏笙不拜受爵降立卒爵[illegible]○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

矣[illegible]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曰[illegible]

音黄○程氏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

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胡氏曰古者行與衖同聲○董○程氏曰鹿

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

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

[illegible]○孔氏曰王肅曰

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

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illegible]

[illegible]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illegible]

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民不

恌他彫反 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五刀反 ○

毛氏曰蒿菣也去刃反 孔氏曰釋草文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為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鄭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異目視物作示旁見示字多作視字 ○毛氏曰

恌愉也民不偷薄也 [illegible] 是則是傚言

可法傚也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於燕禮嘉賓聞

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德毛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疏之義有尊卑之序有長少之分有內外之辨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不備而我有嘉賓既具其禮又安其樂誠信感發以故示民者莫有不學而化之不可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其禮樂則君子知則焉

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

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琴

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李氏曰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湛樂

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

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

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

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賢者之心也貴者不敢以饗食幣帛為禮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芳非反 周道倭遲於危反 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音古 我心傷悲 ○ 使所吏反 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

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則君臣

[illegible]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遲（於危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落騑也義曰車馬之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獨出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之也）盬不堅固也（鄭氏曰盬又若海為鹽故安之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發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以曰情思情恩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後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恩恩上有發云字）○董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於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為遠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為是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馬（音洛）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鬣耐勞苦○李氏曰文以兩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也（爾雅注云小跪）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

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者鵻(音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鵻夫不也(孔氏曰李巡曰夫不一名鵻舍人傳云九鳩也某氏司徒鵻鵓鳩也郭璞云今鵓鳩也陸氏曰鵻鳩宗氏曰戚戚鳩之短尾者)翩(音篇)。苞栩解見鴇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不遑養其父則聲之不如也)。蘇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冀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七林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馬疾步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以君言女曰)有勞苦患上下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者)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情(朱氏曰將使臣是處也言其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則怛惻恐勞之不至乃爲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蘇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親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尊則知父之尊知親則知母之親及母而不及父亦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遠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亦以其

恩所起以義變以勞來則勞之矣故以
則薄恩矣未有不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使所吏反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遣之以燕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諸侯○時氏曰天子諸侯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化於天下之國蒙被寵榮是以光華○時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慰其勤勞所之誠心則臣下遠無寧處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華之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駪駪然使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於外爾○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之情也○歐陽氏曰於臣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騮皆駟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毛氏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

出左傳〇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當聞不徒特一事而出也〇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〇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〇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敎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聽明也夫以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吾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〇國語曰叔孫穆子聘

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

行人問焉對曰令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

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

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敎

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

陳氏曰穆叔言咨度為諏咨難為謀△嘉言鮮睪也六書解見駟騑鄭氏曰如

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數之又寓經旨不止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

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

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〇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〇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音因解見均調也〇歐陽氏曰諏謀

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illegible]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illegible]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

而此詩之序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遂爲是詩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 [illegible] 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盡慮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illegible]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孔氏曰 [illegible]

覆鄂跗以承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陳陽氏曰以韡韡若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虚字多例
煩改字爲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
常棣今所謂玉李燕薁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
曰華鄂之相依不相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
也其相與覆相持而不同窮如此○湯氏曰常棣華衆
多而相附向發而育上
下之序故以興兄弟
○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
盛之貌不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
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
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
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說文鄂作萼董氏曰韡讀
亦作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
包此意學者所當深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
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
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
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
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且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
弟孰肯以相求哉
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
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
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
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
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
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

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
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
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
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其如）永長也○程氏曰此章
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
如是也（孔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自止以與兄弟有急難亦其心不少自止）○鄭氏
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斷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親篤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以告之○蘇氏曰無不相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見急難而爲之號何爲而不救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之所當致力也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以篤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亦不責之乃足以用之而無傷矣長則勢不足以相及鄉黨不可以不離也而況於朋友乎）○董
氏曰棠注作鸎鴒爾雅作鶺鴒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孔氏曰鬩很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
內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眞也○鄭氏曰久也古聲○眞寘同○釋文曰爾雅眞依字音田與眞同又作）○毛氏曰戎相也

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

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言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言鬩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然猶禦其侮人侵侮己者百里論○

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

雖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同行也○呂氏曰

此章止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呂與叔解既爲竊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捍外也此

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精觀之則未安也

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

不測事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二章但言急

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以其情義之甚薄而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死喪不能相收急難

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

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

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皆

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

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

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

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

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

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讀其詞意高遠初若藐然其關涉

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捍而曲

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倫紀而失聖人之意

遠之八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詩人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君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以生怨故有以取友之道責於兄弟者○三代以下友生然哉以禮義者也○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以其愛兄弟之常必安其後外交之道其內和則兄弟翕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儐賓刃反爾籩豆飲酒之飫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如具反

毛氏曰儐陳也○蘇氏曰飫饜食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氏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飫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

妻子好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翕許急反和樂且湛湛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如無間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宋氏曰言妻子好合以鼓瑟琴之和兄弟有不合焉無以為樂然後和樂矣○李氏曰兄弟與鳥必先於妻子者謂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在提攜之前諾後之食則同寢衣則同服學則連案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皆以不本於此以至不能盡兄弟之愛則雖室家宜妻帑心不能樂之故然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帑音奴經典為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說文無以帑訓子者惟假為帑藏字賈公彥引詩曰樂女妻帑]○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亶誠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理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朋]

[心人無長幼無然後宜汝家室之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鬩自庭外見侵侮內不相樂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不和為汝窮究思之於是以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以宜其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溺近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通名故舊唯施以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故賢不棄不遺故舊歸此常棣焉]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毛氏曰嚶嚶驚懼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鄭氏曰嚶嚶兩鳥聲]○鄭氏曰幽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

○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之至○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計方張氏以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此以明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曰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猶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鳴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情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猶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

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則嚶嚶然和好相應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鳴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此興而曰相況彼鳥猶如此人之可不如乎故以求友之心聽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爲不惑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序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孚廢反貌孔氏曰伐木之爲聲而有柿也○程氏曰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鄭氏曰速召也○

圖書寮

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
而尊者也。[illegible]
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鄭
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粲嘆辭。毛氏曰粲
鮮明貌。孔氏曰埽灑其室庭陳饋食之饌。毛
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illegible]八簋者
[illegible]
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
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

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
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
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
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
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
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illegible]
在我為自盡而不責於人也。[illegible]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
所以生者[illegible]而不責人[illegible]。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
木所所言[illegible]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illegible]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
反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illegible]

陝解曰東門之墠 ○ 蘇氏曰 [illegible] ○ 鄭氏曰踐陳列貌 ○ 孔氏曰兄弟朋友之 [illegible] 以及無遠皆在也 ○ 毛氏曰餱食也 ○ 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 [illegible] 過 ○ 毛氏曰湑莤 所六反 之也釋文曰与左傳 [illegible] ○ 朱氏曰湑亦 [illegible] 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 ○ 孔氏曰 [illegible] ○ 鄭氏曰酤買也 [illegible] 謂 [illegible] 湑 [illegible] 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 [illegible] 之世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食 ○ 李氏曰坎坎擊鼓聲也 ○ 毛氏曰蹲蹲舞貌 ○ 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 ○ 程氏曰有盛其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友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也 蘇氏曰民之失德 [illegible] 以乾餱 [illegible] 讀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 [illegible] 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 ○ 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illegible] 一章首 鄭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也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 下下遐嫁反下字如字 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氏曰下下 [illegible] 臣亦歸美於君 [illegible] 鳴之五詩宴其羣臣 [illegible] 用之 ○ 程氏曰 [illegible] 報上也天保之詩 [illegible] 福祿之厚蒙被臣 [illegible]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章六句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繁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

不[illegible]如此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爾反）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固堅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使也○蘇氏曰單盡也○輔氏曰俾爾盡厚何祿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illegible]曰除有消去之義所以[illegible]俾其盡厚故福[illegible]皆若消去而未嘗有[illegible]）○毛氏曰庶衆也（輔氏曰俾之多益[illegible]庶[illegible]）○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illegible]）○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子女以貲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懇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illegible]以福言人之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恩至重[illegible]之報不足以上答唯祝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illegible]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illegible]）○輔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皆不繁盛○鄭氏曰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之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漲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許丈反禴餘若反祠音詞烝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日蠲言絜擇士之善蠲絜濯之然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氏曰禴或然○孔氏注云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因殷以前四時之祭名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夏曰禴以禘為殷祭之名則文王時禘未改也○

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也本作公叔祖類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盩直留反○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先王者此詩

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追為先公○毛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朱氏曰卜予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絜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氏曰詩言弔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毛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羣黎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已以為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氏曰祀神之主者言助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出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古鄧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俗字作恒。釋文曰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以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小正半在下弦從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長樂劉氏曰覆於万物而不彫如松柏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獫狁(音險 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

圖書寮

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言遣戍役准一也云西戎獫狁於西戎或出勞與勸主伐獫狁故戒戍役以獫狁爲主而治於西戎也勞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杕杜序云勞還役言還並云勞明勞歸義同衛勞不與杕二篇伐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二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詩之命以伐玁狁○詩氏曰文王之以戍役以守陳所出詩以遣以敘其勞苦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竭之事也後世因用之戍還戍役○朱氏曰文王以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以見服事殷之實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號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音暮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今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怨懟之心矣朱氏曰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自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爾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柔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孔氏曰十月純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也十月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盬不堅固也疚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雖日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而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出行或死於鋒鏑而不復來也言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與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將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路者在車鄭于蹟以將帥之士賜路是將車得稱路也）大○毛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之美喻君子車節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業業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戀盛之車曰豈安然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殲敵之至而貝功之速成也）畢○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䔯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

翼翼象弭（亡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

也腓從動之義人之作身行則從動（腓肚腓也）言君子所處

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藩衛小人則腓之以為捍禦也○呂氏曰）

（字書腓脛腨也[illegible]以動也）

（開[illegible]之戒[illegible]曰）○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

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鄭氏曰弓反末[illegible]）

（[illegible]）

魚服魚皮也（[illegible]魚獸似豬東海有之）

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堅可以）爲弓鞬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皮毛皆起○鄭氏曰日戒

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師乘輜車又能備

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師衆之相依也可知

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

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飭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備玁狁之事甚急也器械弭）

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

此章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

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

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

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知我哀

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

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與勇而能盡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閔其勞苦皆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以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上下同時明故則均服同食一體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

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牧郊外曰牧。鄭氏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王氏曰古者有兵賦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於以車而就牧地。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盡本荀子之說然未以得詩人之意故取鄭說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

曰天子紂也蘇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然猶待專征以王命行之以王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

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受戎

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從戎其僕

夫以載王事之急孔氏曰王命之急悉難其事之急不敢緩也。孔氏曰序

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矣彼旟(音餘)旐
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丘氏曰將言楚旐設旐之事必本出車言之也○李氏
曰言與與旐同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旐鳥隼
于旐[illegible]集曰旟[illegible]
[illegible]以之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左右有鳥各[illegible]司其[illegible]方其
[illegible]左右前後所[illegible]○朱氏曰出章所謂[illegible]各方[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旆
[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未有事故[illegible]
旅[illegible]○鄭氏曰況
兹也○輔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
之重憂勞其事也君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久亦爲之
意瘁(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僕夫則茲爲之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朱氏曰王謂王也南仲文王之屬[illegible]方
朔方近玁狁之國也[illegible]
[illegible]○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
玁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盛也○毛氏曰交
龍爲旂央央鮮明也[illegible]○朱氏曰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
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朱氏曰赫赫盛貌[illegible]
[illegible]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

主言城而勝玁狁攘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一章言軍徒始集於郊牧勞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王之命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謂其使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

之薪載馳其體悉王事以趣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竝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爲將者指其旗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旆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赫然動人兵事以哀

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竝行而不相悖也軍禮與無所放以左傳曰禮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則治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宋傳平旂之會曾治兵于南郊事畢四千陳既而不旆王由復旆之諸侯畏之則設曰車將載則施袞甸以[illegible]之也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陳也傳川付若載旛紳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館及所使之竟張旃而哲使之旌以借軍之旂旐也使聽命於朝借車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爲軍衆旆而盡命之竟而使斂行而斂旜也旆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也○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戒曰簡書策命之辭也○孔氏曰

古者无紙有事則書之於策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獫狁所因伐西戎往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此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逸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乎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劉氏曰降者莫不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倚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皆從而歸之如阜螽之躍草蟲焉○嚴氏曰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意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

蘩之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醜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杕特皃日閏其而陳也○杕杜辭見唐風○毛氏曰睆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爲陽遑暇也○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杕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 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傷悲止征夫歸止

毛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氏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何氏曰我君子之父母也父。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說亦不遠當歸也陸氏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知閒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山陰陸氏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以然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以期遂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也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傳取魚者各為罶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也（草木疏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鯊鮀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孔氏曰罶魚笱之易作者鱨鯊亦微小之魚也見其盛多於）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昆蟲氣寒其風暴即此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是也霜降風暴枝折葉落謂之折芟盡落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四布之若先祭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也）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大夫不麛不卵（孔氏曰天子諸侯田獵不得圍之使內諸侯言不揜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不耳然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又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徒讞其甚矣豈所能以為治者）哉○蘇氏曰古之仁人交於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則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
暇而爲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其當以有
酒爲句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留酒幾多亦
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礼君子有酒多且旨

王氏曰鱧鮦也孔氏曰舍人曰鱧名鮦○郭璞曰鮦[illegible]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鱧[illegible]鮦與鯇音[illegible]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王氏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郭璞以爲鰋鮎[illegible]鱧鮦四者名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
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恭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偕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
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
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閑暇
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五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亡[illegible]之禮注曾云今亡其義未[illegible]聞鄭志答[illegible]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illegible]得毛公傳[illegible]又云後此衰微[illegible]發聲以為[illegible]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其[illegible]張氏門人或言亡詩六篇古已亡其詩既無其[illegible]篇以是有其辭所以[illegible]由遊之於笙[illegible]○鄭氏曰[illegible]）

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illegible]

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illegible]

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illegible]乃分衆篇之[illegible]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illegible]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illegible]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illegible]毛公推改什首乎以爲非古於是復爲[illegible]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illegible]

[illegible]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悉從蘇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illegible]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illegible]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籥相和而[illegible]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illegible]

南有嘉魚烝然[illegible]然罩罩[illegible]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illegible]

朱氏曰興也[illegible]毛傳[illegible]三章[illegible]毛氏

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illegible]孔氏曰江漢之間[illegible]○山陰陸氏曰嘉魚[illegible]

鯉質鱒鯽[illegible]丙穴[illegible]○釋文曰

烝罩罩[illegible]○毛氏曰罩罩[illegible]也

[illegible]○陳氏曰罩取之不已

也○范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

式用也燕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

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

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詩文亦作烝字

嘉魚烝然入於網罟之又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

[illegible]上之好賢樂與則衆多不樂與

賢[illegible]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

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氏曰汕汕樔也樔側交反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所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士能之如汕

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罾者抑之罩者舉之爲之雖異

得魚一也[illegible]以興得賢無方也

南有樛木居虯反甘瓠纍之力追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

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illegible]樛木下垂以[illegible]

之君者以[illegible]相與固結而

不可諼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illegible]○[illegible]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

氏曰思賓為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

之燕[illegible]

也[illegible]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illegible]萊草

也[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只辭也

○孔氏曰無期無窮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

周大國多賢才[illegible]

○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

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

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

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

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illegible]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朱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陸氏疏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陸氏疏云楸屬也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毛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鄭氏曰孫炎云耇者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毛氏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為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氏曰爾雅云蕭萩郭璞云即蒿也王氏曰取蕭祭脂蕭

寫物也 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
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輸寫其心也鄭氏曰輸寫其情意無留恨者
也○長樂劉氏曰寫者須其誠輸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
接之無所不及其寫寫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
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
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
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為龍為
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孔氏曰見天子之
恩澤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
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者也苟有心於
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開在反弟音悌 宜
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
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
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
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
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
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

既有令儀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爲同姓諸侯言頌之

辭以見其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革(條彼[illegible])沖沖(勅弓反)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賦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illegible]沖沖垂飾貌○後漢志注引子[illegible]

[illegible]以金爲鈴[illegible]衡和者在軾曰和

[illegible]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鸞鳴則和

[illegible]言得其和也

[illegible]○鄭氏

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賜諸侯也有

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揖遜以德而成以禮則萬

福攸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金厄三章曰其贈維

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寗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會同於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

[illegible]曰安閒也○[illegible]曰久也 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礼

云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説耳○孔氏曰代[illegible]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私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而不醉[illegible]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

外實醉比酒坐取其燕臏以降奏陵貝取洲勸謝以賜鐘人於門外霑醉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露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褒賓燕私慇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說文曰懕安也詩曰懕懕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宗室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玄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令德也容止令儀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力知反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也○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朱氏曰言其醞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敵猶當也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俟告報者，其

他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王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言朱[illegible]漆之色赤漆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旅為重耳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illegible]周禮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來射者以多寡及賜於王弓弧弓皆[illegible]

[illegible]言講德習射禮也弨弛貌（式氏反）孔氏[illegible]謂弛之而弓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illegible]

小雅曰鄭氏曰饗謂[illegible]乃燕其饗不然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獻之俎豆盛於食燕周禮曰王饗有折俎公當饗燕是禮器以○長樂劉氏曰行饗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鍾鼓大樂也饗盛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此之後世

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音又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早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吐刀反也弓衣也醻報也。○王氏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賓既酢酢則報施遍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爲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至以[illegible]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顯其用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宜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

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
行礼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 [illegible]

[illegible]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illegible]

[illegible]

喜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易而有

威儀 [illegible]

[illegible]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

為朋 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十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 [illegible]

我百朋得祿多也 [illegible]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為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

休然○朱氏曰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

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

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illegible]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上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 而小雅六篇宣王之美詩多見三十年前事幾規六篇常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誣 [illegible]也 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 孔氏曰鄭氏詩譜言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illegible]若如鄭言毛詩[illegible]公所移四篇[illegible]在此[illegible]韓詩亦在此王肅[illegible]以爲四篇王刺[illegible]王孫毓[illegible]於詁訓篇義[illegible]自刺厲王之詩無緣以[illegible]移[illegible]爲幽王○蘇氏曰小雅[illegible]屬厲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屬[illegible]王之詩[illegible]以[illegible]訓傳而[illegible]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illegible]幽王[illegible]師尹皇[illegible]不得並以政衰爲厲王[illegible]不得刺幽王[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以爲厲王[illegible]王之世[illegible]皇[illegible]

[illegible] 厲王之變大雅 [illegible]非厲王也 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長樂劉氏曰以詩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其[illegible]則[illegible]其[illegible]可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illegible]采薇廢則征伐缺矣 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之[illegible]其情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此而已 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 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 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

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為国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
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
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
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必皆厲王之雅臣
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不廢矣盡其人亡其政息矣雖謹蠹管絃之聲未
其實不至則天下所宜之所謂寇之境上故亭爲詩書詳說事外境矣盡於變事於外境如此以致其端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勑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
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李氏曰皇皇○鄭氏曰戎車

革路之等戎路之革車軍之革車侯掌戎路之革車五戎之車
謂五戎王在軍所乘之車也
戎車之革車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
五者之制以兵車其事師之車也○孔氏曰飭正也
劉氏曰戎車中兵閑其中士卒以戎爲之車其謂旬出乘車必備也○王氏曰騤騤
者馬之强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戴是常服從戎以韋弁之服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以韋爲弁
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以爲素裳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舃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
裳白舃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
也○董氏曰爾雅以手爲曰則王于自征于師又佐天子也如○李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于師又佐天子手○下
氏曰接左傳曰丁蔡武子曰若自克撾元戎以率于其爲君無日與此不正因人而明之傳民生之不易
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憂其兵明其急也法李氏云冬日夏日不可
典師官王六月出征玁狁侵伐不得不出師也以王曰今女故征玁狁以正王國

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謂毛物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物者比同人力之物也〕○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兼以齊力為主亦不假其同色也故曰驪驪色黑又曰一乘其四馬同備齊足而可以黃騂駕之是皆同色也不同色者乃取異毛用騏騮騵中驂驪是騂是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素閑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文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月在天駟後六日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六年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驂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為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

永久

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音英）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懼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 [illegible] 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illegible] 涇陽涇水之北 [illegible] ○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 [illegible] 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 [illegible]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illegible] 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illegible]

十乘戎車漫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獫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方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亂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厲我師以攘斥之乎　朱氏曰是以建旐旗還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其出也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旆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言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宋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輊不能久軒居後不能令以輊言爲人所軒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孔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

炰(白交反)鼈(必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爲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常牲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稱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蓄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內无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通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皆言者其身之不閒何暇攘戎狄哉)酒誥曰劉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盡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毛氏曰上言伐此言征伐便文非有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璣草木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illegible]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鄭氏曰乎率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illegible]也。程氏曰師干猶令云兵甲[illegible]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illegible]。鄭氏曰翼翼亦貌。蘇

王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illegible]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薇。鄭氏曰鉤膺樊纓也[illegible]乘。○鞗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illegible]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亦曰其車三千乘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涖曰本又作

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於良反）。止約軧（祁支反）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

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蔥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為旂，龜蛇為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旂之物，太常王所建，旟州里所建。其路曰□，車為上，旂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軧，長轂之軧也，以朱約之，謂以文纏之，而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文飾其衡，謂之錯衡。）○孔氏曰：四馬八鸞。（孔氏曰：鈴在鑣曰鸞，鸞在衡也。馬各二，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瑲瑲，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李氏曰：蔥珩，乃蒼玉之珩。○朱氏曰：蔥，如蔥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蔥衡，三命也。）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惟三命也。○程氏曰：其行

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之重。（長樂劉氏曰：□其命服，□□何以行之，下□□□。）

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然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君子見夫之人乎哉。傴仆乎康莊之間，其輩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之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推□□之也。然後推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時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之以身，復之以變詐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六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鎗鎗，道上不失其更，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瑲作有鎗，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陸氏草木疏曰：隼，鷂屬也。或

謂之隼鷹隼者化爲布穀者是也。毛氏曰突至也。鄭氏曰奧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王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毛氏曰鞫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illegible]人互言。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illegible]入曰振旅復長幼也[illegible]

[illegible]一進退如。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與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怒其振旅也鼓聲闐闐盛大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𪔀𪔀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宮內 書陵部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蠻荊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蠻之叙之物曰荊而已後乃謂之荊楚者○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孔氏謂方叔曰元老言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如此號伯於其國稱天子之老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之急激者謂霹靂○程氏曰亦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敢大邦為讐方叔克壯其猶朱氏曰方叔元老而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上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采薇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宣王中興其事也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無一道也尚政事之不脩而叢叢然務以外攘夷狄為事亦見其內以事外而不急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內脩車馬器械以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同狩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illegible]言[illegible]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illegible]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之[illegible]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氏[illegible]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illegible]以龐為高屋之[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大蒐狩也

出
為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 程氏曰阜謂肥也 ○

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 孔氏曰[illegible] 褐纏旃以

為門 [illegible] 通帛[illegible]用 裘纏質以為槸 [illegible] 門中 閒容握 [illegible] 驅而入 [illegible] 擊則不得入 [illegible] 之左右者之右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子發然

後大夫發 [illegible] 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

禽於其下 [illegible] 故戰不出頃

[illegible] 田不出防不逐奔走

[illegible] 古之道也 ○ 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

就而田獵焉 ○ 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

狩辭 [illegible] 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 五刀反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搏音博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 [illegible] 夏獵曰苗 孔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其設置器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不傳而推數者有旗以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旐
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
○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
取禽獸于敖地去會賓行也
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
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聚會可以設伏所謂東
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土因
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
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 音昔 會同有繹 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舄
舄達屨也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爲舄飾故謂之金舄 劉氏曰屨以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舄之屨下有曰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皆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者莫是舄故云達
屨言達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爲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然其
呂氏曰芾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
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
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
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決拾既佽 音次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朱氏曰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鄭氏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以韋爲之著左臂以遂弦者
○長樂劉氏曰決謂韘拾謂韝大指以鉤弦者也拾以韋爲之所以蔽膚斂衣也
○鄭氏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

以強弱與其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illegible]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程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掌積也詩曰助我舉掌

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illegible]。朱氏曰馳驅之法也長樂劉氏曰謂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矣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illegible]壯則既言力之[illegible]、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嚴氏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詁云徒御不驚輦者也[illegible]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illegible]以為輦者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氏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張氏曰[illegible]山[illegible]每方百步[illegible]門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獻則賞之著聚而攻之[illegible]一車則廿十五人[illegible]以上[illegible]此。董氏曰徒御不驚

則說今宿素矣事而善鷩故是言其御不驚王氏曰射御不詭其法則有。○朱

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不盈者其擇之也精而有法焉由均及於衆大庖不盈者蓋以其取之有節用之有度而不均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

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豆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

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

者取之以充君之庖也音[illegible]故自左膘釋文曰頻小反肉也而射之達于

右腢釋文曰腢音偶肩前肉也謂[illegible]爲上殺射之達于右腢者釋文曰何休注公羊傳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

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達右耳今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差遲也射左髀釋文曰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䯚反爲下殺

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爲下殺以其中腸胃汚泡死最遲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而射之翦毛謂逆毛而射之不獻

不成禽不獻孔氏曰其小不成禽雖多擇取三十爲其餘以與

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射公之非復以取物君賜使射故非以力取禽

鄭氏曰古者因田習射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

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人伐鄭之舍於[illegible]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朱氏曰信矣其君子

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程氏曰宣王田而卜吉日則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見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孔甚阜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音憂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

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illegible]。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跡大漆沮自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浸者則南之漆也。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事驅之從漆沮之傍從此以至天子之所。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之誠。說文麌作噳曰麌麌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據者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

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伾伾俟俟 [illegible]

[illegible]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 [illegible] 毛氏曰殪壹發而死○朱氏曰兕野牛也言射而中之所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illegible]

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illegible] ○鄭氏曰以所 [illegible] 爲俎實副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以酌醴

述宣王接下之誠意也

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illegible]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 [illegible]

[illegible]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

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矜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illegible]。蘇氏曰鴻鴈之飛後之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徙居其[illegible]所止也。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違寧[illegible]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

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万民然後及之則誤矣[illegible]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illegible]之子于垣百堵[illegible]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墻也。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墮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口哀鳴嗸嗸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

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者以我矜憐撫存爲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心之甚深[illegible]自言宣驕矣而姑息於民[illegible]所謂有[illegible]而姑息於民[illegible]已○
不[illegible]之民一不足以[illegible]是以[illegible]劬勞[illegible]
蘇氏[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者以爲宣驕耳
此非以不知爲福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嘗聘君
乃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鴈三章章六句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 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箴之官[illegible]

庭燎力召反之屬乎所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
之所欲而已雖不動於[illegible]而息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
速宣王之於始[illegible]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
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 陳氏曰君子[illegible]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illegible]有以養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
常而不渝○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
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譏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
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
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
也 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夜半旦也詩箋以王肅曰夜未旦未旦夜半
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 孔氏曰以鄭司農云燎者樹之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大事[illegible]
賓饗之百[illegible]設[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庭燎之差公蓋[illegible]
王十二以侯[illegible]三十[illegible]百[illegible]得[illegible]
閭[illegible]以勃[illegible]而纏[illegible]葦竹灌以脂膏

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晣晣則其衰也煇煇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明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五蓋反）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艾盡也則艾為盡意）○朱氏曰晣晣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氏曰聲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晨（鄉許亮反）庭燎有煇（音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宣王將朝而發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雖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彌兗反）水（朱氏曰沔水流滿也）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圓喻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呼改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

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解見采芑○鄭
氏曰袞則也兄弟不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
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氏曰航波飛隼
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
或不來不可常

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
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同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
深憂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
言其後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
[illegible]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illegible]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
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
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
言其起居之不寧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

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
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偽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
飛循陵自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氏曰當
時諸侯有朝有不朝其分為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
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
曰凡為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

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易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法度如中陵之莪者宜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擅詐訐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讒爲諸侯相疑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忘身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illegible]所作與）

鶴鳴于九皋[illegible]聲聞[illegible]于野[illegible]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illegible]彼之園爰有樹檀[illegible]其下維蘀[illegible]它山之石可以爲錯[illegible]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蘀落也）。釋文曰錯礪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爲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此詩既不見所措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
錯以為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㲄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祈父之什

祈父祈音祈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氏曰[illegible]○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此作祈[illegible]書作圻○鄭氏曰予我

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士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illegible]○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illegible]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之履反

鄭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毋反尸[illegible]勞之事也

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旣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人御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

於溝瀆子爲禮已重矣子歸淚而父母之世後若有
事吾與子圖之彌縫尚能辨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
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
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
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
詩所刺則太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皎古了反食我場苗場直良反縶之維之縶[illegible]立反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孔氏曰苗宜
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
曰縶絆維繫也[illegible]○黃氏曰永久也
○李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
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
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illegible]之以久今朝愛之
欲留之[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
留我猶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
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許客於
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彼義反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猶恐其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適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彼也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遁作遯字又作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楚俱反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用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愛自音聲而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貌之乎其不可得而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呂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幾其來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所謂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畜而未發其辭氣則悠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興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

皆失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去此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啄陟角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不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也○范氏曰民之去其上雖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粱解見鴇羽

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栩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諸父我
栩解見鴇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昬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袂反)芾(方未反)其樗(敕書反)昬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材之木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又曰婦之黨爲婚壻之黨爲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樗惡木尚可芘而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昬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思復

鄭氏曰蓫牛蘈（[illegible]）也（[illegible]今人謂之牛蘈[illegible]）○王氏曰蓫惡菜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illegible]）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毛氏曰葍惡菜也（[illegible]）○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導飲昏姻之相與固爲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illegible]）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君子知斯干爲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府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太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南山鎮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密（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固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illegible]）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illegible]）

似續妣（必履反）祖（[illegible]），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illegible]）○百堵解見鴻鴈○毛氏曰西南其户西鄉户南鄉户也（[illegible]）○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illegible]）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illegible]）。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椓女椓杙之椓謂

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illegible]

然○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作

屋寢之時繩板者築至屋寢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

之所除其築之堅緻則鳥鼠之所去[illegible]○

謝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爲椓亦作

格格

如跂[illegible]斯翼如矢斯棘[illegible]如鳥斯革如翬音揮斯飛君子

攸躋[illegible]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

[illegible]行矮則棘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illegible]

○[illegible]雉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毛

氏曰[illegible]也○歐陽氏曰宮室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

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變而

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illegible]

[illegible]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

居之也[illegible]躋○釋文曰韓詩作扐也[illegible]

[illegible]韓詩作翺去翅也

殖殖[illegible]其庭有覺其楹噲噲[illegible]其正[illegible]噦噦[illegible]其冥[illegible]

君子攸寧[illegible]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illegible]○孔氏曰庭宮

寢之前庭也[illegible]大而直也[illegible]

[illegible]至○孔氏[illegible]撐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illegible]

謂室之[illegible]奥 交反 [illegible]

明○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illegible]

下莞 音官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 子弓反 維羆 彼宜反 維虺 [illegible] 維蛇 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illegible]

竹簟[illegible]

興[illegible]興也○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illegible]

[illegible]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illegible]

[illegible]也○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illegible]

祥○范氏曰君子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

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 王氏曰人[illegible]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illegible]夢以其類至先王置官占夢之吉凶[illegible]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illegible]之裳載弄之璋 章音 其泣喤

喤[illegible] 朱芾 芾音弗 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illegible] ○ 孔氏曰喤喤聲大也 ○

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黄朱[illegible]

[illegible] 皇猶煌煌也 ○ 孔氏曰君諸侯也

王天子也[illegible] ○ 鄭氏曰男子生

而臥於牀尊之也 ○ 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illegible]

全矣 ○ 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illegible]食[illegible]之生

也聞其聲者知其[illegible]矣 ○ 朱氏曰[illegible]子之生於是

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illegible]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 嚴

氏曰張室而生子則今支屬蓋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illegible] 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illegible]

毛氏曰裼褓也[illegible] 瓦紡塼也[illegible]

[illegible] ○ 鄭氏曰儀善也[illegible] ○ 毛氏曰罹憂也 ○ 鄭

氏曰卧於地卑之也○嚴氏曰裼之褓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illegible]所有事[illegible]婦無所事於家[illegible]言非非婦人也[illegible]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illegible]無遺父母之憂[illegible]

[illegible]

儀○說文曰褓褓也詩曰載衣之裼他計切[illegible]

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治之獄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其外則[illegible]北軒翬如此五章言殿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illegible]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illegible]來思其角濈濈[illegible]爾牛來思其耳濕濕[illegible]

毛氏曰黃牛黑脣曰犉[illegible]李氏曰思辭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illegible]

[illegible]濈為和[illegible]呞[illegible]之[illegible]動其耳濕濕然[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名也[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日[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牛[illegible]下[illegible]呼牧人而

告之曰汝[illegible]爾無[illegible]羊乎[illegible]若此之多也。孔氏曰

羊一羣[illegible]三百[illegible]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

亦不知其[illegible]數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皆才細[illegible]。鄭氏曰言動息濈

濕濕者[illegible]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illegible]爾牧來思何[illegible]何蓑

[illegible]何笠[illegible]或負其餱[illegible]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illegible]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illegible]孔氏

[illegible]之物[illegible]。蘇氏曰物類也。

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言此者美其無所

驚畏也[illegible]。王氏[illegible]。長樂劉氏曰

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飲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

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illegible]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illegible]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illegible]不騫[illegible]不崩[illegible]麾之以肱[illegible]畢來既升

鄭氏曰麤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也

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宋氏曰既盡也。毛氏曰

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也則取薪蒸以來歸

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

數也爾羊來思[illegible]君子[illegible]詩曰牛羊下來者

類也矜[illegible]兢[illegible]者言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illegible]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illegible]○陳氏曰畢來既升舍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illegible]

歐陽氏曰眾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建旐州里建旟[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眾也○朱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illegible]有是說與[illegible]

[illegible]以魚慶豐年之祥[illegible]○[illegible]

成而若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illegible]○王氏曰此牧[illegible]○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熾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illegible]以是爲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illegible]

箴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本不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

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

具俱瞻視惔燔也

○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

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

師也是其所爲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慬畏其威不敢

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惔

其作炎字書作惔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毛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

薦重也瘥病也弘大也憯曾也○蘇

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

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

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薦瘥者乘

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

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爲民無善

言但然謗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

人之榮瘁也作者大抵絕者矣是以衛怨而重之以喪

國人怨而詠誦其上焉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
改也。[illegible]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
天方薦[illegible]民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illegible]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illegible]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illegible]也。[illegible]劉氏曰維持也。鄭氏
曰毗輔也。[illegible]氏曰弔愍也。毛氏曰空窮也。鄭氏
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爲大師之官是周桓本之臣
[illegible]
維[illegible]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
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
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

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illegible]不宜
如是之空我師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
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
王也。朱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
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殆危也
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illegible]
[illegible]膴厚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
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既親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既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仕則不可以罔君
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illegible]無以小
人之詐而至於危殆其國也。[illegible]瑣瑣姻婭之小
人無與於用之置之大位也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爲間[illegible]者也瑣瑣姻
亞則無膴仕謂尹以親[illegible]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illegible]降此鞠訩[illegible]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illegible]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鄭氏曰惠
順也[illegible]至也。毛氏曰戾惡也。鄭氏曰夷平
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
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illegible]

之於人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
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
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歸咎於天以爲天實爲之者蓋亦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以是見君臣隱諱之
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鞫訩大戾雖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憎其害無可
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觀之則雖在幽王爲之則
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難乎
其心者則見之也爲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
居位而民之怨自息矣爲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
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
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illegible]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酲成

平也。[illegible]鄭氏曰卒終也。

陳氏曰不懲乎冥[illegible]宗者且夷歲月俱定而使

民不安。○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王氏曰

秉國成者王之臣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

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illegible]云言

前章雖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

之長惡不已式者其長惡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illegible]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

也秉國成者[illegible]何爲不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

我[illegible]王之尊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

斥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也。○

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亂諸

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

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

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

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

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朱氏曰茂盛也[illegible]鄭氏曰相視也[illegible]言欲戰鬭

相視[illegible]如賓主飲酒相醻酢。○朱氏曰言

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illegible]鬭及既夷平悅

憯則損與毀[illegible]而[illegible]不以為怪也 孔氏曰[illegible]
自[illegible]又[illegible]蘇氏曰小人責怨之
[illegible]不可與也此是以君子不忍立于其[illegible]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
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
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為惡無已也[illegible]
[illegible]正也
此章[illegible]其使天民不平乎我
王其不得安寧乎[illegible]怨正人之
攻己者[illegible]吾君之不得寧
也[illegible]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鄭氏曰家父字也訛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
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
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討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
類也 陳氏曰[illegible]其詩出[illegible]
與[illegible]義○朱氏曰家父作為此誦以窮究王
致治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
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
格君[illegible]
事無[illegible]
此章篇終矣[illegible]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皆
尹氏而申尹氏者則王心之一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illegible] 繁，多也。○ 鄭氏曰：訛，偽也。孔，甚。將，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illegible] ○ 呂氏曰：癙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 毛氏曰：痒，病也。○ [illegible]氏曰：正月長養之月，而繁霜肅殺之氣也。○ 孔氏曰：謂天災為之憂傷。○ 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 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

也。上下 [illegible] ○ 歐陽氏曰：念我獨苦，憂心京京，大夫言己 [illegible] 以見幽王之衆多小人，而君臣不知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劉氏曰：哀哉我之既夜憂 [illegible] 我若鼠痛 [illegible] 人所不知也。[illegible] 病人所不知也。○ 董氏曰：訛言，石經作譌言。

[illegible] 以罔上 [illegible] 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illegible] 病也。○ 鄭氏曰 [illegible] ○ 王氏曰：莠，惡也。蓋 [illegible] 可知也 [illegible] 莠 ○ 毛氏曰：愈愈，憂

癙也[illegible]父母而傷己適
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吉
之言苟發[illegible]之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
口出女[illegible]憂也[illegible]其可賤憂心愈
愈我心憂矣如[illegible]言者[illegible]侮也[illegible]
[illegible]
憂心惸惸[illegible]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
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illegible]也[illegible]○陳氏曰祿福也無祿
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言者
以罪之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幸[illegible]值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
將隨以淪胥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
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則釋王而從祿于他烏之爲物惟
能乂之民無所得祿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哀者哀其如此
[illegible]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
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
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大也
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亡也
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皁隸亦猶是
也[illegible]民方在危殆之中

視天之夢夢其[illegible]能爲者不知也夫[illegible]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illegible]殆而仰視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illegible]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夫豈有所[illegible]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李氏曰謂山爲卑則有爲山脊者有爲大阿者而時以爲卑民之訛言變白爲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illegible]好[illegible]信讒[illegible]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illegible]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illegible]具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任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illegible]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身[illegible]蹐累足也說文[illegible]小步也脊理也

○[illegible]氏曰詩集注以虺爲蜥蜴○毛氏曰蜴螈也孔氏

曰[illegible]蜥蜴在[illegible]名蝘蜓[illegible]名守宮○陸氏曰[illegible]

以[illegible]爲蜥蜴[illegible]以虺爲蜴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

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曰[illegible]則道

[illegible]也故[illegible]不遇天恐不然其命焉[illegible]謂地蓋厚不[illegible]

罪[illegible]不蹐[illegible]言上下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言局蹐之

言皆非誕也乃有倫有脊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

爲虺毒以螫人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爲虺螫人者

則爲蜴[illegible]

瞻彼阪田音反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墝苦交反埆戶角反之處而有菀然茂特

之苗○毛氏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羔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

敖敖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李氏曰視彼

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

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

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illegible]亦猶賢者之特立

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嚴氏曰天之[illegible]

我[illegible]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

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

○蘇氏曰昔不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

既見聖亦不克由聖[illegible]

宮内廳

也名無勝。歐陽氏曰此章一二句傷獨立於昏朝之

辭也大夫自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

亡國之憂也。釋文菀作茀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召反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布毛反姒音似烕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之多通。毛

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

熛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烕滅也

釋文熛□人□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

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則以□□□也正。

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

周而乃爲褒姒所滅誠可駭也

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姒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孔氏曰宗周末成詩人以褒姒必如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

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

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

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反也。毛氏曰

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

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

又窘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

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乃棄爾輔謂遠賢

也棄女車輔則將[illegible]之載[illegible]見[illegible]言國危而

求賢者已晚矣[illegible]乃棄[illegible]君子[illegible]賢[illegible]

[illegible]不至[illegible]其載[illegible]以[illegible]○董氏曰韓詩章句以[illegible]爲

迫

[illegible]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illegible]曰

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

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終

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illegible]棄爾之車[illegible]

益於[illegible]之[illegible]○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

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須[illegible]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論

御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illegible]復絕險而不以爲意

則必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意[illegible]○[illegible]氏曰治天下者任

重道遠故以將車喻

魚在于沼[illegible]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

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爲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illegible]

猶殘虐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是以匪

克樂也○蘇氏曰君子在於亂世[illegible]譬如魚之在沼

非其所樂[illegible]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

潛伏無所容也[illegible]憂心慘慘念國

云為虐也慘慘則憂[illegible]

[illegible]

類之[illegible]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然爲感進

曰[illegible]文中子曰[illegible]伏矣亦孔之炤[illegible]

聞朝[illegible]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華既戢乃章爾輔載曰終踰

絶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

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illegible]洽比其鄰[illegible]昏姻孔云念我

獨兮憂心慇慇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illegible]也○毛氏曰夫族也

殷殷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殽能和洽其鄰里

與其[illegible]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

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至

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猶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

燕雀之類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釋文殽作肴日本

又作[illegible]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

椓[illegible]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氏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祿也○朱氏

曰椓害也○毛氏曰哿可也[illegible]○孔氏曰此佌然之

小人彼已有屋室之富矣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貫矣。毛氏曰佌佌者有家蔌蔌者方且有祿。朱氏曰民今無祿。蘇氏曰民方無禍而天之夭孽並出而獨喪之 [illegible] 甚矣

說文曰佌小貌從人從此詩曰佌佌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釋誨云速速方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

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益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 [illegible]

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曆 [illegible]

曆家審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
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
卯日食者○孔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
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
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
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
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
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
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懼天變而責人君也○王
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
微則非其常○鄭氏曰浸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日者君象既見侵於月之類亦國下則民微其度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
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斁陰勝之食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壅月明則陰爲之食矣凡日月之食皆有常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
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
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
矣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以月食爲常而略歟○左傳昭七年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
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
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反〕崩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

〔前漢李尋傳[illegible]〕○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鄭氏曰崒者崔嵬〔[illegible]〕憯曾也○孔氏曰幽王

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

之水皆溢出而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

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氏[illegible]〕

〔岸為谷深谷為陵[illegible]山崩[illegible]〕○謝氏曰所陳皆當時實

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

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漢劉向[illegible]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illegible]莫懲〕○王氏曰哀而[illegible]之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

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以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孔氏曰[illegible]〕

〔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illegible]〕○朱氏曰卿士六卿

之外更為都官以摠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

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

〔也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膳夫上士[illegible]〕

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之決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illegible]人也詩中皆謂[illegible]也）

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

姒美色曰豔（[illegible]昔褒[illegible]）

（[illegible]日出而食[illegible]）內寵熾盛○[illegible]

煽熾也○王氏曰哀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

用當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

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赫然之熾然方處言方處

勢未[illegible]（[illegible]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illegible]不可解也○釋）

文蹶作蹷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音烏）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illegible]）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

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

[illegible]是也○鄭氏曰戕殘也○

董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

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illegible]而不和）

（[illegible]）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

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illegible]大興作而不[illegible]民以）

（[illegible]其田宅○[illegible]以爲池爲囿也）乃曰予不戕汝下供上役禮則

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爲爲不時乎（[illegible]）

（不是以不我[illegible]下供上役[illegible]）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illegible]）

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周與鄭人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向上）

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鄭）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擇雖

曰藝熱也上也（鄭氏曰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不○朱氏曰徂往也○

王氏曰皇父甚聖而自謂其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

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自以為東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

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州今立三有事是

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三

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王氏曰三卿皆擇其二有聚斂）

事亶侯多藏（用人欲作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

去○王氏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

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欲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王官列職往向）

（至向亦當天作夫時盡將之耳○鄭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乘馬老者作邑之不憖一人以保我王）

（擇三公之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

馬者以往居向○蘇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

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眾多貌○孔氏曰孼災害也○蘇氏曰噂

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

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

謂勞○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於小人乎下民之

孼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

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共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譖）

（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孼未可歸咎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詩云

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釋文囂囂韓詩作嗸嗸）

朁○說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釋文沓作噂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錢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已不得其所而其病乃甚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氏曰不如也○李氏曰凡民之曰此言四方之民盡有饒餘勞苦故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詩言當以時之大夫○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我友自逸也孔氏曰時有大夫憂身而去者已獨不敢傚我友自逸○孔氏曰親爲之臣心不能已蘇氏曰不忍不去不然則○董氏曰里顧野

王作瘽朔雅以瘽爲病錢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

劉氏讖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下兩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蕃蕪說文曰蕪豐也則兩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孔氏曰：昊天，天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陷於罪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

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首周為天下之宗也。○董氏曰：方是時，宗周未滅而曰既滅者，滅之形成故也。○范氏

曰靡所止戾未有所定也王大夫離居
去位也莫下六天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illegible]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
之禮也[illegible]老佐慢諸侯莫大於不使其[illegible]
不王[illegible]爲王之徹懼而用[illegible]爲其莫
之繼[illegible]
[illegible]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臻至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
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
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illegible]

[illegible]如人忘行而志反我不
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群臣使皆敬其身[illegible]
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
也畏天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
[illegible]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illegible]
但也。[illegible]氏曰暬御侍御也。[illegible]
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
禦而退之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
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illegible]

君子[illegible]所願[illegible]聽[illegible]而已[illegible]蓋王
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自君子莫肯以是告王[illegible]雖王[illegible]不[illegible]而
欲聽其言則亦若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
則[illegible]皆[illegible]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
不[illegible]若[illegible]之義，豈可以若是憨乎。○釋文憯潛作慘
摻
暬御如揚雄爲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 維躬是瘁。似醉反 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
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以
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illegible]言則[illegible]物[illegible]出是[illegible]小人惡直[illegible]
其害。○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
之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
佞而獲福也。以口說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其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凝止而俾躬處
參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illegible]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
所以哿之笑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孔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
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
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
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以道[illegible]
[illegible]

圖書寮文庫藏

故朋友[illegible]

謂爾遷于[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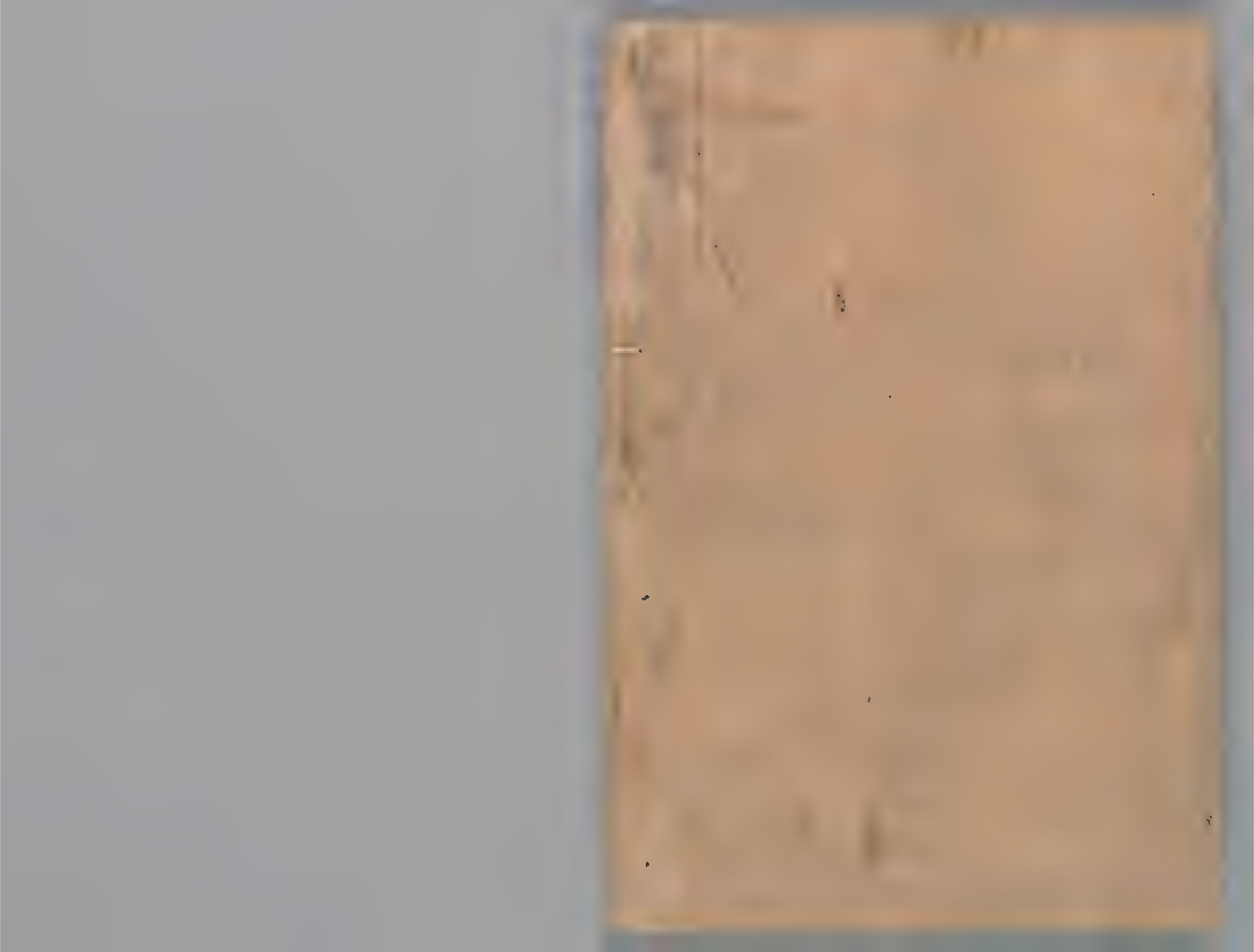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illegible]

王氏曰[illegible]。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衆皆疾之無與知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illegible]

[illegible]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二十一至二十三

圖書寮
番號 6728
冊數 6
函號 401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令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謀也毛氏曰回邪也遹辟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

毛氏曰卭病也○鄭氏曰言天禍迅烈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復然而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子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遹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朱氏曰具猶俱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艶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咎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illegible]路無進於[illegible]○董氏曰[illegible]用[illegible]作是用不[illegible]集注亦作就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知彼[illegible]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illegible]也○毛氏曰猶法也○鄭氏曰大猶[illegible]道也○[illegible]氏曰經[illegible]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illegible]民雖靡膴[illegible]或哲或謀或肅或艾[illegible]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illegible]無[illegible]有人言少○[illegible]氏曰國雖靡膴大也[illegible]氏曰艾治也[illegible]○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雖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雜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流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浚其源而猶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illegible]有善有惡棄其惡而擇其善可矣乃雜而一之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為濁也[illegible]○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膴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illegible]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illegible]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illegible]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illegible]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illegible]

之甚也[illegible]

[illegible]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為二聖人○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寐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釋文宛作苑

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昬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彼昬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毛氏曰醉日而富矣○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嚴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illegible]持以勝[illegible]○長樂劉氏[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蘊藉[illegible]温藉[illegible]古字通用

曰彼昏而不曉者志于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
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已下化之天命將
改矣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
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音冥）蛉（丁反 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曰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曰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負持也○
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者作民父母故
以民為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王氏曰上章既言
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
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
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
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illegible]）（蘇氏曰菽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己子然無難也今在位者豈以天下之眾為王有也）今有教
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
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氏
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
飛且鳴自勸其身不少休息（[illegible]）（[illegible]）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茲行矣月茲行矣日……）

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亦宜夙夜汲汲勉勵毋忝爾所生

無忝爾所生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

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衆雜聲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竊

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

性孔氏曰竊脂以名云○

毛氏曰塡盡也鄭氏曰寡盡也○蘇氏曰岸亦獄也○長樂劉

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

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五章言下民彼

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

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

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

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

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

○釋文曰塡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

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獄事以輕爲善以重爲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

如臨于谷恐隕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

無罪徙以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傅音付作焉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

詩[illegible]之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孔氏曰[illegible]又名雅烏[illegible]而云也[illegible]下[illegible]呼爲鸒烏小而多○孔氏[illegible]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別于[illegible]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以鸒斯之目是不精也[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毛氏曰提提群貌○[illegible]氏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

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蘇氏曰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群飛而歸提提然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號泣而悲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乎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爲愛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九六反爲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反如疾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

○孔氏曰擣[illegible]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孔氏曰疢首頭痛也○李氏曰周道之平易而生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今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illegible]周道路自四時之朝宗覲遇[illegible]生茂草矣○王氏曰叔焉如擣言憂傷其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illegible]因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釋文曰擣丁老反詩作疛除又反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屬音燭不離于裏裏音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宋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三山李氏曰

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續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王氏曰言我生之辰有所值[illegible]所值甚謂六物也[illegible]日月星辰[illegible]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氏曰見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illegible]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illegible]而不離于母之裏乎[illegible]○孔氏曰父母[illegible]連言之○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嘒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葦韋鬼反淠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萑葦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毛氏曰舟流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流者蕩漾而）（寓人無所歸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詩作蘿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譬彼壞木（胡罪反）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雊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瘣也謂傷病也（孔氏曰瘣木者其枝葉萎…）（毛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

（烏皇反傴紆禹反頸於井反）○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獨之不可也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曾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尚或先（悉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墐埋藏之名（毛氏曰墐路冢也）（○孔氏曰埋於路冢…故曰…）○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逐而投人人且知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

哀其[illegible]行路之死人
人猶惡而遠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
宜有故[illegible]○孔氏曰○
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
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市由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音寄)矣析薪扡(敕氏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
鄭氏曰醻旅醻也(孔氏曰[illegible]醻有二[illegible]作醻者古字[illegible]賓者實)[illegible]惠愛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氏曰掎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曰扡謂觀其理也(孔氏曰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予我也○毛氏曰佗加也

(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
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
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
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曰伐木者掎其
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者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
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己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
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
之讒人而加己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音峻)匪泉君子無易(以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
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孔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朱氏

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
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
讒譖也○王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以伺君子之間
何耳 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
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王氏曰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
褒姒伯服之敗業故告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
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大叔
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
唐德宗將發太子李泌諫之曰願陛下還宮勿露
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
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德宗太子既發矣而猶

云蓋者亦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昊天
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毛
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慎
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
天爲我父母而我無罪無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
曰上天降此大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
○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己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在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illegible]〕○毛氏曰涵容也

○王氏曰君子絕之也〔[illegible]〕朱氏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

〔[illegible]〕○蘇氏曰小人〔[illegible]〕為讒〔[illegible]〕貸其君必以漸攻之

其始也進而嘗之〔[illegible]〕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

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

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illegible]〕則亂庶

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

勝而君子病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

要也〔[illegible]〕○鄭氏曰盜謂小人也

〔[illegible]〕○毛氏曰餤進也○鄭氏曰邛病也○

王氏曰君子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讒譖衆

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

盟若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君穿

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

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盜之人

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

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

而已○董氏曰止共薛詩作[illegible]

奕奕[illegible]寢廟君子作之秩秩[illegible]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illegible]度之[illegible]躍躍[illegible]毚[illegible]兎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與寢一也先廟後寢[illegible]○李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安也○孔氏曰躍躍跳疾○毛氏曰毚兎狡兎[illegible]○[illegible]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illegible]○[illegible]矣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illegible]隨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illegible]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illegible]○[illegible]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矣所[illegible]句皆古語[illegible]

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illegible]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illegible]曰

荏[illegible]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illegible]蛇蛇[illegible]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illegible]顏之厚矣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李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運安閑之貌○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皆謂往來行路之人言爲是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爲大言○[illegible]然後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illegible]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恥此顏之厚[illegible]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此之謂也

善人易搖而難[illegible]故[illegible]之當如獲禾木讒言易入而難

忘聽之尙如[illegible]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

或聽或否如屬過耳心焉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

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音腫]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毛氏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illegible]○[illegible]氏曰猷謀也將大

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illegible]有尰之疾爾猶有勇伊何能爲汝作爲讒妄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

○說文曰尰脛氣[音腫]足腫詩曰既微且尰

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爲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爲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爲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末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氏曰以[illegible]溫爲司寇則蘇[illegible]子既[illegible]公[illegible]

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不忘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然其絶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絶也當如此而已既絶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示不殄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恭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illegible]○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詩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呂氏曰過門不入之[illegible]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可[illegible]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譖

圖書寮文庫

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此即不爲何故近之
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
乃不入我門是昔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
鄭氏曰始者譖我者可 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
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
我即不於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
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
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飄避遙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祇音支 攪交卯反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
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不
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
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不與我相值也今逝我之梁則適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
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
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
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鄭氏曰極
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
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一

圖書寮

我來見我我將何所聞
我望汝之來乎

謂汝行之緩乎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

急乎何爲無復有暇而脂車也

謂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入

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王氏曰入

則我心平易也而不之怨也今還而不入謂不譖我則難知董氏曰爲我門處也

不入譖曰不爲譖告其何得而知乎○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

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者○

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我知出

如

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孔氏曰壎

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

形似稱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

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

云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居畀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

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篪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貫

也董氏曰如貫并貫珠皆以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

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豭犬雞以

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也此也○孔子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李武子將作三軍盟諸

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孔氏曰與女義

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爲王臣其相比

次知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犬豕雞之三物以詛幽使讒否百夫令我不疑

爲鬼爲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也戶刮反孔氏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醜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鄭氏曰好善也○孔氏曰反側者飜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竆極不可秘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氏曰作此詩以極之也求其反側極其反側排惡之心也在彼讒人陷害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言宦籍永巷見宦內道之巷門長也巷伯內道官之長○曰巷伯寺人之支寺人內小臣呂氏曰以寺人傷讒以明巷伯近習也曰見其君然後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刑於此者其所以亂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孔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若之貝文也○孔氏曰爾雅貝居陸贆在水者蜬釋魚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蚳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采餘泉貝以白爲質黃爲文陸璣疏云貝水中介蟲也其文采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鄭氏曰哆讒人集作己過以

成於衆猶女工之集衆采色以成錦文○李氏曰喻讒人
織於衆也○朱氏曰彼爲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
縷白文貌詩曰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張口也○孔氏曰因物而大之名
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
○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南箕之
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以成是
若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
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
侈兮哆兮說文作誃兮哆兮鉹曲鉹也一曰鬵鼎
緝七立反緝翩音篇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緝緝翩翩之言念念然言不能自已也
○孔氏曰口舌緝緝然往
來翩翩然謀欲爲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
意惟欲譖人爾無他營爲也○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
意更宜誠慎爾言○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
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氏曰捷捷捷給貌幡幡反覆
貌○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亡汝遷者以好譖則固將受
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旣而遷及汝矣董氏曰譖人者人亦
聞之者知其譖故得善人以自遂然人誰不厭其譖乎則其禍不汝及
○曾氏曰謂爾
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也○說文作咠咠幡幡

耳聽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朱氏曰草草憂也。○王氏曰驕人

好好勞人草草驕人讒行而得意勞人遇讒而失度

其狀如此。○朱氏曰呼天而告之且察此驕人之有

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朱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

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朱氏曰再

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

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氏曰有北不受投畀

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

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

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

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

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劉氏曰讒人罔極

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胥向但先自己始也故

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

讒發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長樂劉氏曰天子……〕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

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由風以風雨興朋友相須〕○王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恩忘舊薄之甚〕

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異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焚輪謂之頹……〕

圖書寮文庫

上下[illegible]頹風從下。○[illegible]氏[illegible]善也。○毛氏曰：風薄上曰[illegible]焚以[illegible]反

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頹風從上而下，薄不能更升，谷風與頹相遇，二風并行，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須而成也。○[illegible]氏曰：風之焚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須，相汲引則德譽相

高。○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

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illegible]向見同[illegible]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illegible]而重[illegible]矣。[illegible]此，於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

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頹，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萎，於危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枯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於夏，而不能無小萎死者。○鄭氏曰：喻朋友安

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色不有怨者，無能使彼不有訟者。

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此所彼者，猶無不

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

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及，君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功，及於崔嵬之山，不[illegible]以為德，一草一木偶然死絕，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音六；莪，五何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辭皆責怨慕哀

痛如此苟不為毋所棄不為父所遂不困於行役而得

終養則其樂可知也○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

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

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生

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

者亦劬勞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

我為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

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菣也(去刃反)陸璣草木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

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氏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罍(音雷)之恥　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也○

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缾譬則民罍譬則君

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猶

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

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樂劉氏

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

張氏曰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恤入門則不復覩見其所以悲恨也○說文曰

罄空也詩曰缾之罄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illegible] ○朱氏曰：育，覆育也。○鄭氏曰：[illegible] 顧，旋視也。[illegible] 復，反覆也。[illegible] 腹，懷抱也。[illegible] 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王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illegible] ○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己獨不得終養也。[illegible] ○孔氏曰：[illegible] 得孝養，子獨寒甚，此怨者之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然，[illegible] 律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illegible] ○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illegible]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

圖書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illegible])

(稻粱[illegible]黍稷[illegible])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鼎必載之[illegible]古之祭祀[illegible]食[illegible]其肉之[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

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

民庶也○毛氏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蘇氏曰思先

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盈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歐陽氏曰說

[illegible])○歐陽氏曰周道平直

而賦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

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

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illegible]周之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屨可以履

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說文)

([illegible])○董氏曰柚者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

○董氏曰糾糾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illegible])○毛

○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illegible])○呂氏曰行

氏曰公子譚公子也([illegible])

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illegible]行大路也)○蘇氏曰疚病也賦

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

之杼柚空矣(董氏曰[illegible])○歐陽氏曰至於

窮之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

行彼周行之道路則亦勞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來不
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
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
勞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載以歸也○歐
陽氏曰此告病之詩也○孔氏曰冽然寒冷之氿泉無
得浸漬我所穫之薪薪以浸之則濕不中用也譚大
夫契契然憂苦而寤寐歎息之言諸侯困於勞苦之民極
斂之則困病之○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
已病矣而復事之則病甚已艾則庶幾載而畜之已勞
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寖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也
○毛氏曰來勤也 孔氏曰[illegible]不被勞來為勞[illegible]
是私力來也 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孔
氏曰私人皂隸之屬也王肅云大夫私事使私人讀以臣
○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 孔
曰東國之子主為勞苦[illegible]不見謂以為[illegible]
○歐陽氏
曰周人方專侈富美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
衣能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 王氏曰私人之子試
[illegible]百僚則[illegible]事而[illegible] ○朱氏曰此言賦役不
均羣小得志也

圖書寮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鞙鞙玉貌璲瑞也○鄭氏[illegible]後漢[illegible]佩玉五[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

以漢天河也[illegible]光而無所明[illegible]漢水之精[illegible]○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

[illegible]精華浮上[illegible]

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illegible]

○蘇氏曰襄駕也[illegible]長也從旦

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illegible]有十二次[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

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illegible]以監我[illegible]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止憑[illegible]言惟七襄庶乎其[illegible]報我爾○董氏曰古爾雅曰[illegible]璲則古字作琄今爾雅[illegible]作鞙[illegible]說文跂頍也[illegible]詩曰跂彼織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illegible]西有長庚[illegible]有捄[illegible]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氏曰報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illegible]河鼓謂之牽牛[illegible]○丘氏曰[illegible]箱猶言[illegible]車也[illegible]曰○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孔氏曰[illegible]謂之箱甫氏曰[illegible]斯箱書[illegible]是車內以[illegible]物之處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illegible]故以為[illegible]太白[illegible]金星[illegible]李氏曰[illegible]鄭氏[illegible]在日東[illegible]日[illegible]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孔氏曰[illegible]天畢畢星也○鄭氏曰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illegible]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illegible]○朱氏曰至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簸波我反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挹音揖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許急反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柄彼病反揭[illegible]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氏曰挹剌也[illegible]○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黄氏曰斗西柄秋時也○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illegible]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董氏曰釋詩作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火中○孟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寧可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則亦人乎爾則不宜以其後使之罹亂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草也○鄭氏曰[illegible]皆也○毛氏曰腓病也○王氏曰離離散也[illegible]○毛氏曰瘼病也○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毛氏曰適之也○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適歸

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朱氏曰穀善也○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詩民莫不穀者此擬作詩者之言也乃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烈禍亂日滋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曰栗曰梅是皆美也若一旦言天下之大戲五脂者膏者[illegible]

羽音鎮[illegible]與此詩之文相類。毋寧言嘉美之卉今廢爲殘賊，曾莫知其非。民德嘉卉也。今言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蘇氏曰廢爲殘賊言幽王暴虐而民下無所[illegible]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古候反何葛反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丘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禍，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似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以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氏曰鶉鵰也。孔氏曰說文云鷻鵰也，從鳥敦聲，字異[illegible]隼文字或作鷻。○李氏曰君[illegible]以爲鶉鶉之鶉[illegible]天之[illegible]。○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illegible]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鱣鮪[illegible]見頤人。○劉氏曰言能[illegible]並與憂之辭也。豈不爲鶉鳶乎，翰飛戾天；豈不爲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illegible]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桋[illegible]。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桋，赤楝也。孔氏曰：本云桋，赤楝。陸璣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爲車輞。○鄭氏曰：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言發病而愬之。蘇氏曰：桋或作夷。

王之亂，大夫有憂而飢，蕨薇杞桋以亦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憂於天下，以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彊壯貌。說文曰：偕，彊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

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 ○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賢訓篇 ○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所恨其人衆而不使即以賢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濵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濵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illegible]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鄭氏曰嘉鮮皆善也 ○毛氏曰將壯也 ○朱氏曰旅與膂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illegible]秦誓及此詩[illegible]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illegible]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力勞瘁以從國事 ○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不已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從使不均鄭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而我

則一事無掌賢者之湛樂飲酒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以爲以彼爲賢耶則偶事待我而集以我爲辱○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

或不知叫號戸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煩勞爲鞅掌其出於此○釋文偃仰作偃卬

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離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叶音宜

或靡事不爲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從容游也曹氏曰出入風議從事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周大夫悔將小人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音祇反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疧病也○蘇氏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進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定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

以夫昔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審者也以友觀人焉所疑聖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反)兮

鄭氏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王氏曰九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遠爲物所累則重而滯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若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其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非斥幽王之詩是也了不斥幽王曰小其明之說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篇者偶爲誌別爾不聞有義如其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氏曰艽地名也　毛氏曰艽野遠荒之地　○朱氏曰二月建卯也　○毛氏曰初吉朔日也　○孔氏曰離猶歷也　○毛氏曰罟網也　○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不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　○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久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　○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奧傳曰奧煖也箋云奧溫亦謂二月也）○鄭氏曰孔甚也庶衆也○毛氏曰憚勞也○朱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也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奧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矣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皆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歲晚之慨所以為畜為祭不得有備而憂之而感）○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反覆遭正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恆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丘氏曰穀善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

祿也

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
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
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爲用福與汝○表記子曰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務浮華之言也苟自不身與諸○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自下所由以至也故謂孔子士寧直與傳人齊璟非其人而自以也
上三章以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
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
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逸也苟靜恭於
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
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以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據此未見毛詩亦曰家名故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商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淮自
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釋文曰
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
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

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悲之大害毒也

鼓鍾喈喈音皆淮水湝湝戶皆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毛氏曰湝湝猶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湝湝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鼛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孔氏曰古今鼛皋。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爲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不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音更建者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鍾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音。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爲之列十三管於匏中笙元有簧故

或謂笙爲簧磬以石爲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
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簡兮 毛氏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也南也籥也○歐陽氏曰不僭
周樂尚武成王時萬舞也[illegible]
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文王之
然詩以文之詩爲南以雅
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僭亂
也○孔氏曰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
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雅
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
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
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
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
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
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
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
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草文郭璞曰布
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董氏曰鄭康成謂楚以采
[illegible]然則當言抽除
[illegible]也
○朱氏曰抽謂其
條抽發○鄭氏曰與與翼翼蕃廡貌○毛氏曰露積曰

庾〔孔氏曰……露積曰庾……〕又曰

求〔……〕乃

〔未入倉……〕○鄭氏曰十

萬曰億。○孔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

○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

蓺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

稷亦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

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

〔自鄭……〕

〔……〕

其成民知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

〔不……〕

〔……〕

〔言……之宜〕祝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

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

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長樂劉氏曰絜其在滌

〔……〕

而絜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至其為祭乃〕剝解剝其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

〔……〕肆陳也〔……〕○

〔骨體而升之〕○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

門內也〔……〕○鄭氏曰孔甚

也。○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

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蓋古語

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

○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上之明王其助祭之臣

其儀濟濟然蹌蹌然乃絜所祀之牛羊為烝嘗之祭取

[illegible]既絜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

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illegible]鄭氏曰孝子[illegible]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

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

慶矣○王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為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君婦莫莫

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饔爨廩爨也[illegible]

[illegible]踖踖言爨竈有容也[illegible]

○孔氏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氏曰

[illegible]炙肝炙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君婦謂后

也[illegible]

至也○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

后能清靜[illegible]為豆甚多若簡略不恭則不能也

○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illegible]

[illegible]

有□□明天子之正祭有二十品二。朱氏曰爲賓爲客[illegible]
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又尊於賓客故先言之[illegible]與尸○鄭氏曰[illegible]主
人酬賓[illegible]酢主人又自飲酬賓曰醻至旅
而[illegible]少○毛氏曰東西爲交邪
行爲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
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
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
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
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
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
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

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
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
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熯矣[illegible]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illegible]芬
[illegible]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illegible]如式既齊既
稷既匡[illegible]既敕永錫爾極時億
說[illegible]曰[illegible]執競詩曰我孔熯矣○董氏曰式用也○鄭
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其事曰工○李氏
曰善於[illegible]也○釋文曰苾
芬香也○朱氏曰[illegible]○毛氏曰幾期

也[illegible]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

[illegible]也。○孔氏曰王肅云臣誠正也。○毛氏曰勑固

也[illegible]。○陳氏曰極中也中若五福之所聚。○蘇氏

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illegible]而式禮莫愆敬之至

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illegible]

[illegible]爾飲食苾芬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

期[illegible]其多如法[illegible]。○李氏曰來其

祭祀整齊急疾誠正停固故錫爾中之福[illegible]時

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賚[illegible]

無[illegible]億是其繼之累。○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

釋文嗜作耆曰市志反又巨之反

特牲

主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illegible]反徹[illegible]反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

堂下西面位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illegible]

[illegible]禮畢。○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illegible]。○鄭氏曰具皆也[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

至也。○毛氏曰皇大也[illegible]氏曰皇尸者尊稱

之也。鄭氏曰載則也。[illegible]鐘以送尸謂奏
肆夏也[illegible]。[illegible]節神者也神醉而尸
謖送尸而神歸[illegible]發去
也[illegible]而可徹諸宰[illegible]則徹
[illegible]君[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不遲
以疾[illegible]也[illegible]祭
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
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
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章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

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
稽首[illegible]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illegible]
毛氏曰綏安也[illegible]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
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甚順於禮
甚得其時[illegible]曰替廢[illegible]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
時在廟燕當在寢故[illegible]時[illegible]樂皆復來入於寢而[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曰[illegible]祭既畢[illegible]以燕為將受後祿
[illegible]綏之[illegible]鄭氏[illegible]將[illegible]與燕之人無有怨

者[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歆饗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

祭神歆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

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子子孫孫當

不廢而引長之也[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孔氏曰神

嗜飲食以下皆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

故君子思古焉[small commentary: 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汨 … 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 … 咸建五長 … illegible]

[small commentary: illegible]疆理者

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

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

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small: 田見反]之畇畇[small: 音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朱氏曰甸治也[small: 鄭氏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 illegible]

盡力也○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與匠人同間有川與川同也是則皆同之法為之所為

畇畇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家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原隰解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孫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氏曰疆者為之大界理者條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脉絡之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南入于溝則宜南矣其遂東入于溝則宜東矣○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為禹所治之董氏曰山荊岐之雍州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乎山其田甸也○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訓曰乘賈公彥疏曰鄭引此詩者證甸是乘之故引為證案彼詩甸當為畇均田之意是以畇畇為甸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芳云反益之以霢音麥霂音木既優音憂既渥烏學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曰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之霢霂○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偏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霢霂○說文曰渥霑也從水憂聲詩曰既瀀既渥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至○孔氏曰翼翼然閑
整○毛氏曰彧彧茂盛貌○鄭氏曰斂穫曰穡畀予也
○丘氏曰與尸謂獻尸以尊獻尸與齊酌獻尸是也與賓謂助
祭之賓酌獻尸尸因酢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
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
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
彧彧謂萬井棊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爲酒
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陰
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
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剝邦角反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
詩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
二十畝爲八家合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
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殖於疆場○毛氏曰剝瓜爲菹也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爲菹
○鄭氏曰祜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
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
所以便地也丘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爲
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
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茂后反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力彫反

丘氏曰清酒潔清之酒也言祭則祼鬯也并五齊是用

醴

若云酒亦不亡[illegible]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飲非祭用也孔氏

曰[illegible]言[illegible]者之以和[illegible]醴[illegible]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

清酒○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其所尚之孔氏曰[illegible]代祭其廟各用毛色周尚赤故

知朝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以陽祀為宗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孔氏曰[illegible]也謂刀環有鈴[illegible]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

之前[illegible]物也[illegible]謂血也是[illegible]又云毛以示物[illegible]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氏曰亦

楚語文[illegible]云明不因故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

也孔氏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膋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膟

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皆以注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注○鄭氏曰祭之禮先

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曰太宰云及納亨

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illegible]之納亨也而謂之[illegible]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納

奉牲入告肥是亨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親執鸞刀以啓牲耳之

毛以薦其血膋其骨[illegible]子孫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刀者以其[illegible]力也

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illegible]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illegible]也

毛牛尚耳以耳毛為尚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

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

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

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孔氏曰烝冬祭名○董[illegible]曰苾苾芬芬香氣上

達也○鄭氏曰[illegible]祀物而進獻[illegible]之苾苾芬芬然香祀

禮於是[illegible]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

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公田

[illegible]氏曰歲取十千於一井田之法則一成之[illegible]數也[illegible]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illegible]百畝[illegible]

一成之○[illegible]氏曰鍾[illegible]六[illegible]萬畝公[illegible]十千畝[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朱氏

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

云古[illegible]始[illegible]田以二耜為耦[illegible]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

以進

[illegible]比[illegible]其[illegible]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illegible]與[illegible]故儗儗然而盛也附根即此[illegible]本也○朱氏曰

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

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為國用○朱

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

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

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

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

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

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illegible]○[illegible]日進其髦俊者如漢[illegible]罷為田之）○蘇氏[illegible]類數○前漢

食貨志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

夫皆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枝葉薿薿然而盛乃相

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者以勞勉之古者士

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

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

謂髦士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

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

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

協韻爾 ○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孔氏曰

○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

○毛氏曰社后土也

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迎也 ○毛氏曰田祖先嗇也

○鄭氏曰臧善也御

書寮文庫

爲粢盛也。○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
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孔氏曰所以
祭社與方者由我田事善農夫喜慶之故也。○孔氏曰
至前年春又以琴瑟之樂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
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
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所以介稷黍要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穀歟此釋文齋本又作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田畯子峻反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
畝。○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嗇夫漢官名職聽訟收賦稅
○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性宜易也長畝
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
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
其婦子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
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
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
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

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
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
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
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

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苟不敏於農則怒矣，益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乃求于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茨茅下而積之有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梁有廣狹，得容車渡則爲高廣者也，故以輿梁。積○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氏曰：水云水中曰坻，見水中高地也。○毛氏曰：京，高丘也。爾雅云絕高爲之京。○朱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然也。○董氏曰：如坻則雖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鄭氏曰：見禾穀之蓄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以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蒙此文推上篇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釋文云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疏丁反）○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謂之耦）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鎡基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氏曰以冬至後五十七日至孟春土長故緣此時耕地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陳根之根可拔）○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民之所以勤於農事以曾孫是若哉）（此言民皆用曾孫之意）

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治地與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其螟（亡丁反）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直吏反）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孚甲也）

[illegible]

一曰[illegible]孚甲[illegible]米外之皮[illegible]若[illegible]

○毛氏曰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莠似苗也

[illegible]生不成者[illegible]莠[illegible]有似苗者[illegible]

[illegible]食心曰螟食葉

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illegible]

[illegible]

曰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

[illegible]

堅熟矣盡好矣[illegible]無稂莠

[illegible]

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

[illegible]

致也○孔氏曰螟螣蟊賊者[illegible]偏甚

[illegible]以養○朱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

[illegible]

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

引此為證炎火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卜辭也

有渰[illegible]萋萋[illegible]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illegible]

毛氏曰渰[illegible]

[illegible]祁祁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illegible]私[illegible]養[illegible]我公[illegible]及我

[illegible]有公田○孔氏曰[illegible]不之[illegible]而來東者[illegible]

刈禾之把也[illegible]禮[illegible]東[illegible]若[illegible]

把有名[illegible]筥者[illegible]

手把耳[illegible]

董氏曰藿[illegible]集注米不斂[illegible]五升[illegible]滯穗[illegible]滯滿之禾[illegible]

○鄭氏曰[illegible]陰陽和風雨時[illegible]來[illegible]然而[illegible]

[illegible]則入土[illegible]民之心先公後私[illegible]

於公田因及私○爾此言民[illegible]豪其[illegible]

[illegible]本[illegible]私田[illegible]百穀齊熟收刈[illegible]

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

爲利 長樂劉氏[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遺利○朱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又與鰥寡共之[illegible]足爲不

[illegible]

[illegible]○董氏曰韓詩作有[illegible]凄凄呂氏春秋作有

晻凄凄○釋文渰漢書作黤○孔氏曰定本集注穡作

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氏曰騂用騂牲也

黑用黝牲也[illegible]

[illegible]

長樂劉氏曰王以其丙戌乃出郊省民之斂也○孔氏

曰時耕者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

田畯之官至是喜樂其勤故得成獲[illegible]王氏曰喜其[illegible]○陳氏

已上所求之方致其禋祀以為報 [illegible]方為四方不知其來方

禋祀 [illegible] 之方而 [illegible] 祀也 [illegible] 所至 ○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

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者 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

[illegible] 之有神蓋 [illegible] 氏之 [illegible] 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為之 祈福也○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

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於良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 音昧 韐 音閤

有奭 許力反 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

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曰茨屋蓋

[illegible] 多也○毛氏曰韎韐茅蒐染韋也一曰

[illegible] 所以代韠也 鄭氏曰韎韐者茅蒐染也 [illegible] ○孔氏曰 [illegible] 天子六軍○孔氏

曰奭赤貌○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

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

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等也韎韐有奭以作

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

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 朱氏曰言諸侯王 [illegible]

洛水之 [illegible] ○ [illegible] 天子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之六師以討有罪故寵之以

[illegible] 之任

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

之浸水各 [illegible] 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也

[illegible]所謂[illegible]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

君子[illegible]宗其家室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鞞今刀鞘也容者容飾)

[illegible]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

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珧珌

(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illegible]○[illegible]以此證書)

○王氏曰鞞琫有珌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之於一時又將延永追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

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呂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呂氏曰家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後賢則居父位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盖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悉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敘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覯見也

○長樂劉氏曰言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呂氏曰寫其心而舒寫也○譽處解見蓼蕭○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與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爲裳裳者或裳體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呂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廢之文者尊卑異位也動以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官也社稷異守也動而相親合而相紀矣不成文不中於義理亡其品節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之風俗則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以一為[illegible]竊脂[illegible]言之此一種也桑扈竊[illegible]竊脂者竊其[illegible]肉也[illegible]竊丹[illegible]則竊脂者竊其色也[illegible]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以其色[illegible]若言之此[illegible]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鶯

辭也（王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祜福也鶯鶯脂兆而往其有文章

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

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徑行無復

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毛氏曰領頸也（王氏曰領所以自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采四張鶯然可愛也）

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為物所以蔽內也）○蘇氏曰樂循禮義

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

憲法也○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

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翰

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式肆情焉則亦

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逸易則慢慢則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虯）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春

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球然角貌○董氏曰字書作觓其斛然角貌）（說文曰兕角可以為飲器也後出作觥俗從光作觥誤）旨美也思語辭

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

也○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

反求之矣○前漢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

儌匪傲萬福來求注謂酒旨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

就而求之也
兕觥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
指爲罰爵也故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反鴦於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
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illegible]物以[illegible]良餘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
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云罟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
謂之畢翳射器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是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
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
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
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鄭氏曰
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取之制禽
獸之微於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illegible]漢其生育種類繁以[illegible]養既就然後[illegible]飛于[illegible]乃可取[illegible]
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刑政之[illegible]于其民而中和[illegible]於風俗則仁民[illegible]物之道其能[illegible]於治[illegible]取其[illegible]
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乃[illegible]
之德被乎其物與天无二也君子之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鴛鴦在梁戢側立反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
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
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illegible]

以右翼掩在內，以左翼[illegible]○蘇氏[illegible]
戢翼在梁以言其安也[illegible]
曰惟安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也戢翼不安
此詩獨以鴛鴦為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
感耳梁橋渭魚之梁也皆見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廄（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之

毛氏曰摧莝也（鄭氏曰摧今莝字也）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馬也）艾養也○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精用其力加之以秣）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借服用衛而可御矣節儉）奉養之節如此故宜又為福祿所養也（蘇氏曰只者此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 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同姓之臣諸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音亦）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illegible]）弁皮弁也（[illegible]）○董氏曰頍者[illegible]

○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毛氏曰蔦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陸機云[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唐蒙女蘿菟絲王氏曰以蒙絲爲孤藍故曰松纏也
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
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与菟
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
君子斥幽王也○毛氏曰弁弁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
安○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
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孔氏曰此禮者諸侯自相燕之禮其經不燕朝服諸侯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
其酒已美矣其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无
以爲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爲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也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
人跡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曰非他人也○孔氏
曰蔦與女蘿依於松栢松栢存而茂松栢頹而亡是存
亡在松栢○蘇氏曰兄弟之於王其言如蔦與女蘿之託
松栢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其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
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
怲怲兵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時君
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鄭氏
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
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
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
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忘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疏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茍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瞎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妒丁故反無道並進讒巧敗必邁反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昭子賦車舝孜其時猶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舝也間關設舝也孔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設舝聲也○董氏曰說文舝車轄也故謂之間關又曰舝車聲也車轄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爲聲又以爲險阻艱難說卒此○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毛氏曰孌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丘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音豫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鷮雉也○孔氏曰說文云鷮長尾雉雉附蹤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辰時也○孔氏曰碩大也○丘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丘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與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喜之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已（孔氏曰人無樂欲無賢德者曰文若非賢德則無不己樂矣己云雖無德以己德亡故大己無賢矣出詩無德與汝以彼爲王己鴻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厭其懷

姒甚亡六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敘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爲薪其葉湑湑然茂盛（丘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口反）騑騑（芳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　朱子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孔氏曰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

琴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焉不已之辞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胥章車舝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仰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余仍反 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 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 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illegible]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刑蟲所變而成若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汙又從而生蛆復變為蠅其微賤於物無有然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illegible]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為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於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營說文作𧮯𧮯小聲也樊作棥蓋古字也棥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毛氏曰棘謂植棘以為藩也孔氏曰棘樹即為藩之物○鄭氏曰極猶

構

巳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之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側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為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已與聽者為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面善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之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齊顏色齊同也）

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孔氏曰淫液者[illegible]樂之遲[illegible][illegible]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

志也○後漢孔融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鐘鼓既設舉醻（市由反）逸（音亦）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丘氏曰左右謂賓之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

蘇氏曰殽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孔[illegible]殽[illegible]名也文殽核）與籩豆[illegible]其實核亦為殽[illegible]○鄭氏曰[illegible]有[illegible]在籩之物亦為殽也核[illegible]之[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梅[illegible]之物籩人云饋食[illegible]）

諧[illegible]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旨猶調美

也[illegible]止鍾鼓於是言既設若將設改縣也

孔氏曰[illegible]

所奠之酬爵也[illegible]○朱氏曰舉醻舉

[illegible]○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

大侯君侯也[鄭氏曰[illegible]之大侯天子[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三侯[illegible]張三侯[illegible]]

舉也[孔氏曰[illegible]大射[illegible]]

[illegible]○鄭

氏曰六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

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礼云王以六耦射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鄭射礼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

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正[illegible]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illegible]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正鵠也[illegible]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

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

射者與其耦拾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

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

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既安賓然後改既旅

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

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而耦之旣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旣發決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擧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擧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旣抗乎

籥舞笙鼓籥余若反樂旣和奏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戶夾反百禮百禮旣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都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擧矣○鄭氏曰烝進也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也○孔氏曰百禮言神之衆禮也蘓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朱子曰錫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蘓氏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蘓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謂坫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爲將祭擇士故也旣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飮也常以射射

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子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蘓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幡失威儀也（鄭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密禮而審諦）怭怭媟嫚也（董氏曰字書以怭爲儀毛以爲媟嫚蓋謂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媟嫚終也）○董氏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及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徙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辰與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矣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僊僊然（長樂劉氏曰然各自得其可）（以爲妥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怭怭然而媟嫚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

次（曹氏曰此皆謂[illegible]朝廷[illegible]知其飲也[illegible]）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讙呶也（孔氏曰謂叫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illegible]又曰醉舞貌○孔氏曰側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illegible]）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傞傞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之[illegible]不治終至於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以序其次於屢舞（孔氏曰[illegible]醉[illegible]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頹矣○[illegible]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illegible]明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illegible]）○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是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監以監之佐史以書之古之酒[illegible]

洪○宋氏曰史司正之屬[illegible]立司正以監之[illegible]也○式解見[illegible]

燃○李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羖羊

不童也[illegible]○鄭氏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

也孔氏曰[illegible]獻酬[illegible]○王

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孔氏曰[illegible]

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監○鄭氏[illegible]

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

立監使本防人之失礼儀也不醉[illegible]

醉者失其礼儀則不善也今反以[illegible]

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illegible]

是使之小大盡醉[illegible]

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

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羖矣[illegible]

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无角之羖[illegible]欲使息[illegible]

因此為飲酒者設法也為主人者酒之法立監佐史无使過醉怠慢无礼又當[illegible]去

其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君有用醉之言則罰之以童羖[illegible]不當女飲至三爵已

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淳于髡諫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顧召趙御史書之曰其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illegible]

[illegible]

戎

……古今矣……不聞……王此獨言……武王也此不賢

者鎬宜山不樂也反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

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李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頒大首貌○說

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

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

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孔氏曰……何所在……

……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憂

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

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

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不能錫命以禮

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

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廢申后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毛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牲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謂以醯醢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袞卷龍也。又曰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菽猶識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稱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人泉從上出出曰濫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毛氏曰：淠淠，動也。言其有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和則和而不亂故也○蘇氏曰：駕

君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illegible]則驂○長
樂劉氏曰屆至也○朱氏曰觱沸檻泉則必采其芹諸侯
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
之至於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
偪束也[illegible]○鄭氏曰芾太古
蔽膝之象也[illegible]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
[illegible]
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
寸肩革帶博二寸 邪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illegible]
[illegible]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
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
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齊遫不敢紓緩如此蓋因其服以起
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際紓則天子所予
矣其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事[illegible]○荀子勸學篇云君
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
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illegible]）[illegible]重之義也平平辯治也（[illegible]）

○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illegible]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本於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以服）（[illegible]韓詩作便便[illegible]閑雅之貌○釋文曰[illegible]）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illegible]）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葵其[illegible]反）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膍婢尸反）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二○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繂也（[illegible]）纚緌也（[illegible]）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所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猶人以爵祿縈繫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無之則懷惠無之則去亦猶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纚維舟猶天子以爵禄維持諸侯爾（[illegible]）

王氏曰君子所樂二王能以義訟之也君子事王以善
而已苟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則君子有憂而無樂矣○丘氏曰樂只君
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
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 呂氏曰王以信義[illegible]諸侯諸侯樂而不迫○
釋文以[illegible]讀詩作朓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甘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故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
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騂騂 息營反 角弓翩 匹然反 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 息徐反 遠矣

毛氏曰興也騂騂調利也 董氏曰許慎作觲觲角弓用角低仰便也若作騂騂則言色 先儒以騂騂其調利則字當作觲觲與騂同音 ○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 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以隈謂弓之㢓角之中央與臂相當 翩反貌○鄭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爲物
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
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疏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
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疏遠以[illegible]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
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爲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羊樹反 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朱
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
不善之[illegible]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
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者然相瘉也○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
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恭彼己之曲直躬自薄
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氏曰相怨者各
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
己之間交見而無憾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
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己斯忘怨之所歸禍之所集
故也嚴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老馬反為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illegible]
毛氏曰饇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見老
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
己亦將然○呂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孔氏曰此譬馬以駒[illegible]○朱氏曰已多
而宜饇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久聽於子弟
所謂老馬反為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
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
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毋教猱升木[illegible]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illegible]○毛氏曰猱猨屬陸氏草木疏曰猱獼
猴也楚人謂之沐猴[illegible]塗泥也附著也徽美也○鄭氏

曰屬逮屬也（以啜反曰屬隨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敎之也今幽王又躋讒昏肖為不善於上以倡之其敎猿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敎是以塗塗附其壁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濮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莘父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

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可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消（音消）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住反）驕

孔氏曰瀌瀌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瀌瀌）○毛氏曰晛日氣也（說文曰晛日見也）○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肅大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釋矣（呂氏曰見晛曰消謂君子有徽猷之）

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上則小人之惡德消矣

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驕[illegible]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驕歟也）○董氏曰瀌韓詩作麃○釋文曰見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晛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劉向疏引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曰[illegible]為奏其是而治也詩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王之不肯以禮下人不在位之人皆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屢驕猶言屢[illegible]其驕亦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髦音毛）

毛氏曰：浮浮，猶瀌瀌也。（王氏曰：雪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雪之多而浮然。）曰流，消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illegible]○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illegible]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illegible]故我是用憂也。）

一章戒王無信讒使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衰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㬎然而思之：化下速於影響，道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惡，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illegible]於親，則沉然如雪之見日矣，其怨無復存矣。[illegible]其[illegible]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中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時乎？此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菀音鬱）[illegible]，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illegible]），諸侯皆不欲朝，[illegible]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仕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蘇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其近人甚矣以人皆欲自遠無敢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去例反）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王氏曰[illegible]）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宜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也（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者尚有所極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

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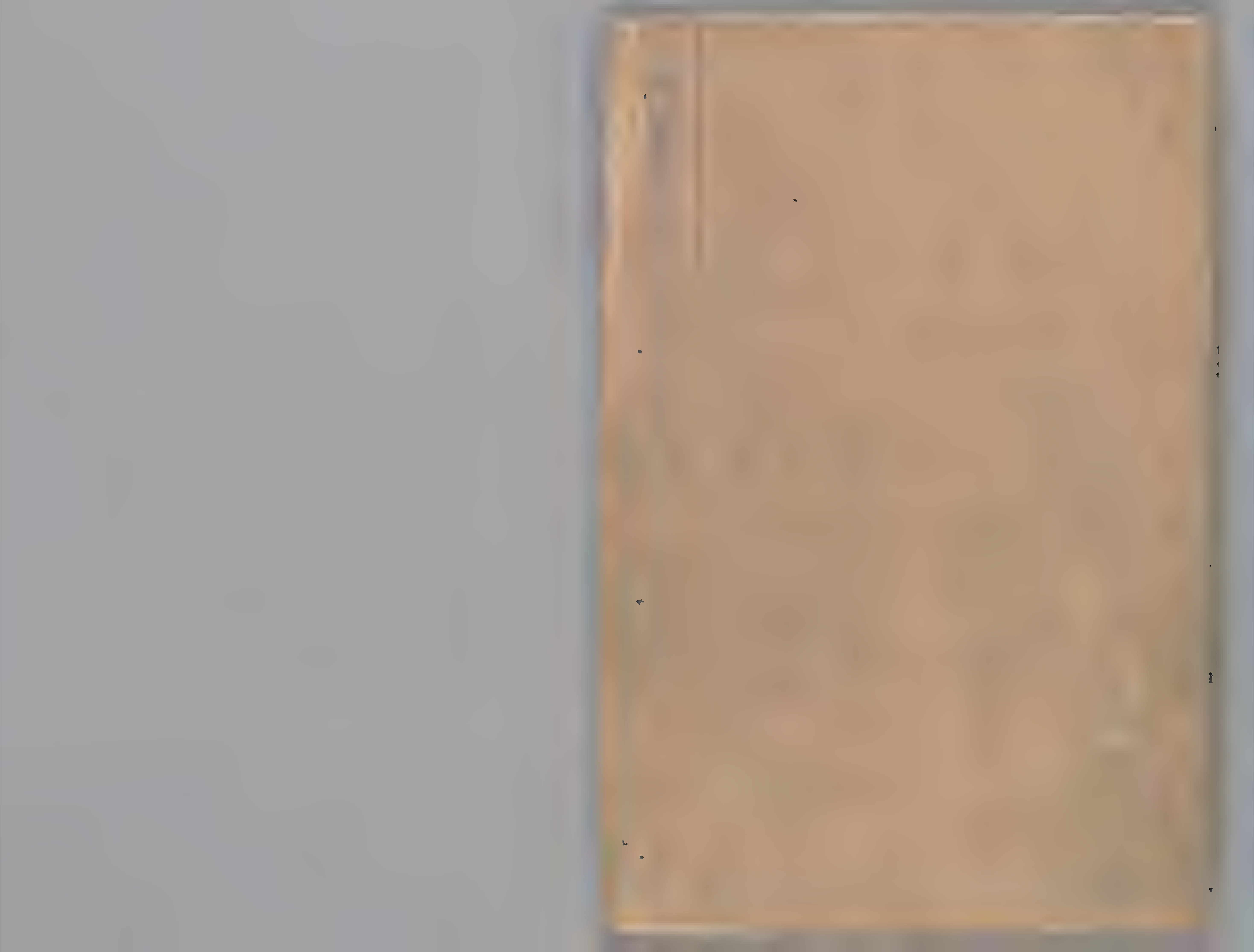
式居婁驕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
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宮內省圖書寮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二十四至二十六

圖書賓
番號 6728
冊數 6
函號 401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音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

古人也 鄭氏曰古者長民謂凡在民上[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謂之貳[illegible]

[illegible]

董氏曰[illegible]公孫[illegible]著[illegible]曰長民者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illegible] [illegible]雖出於古

宮內廳書陵部

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毛氏曰彼彼明主也○鄭氏曰城郭之城曰都[孔氏曰都者國]曰都[illegible]○呂氏曰都人士即長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illegible]

[illegible]

改有常也章文章也○賈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呂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言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illegible]不得立故服以爲逸[illegible]]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音[illegible]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綢直留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氏曰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以臺皮爲笠[illegible]○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illegible]○

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
綢直密也直如髮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
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繼言
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
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鄉皆作之服也
綢直如髮則其從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
也○鄭氏曰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
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
心苑結苑音鬱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耳
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
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
宗武曰王謂尹氏晉侯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
爲公卿也姞之舊族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尹之與
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
爲昏姻也然世貴舊姓昏姻昏媾皆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
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李氏曰周之所以謂尹
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
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蠆音邁我不見
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
氏曰蠆螫蟲也說文曰長尾為蠆尾末揵然似婦
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蠆實以毒為尾則曲以髮不為揵邁行也○
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
○釋文帶依字作[illegible]亦作[illegible]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

何盱（香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

而垂之（[illegible]）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

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李氏曰[illegible]其自然不假修飾也）○

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illegible]故賦采綠之詩以刺之○長樂劉氏曰周書商制王畿之外[illegible]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有正工以統三連[illegible]連之以統[illegible]屬[illegible]長以統[illegible]其衣食[illegible]以統其[illegible]有道[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之武以防其禍亂也[illegible]有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則正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則正之[illegible]大司馬掌九伐之法[illegible]則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illegible]有[illegible]時而在外者[illegible]故[illegible]上之[illegible]）

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征行遠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鄭氏曰綠王芻也

（爾雅曰菉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董氏曰[illegible]菉[illegible]以盈[illegible]王逸云終朝采菉[illegible]今[illegible]鄭氏說以爲王芻如常[illegible]逸時字爲菉矣）

毛氏曰兩手曰匊局卷也○李氏曰

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

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曲局言歸

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

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illegible]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昌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瞻）

鄭氏曰藍染草也（[illegible]）○毛氏曰衣

蔽前謂之襜（孔曰蔽前謂之襜蔽膝也）云衣○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六日不詹過則而不見也（長氏曰…論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言未見也尚日望而憂之又過於期而未歸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敕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吊）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韔謂射訖弛弓納于韔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繹言云綸謂是繩名徐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繳皆生絲為之八見繳文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繩繫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繩今人猶然謂之綸繩是也）○丘氏曰言君子往狩我則為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為之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以其…）

（居家所有之事而然也○朱氏曰望之切盼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敘）維魴及鱮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待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援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若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廢職…○孔氏曰…宣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又曰…謝功…[illegible]）

芃芃（薄紅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

申伯于謝使召公[illegible]之召公之勞行者[illegible]雨之[illegible]

黍苗[illegible]今不能[illegible]也 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眾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illegible]

以[illegible]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illegible]輦者[illegible]車者[illegible]牛者[illegible]

鄭氏曰集猶成也○[illegible]氏曰蓋不定之辭也[illegible]

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illegible]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illegible]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illegible]

曰五百人爲旅[illegible]從[illegible]行[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之人別而言之[illegible]

○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貌○毛氏曰謝邑也[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謝功謂邑之事也○鄭氏曰[illegible]

營治也烈烈威武[illegible]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illegible]

肅成征師之感定之功江淮夷服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轉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曰原隰既平則疆其

天子爪牙者也大臣憂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

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兖南服召穆公自爲

將士豈得辭其憂哉宣王雖深居九重而宵旰之憂

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后心以寧

當爲此真知職分者也彼憂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

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

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濕曰隰桑宜於濕潤之所隰

之近畔以生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美貌難

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

茂盛○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

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光潤如膏之沃也 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illegible]

毛氏曰幽黑色也[illegible]○長[illegible]膠固也○王氏曰德

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以人附離之甚固也

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

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illegible]○朱氏曰

謂猶告也[illegible]○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

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illegible]

之哉[illegible]○董氏

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

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illegible]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有以告衆人衆人

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遠欲謂之以此

[illegible]等歟蓋[illegible]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

愛以納補之其中其不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

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

人爲之作是詩也[illegible]

[illegible]

程氏曰詩以刺王之言作之自下國化之以下之
特言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illegible]上下之
分

白華菅兮（音姦）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孔氏曰白華茅草一名野菅菅茅之柔韌異其名菅之爲言間也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孔氏曰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縛束之○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也二者美惡其用各有其所如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則后茅則妾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黜遠我俾我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白雲則無露然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如月不得以附之也且非無雲●鄭氏曰[illegible]若雲溫潤霧合則[illegible]爲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也）猶如也（鄭氏曰猶圖也）○天之道寒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者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陳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音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滮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觀（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立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尊高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滮水流貌詩曰滮沱

北流[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樵彼桑薪[樵…]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少儀云…]

[樵注云樵樵曰樵] ○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 [○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煁音甚] ○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者反以燎於烓竈用照事物而已] [○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 ○程氏曰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孽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聞去聲]于外念子懆懆[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曰懆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懆懆憂貌] ○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邁遠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 ○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 ○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宮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甚懆然而憂悶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微賤之人不能動王也][欲使之…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朱氏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 [又視與視同○邁韓詩作怖] ○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孚吠反[韓詩…好]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下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鶖禿鶖也[…][鄭氏曰鶴] ○孔氏曰梁魚梁也○蘇

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棄鶴也（疊山謝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褒姒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逐棄也）○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雖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曾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褊淺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都礼反）

毛氏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陳氏曰卑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疧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者）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貴賤不移易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后何也）○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黃裳比此詩則多以譬喻之辭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鴆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旦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即[illegible]教載絕不成語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 [illegible] 丘阿曲阿也 [illegible] 生[illegible]

朱氏曰後車副車也 鄭氏曰後車倅車也 [illegible]

之[illegible]

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則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 [illegible] 孔氏曰古者[illegible]

○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曰[illegible]

誨 [illegible]

也 又命後車以載之 鄭氏曰車從行者也命後車以載之 ○ 孔氏曰從行遠近不應[illegible]無車 [illegible] 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 蘇氏曰黃[illegible]

[illegible]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豈敢憚行 畏不能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 ○王氏曰趨疾行也 ○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 ○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 豈敢憚行 畏不能極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 ○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

則夕極于魯邇極之爲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饔（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illegible]○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illegible]人掌繫祭祀之牲牷也禮記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illegible]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饔也○李氏曰[illegible]與牢相對可[illegible]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illegible]所愛者小所廢者大[illegible]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言有酒之旨有殽之馨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所撤之美備不肯用則於賓客宜其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普庚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李氏曰瓠葉非可以爲菹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李氏曰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以炙上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illegible]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道之（孔氏曰醻[illegible]自飲以[illegible]）
寘乃訓之寘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土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
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之屬○孔氏曰[illegible]殷武曰維女荊楚[illegible]言之是楚[illegible]）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
朝矣（直遙反）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本亦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
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
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
也（長樂劉氏曰[illegible]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illegible]皆[illegible]傷人之足害馬之蹄不可以疾驅也不[illegible]）

（[illegible]高峻[illegible]非[illegible]不可以登今力[illegible]之[illegible]山川悠遠維[illegible]勞矣者其[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盡者[illegible]間之[illegible]重[illegible]相[illegible]遠不可[illegible]手○孔氏曰[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勞[illegible]之[illegible]作[illegible]字者以古之字少多[illegible]假[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illegible]字義[illegible]通故不[illegible]當作遼[illegible]）○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illegible]詩久矣
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困之勞[illegible]以山嶺之險既病且[illegible]）
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
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
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
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
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歐陽氏

曰不皇出矣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之承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蹢蹄也（朱氏曰釋文云四蹢皆白駭蹢蹄也言白蹢之名為駭是蹢疾於餘豕○爾雅曰四蹢皆白駭與此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雨徵有豕涉波蕭蕭有豕負塗非白蹢也謂四足連雨言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盡波而去水遠之矣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好木也木為金也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也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

○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獲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歟以為言（長樂劉氏曰詩征夫遠行之所經也淡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而水之淡[illegible]詩其情[illegible]相何故其生而之作何習及於此事哉）

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幽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也若作於幽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苕陵苕也將落則黄（孔氏曰釋艸云苕陵苕黄華蔈白華茇舍人曰黄華名蔈白華名茇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緇苕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黄白而茇太陵苕之華紫亦一盛之盛就紫色之中有黄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黄）○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莆田鄭氏曰牝羊皆小今也羸瘠反皆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至於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衰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子曰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音佩）叛用兵不止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此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

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與亡去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時則氣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何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故暮之將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者將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孔氏曰從役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芃蒲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芃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丘氏曰狐本是草木之

獸人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盛德益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稱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由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自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實其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史載武王於泰誓三篇前後王爲文考至武成而崇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明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叛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使知文王之德性上

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
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傳千載學者熟此而求之焉則凡此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
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音現鄭氏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
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
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
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言大王始自邰來從至于
岐山是爲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
顯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陟
降之辭是以見帝命之時也吳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
而至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
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則上
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
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
也陳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之左右。張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格聰明
之也。蔡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此詩於天人之
際多以言之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亹亹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

[illegible]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李氏曰哉者言[illegible]
[illegible]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
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
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 李氏曰指文王令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
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
支庶則自世爲諸侯 鄭氏曰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 皆天命也
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
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
蓋言其傳世亦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

[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可謂至矣。[illegible]。董氏曰[illegible]文王集注
作媛媛[illegible]說文媛媛進也然則字當作媛[illegible]
[illegible]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
亦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氏
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 [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且爲君謀事
忠敬翼翼然[illegible]
顏氏漢書注曰[illegible]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
楨國所恃以立也思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

○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illegible]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illegible]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興[illegible]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身之[illegible]以自養[illegible]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illegible]○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爲語辭○蘇氏曰假大也○程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illegible]將行也[illegible]祭祀贊祼將之事[illegible]之祭以祼爲主[illegible]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助祭行灌鬯者[illegible]贊祼將之則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朱氏曰京周

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章氏曰黼繡於裳章黻冔皆以黼爲）
（裳也。孔氏曰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則冕服九章以繡之飾則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紋未必冔服不）
（此云黼至冔章以表之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
王斥成王。毛氏曰藎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言豈得無念爾祖）
（不顯之義）。孔氏曰汝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
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
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
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祼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
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
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
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
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

敢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
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
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藎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藎。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
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
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
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言禍自我求，福自我求，天何容心於其間哉。
（王氏曰思所以求多福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

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成湯至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同衆心能順天以王]○

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

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illegible]

[猶不可保況後王宜指此殷以監也]○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illegible]代天理物操[illegible]與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

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遏[遏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絶也]○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氏

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

○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

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

[故告之使無自絶其身哉言數紂之惡曰自絶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

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

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昔儀刑文王則天德全

矣此萬邦所以作孚[朱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有契天而萬邦信服]

○朱氏曰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

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

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国作孚

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

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之與否自天者其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明明在下王氏曰明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恃如此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嬪婦也孔氏曰嬪者曹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李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字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

行德同志意也（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呂氏曰乾以純粹精之德而不息坤順以承物理自然莫之爲而爲實而取之也王季以天錫大任以配之合以決其爽文王天作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引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下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郃陽縣洽水在其南即古郃字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王氏曰昔失其道以喪厥久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爲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爲作合）。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高高已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涘刑莘國所在也。朱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七報反）

反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俔磬也孔氏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磬則俔同也說文云俔譬諭也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若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方言曰艁舟謂之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生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光顯以其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

也文王親迎當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非制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禮著不欲出殺於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丁丈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氏曰言天既生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書

言變友柔克有和順之德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大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目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與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

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尚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騵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淺流爲洋洋。孔氏曰檀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駵赤駵赤色黑鬣也蓋亦言戎事騵因戎二而東征爲一代常法。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吕氏曰尚父吕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

也。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兵也事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華谷嚴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

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孔氏

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

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

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 莫邊反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 古花反 田節反 民之初生自土沮 七余反 漆 音七 古公亶

父 音甫 陶 音桃 復 音福 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 蒲剝反 也。孔氏曰瓞之瓞是瓝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瓝瓝小瓜也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瓜蔓近本之瓜必小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

民居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

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

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洛。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又云有漆縣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

西郊漆邑都二水東流亦猶此地故曰古公漆沮之間。孔氏曰漆沮在豳地

公亶父古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故公亶父也。孔氏曰古公亶父

字或殷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

復重窯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孔氏

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

歲之瓜常小矣嗣歲之瓞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胄

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緜

緜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

之地歷世亦緜緜然（孔氏曰非謂……語曰復……）[illegible]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illegible]

至大王而緜緜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居之由與云

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與室家之

（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illegible]

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

陽沮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

復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如字）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曰循西水涯）

（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

。荀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

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

方水崖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

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相）

宇也。董氏曰朝野王作來朝趣馬

來朝走馬飛食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周乎也

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能棄去

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膴膴（武音）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我龜曰

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閒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

曰膴〻美也堇菜也[illegible]

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餳也○毛氏曰契開也

[illegible]

曰周之原也在岐山之南[illegible]

山之南膴〻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王氏曰[illegible]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

謀〻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爰

謀〻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則又以為吉

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

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

築室也[illegible]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氏曰

迺疆理其經界[illegible]

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illegible]

往爲其事據至時從水訢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理○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

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又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廢事不爲也○孔氏曰言等佳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所六反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illegible]

此繩者之設而築之以繩縮其[illegible]○[illegible]

○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

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illegible]即下文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捄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釋文俾[illegible]本又作俾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高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捄虆也○釋文曰[illegible]陾陾衆也度居也[illegible]

○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

削屢馮馮重復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鄭氏曰五

板爲堵春秋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雉長三丈則板長一丈二尺高一丈五板爲堵堵長一丈高一丈[illegible]以爲八尺

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illegible]云鼛鼓長尋有四尺 興起也○毛氏曰鼛

以鼛鼓役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墻之意○孔氏曰

捄土入貴之於虆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

送至墻上墻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

薨薨然○李氏曰既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

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馮馮者謂墻成削治其聲[illegible]

其聲登登然○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

則營宮室也鼛鼓弗勝則人自勸功鼛鼓之節反弗勝

也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迺立

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曰明堂位云天子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不無皐門而有雉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曰伉壯也將將嚴正也冢

大也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

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

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社之名也宜祭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亦不隕韻謹反厥問音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

辮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昆音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許氏曰殄絕也

愠恚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聘曰問柞櫟也

陸璣疏曰柞櫟人謂櫟為柞棫白桵如誰反也孔氏曰郭璞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云王蒭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

曰拔挺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丘氏曰混

當為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駾突也說文曰駾馬疾行貌○呂氏

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

愠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

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兌然

成蹊徑纔理葺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

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然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

服也

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

殄絕所愠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

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畫

以王季三以文王育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

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蔥蔥輸

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奔顛鼠竄之不暇矣是

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

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

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

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兌亦作對自

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歟可專指以為

文王之詩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漸展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亡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則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illegible]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illegible]武臣折衝曰禦侮○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諸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見王迹至於文王其如締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曰方百里起[illegible]之間[illegible]克崇然後作邑於豐[illegible]之國[illegible]然其政行於西南而尸未[illegible]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而東北既集矣○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

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而省其所自生者罔〔以〕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

大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之
於穆不已也
綿九章章六句

棫樸[兩逼反]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蒲東反]棫樸薪之槱之濟濟[音璧]辟王左右趣[七喻反]之
毛氏曰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鄭氏曰白桵相
樸屬而生者 [illegible]
言樸者亦謂 [illegible]
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
盛採之以備薪槱[毛氏曰槱積也] 以喻文王養育賢
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

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人○毛氏曰峨峨盛壯也 [illegible]
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
○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趨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
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之承反]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
毛氏曰楫櫂也 [illegible] ○鄭氏曰

于征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王氏曰涇在豳地

與周近也○鄭氏曰淠淠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

之○陳氏曰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

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君軍旅皆

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與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

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illegible]）

（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天所以言章○鄭氏

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

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illegible]）○董氏曰遐

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

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

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回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illegible]）玉曰琢○

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illegible]）○王氏曰

（[illegible]）○

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

不成器非人將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著成其質則文

莫得有傳哉[illegible]○呂氏曰所

以綱紀四方經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效雖文王無爲

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illegible]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illegible]

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爲文王

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

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illegible]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

簡兮○楛[illegible]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

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毛氏曰濟濟衆多

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呂氏曰此篇凡言君子

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鄭氏曰瞻彼旱山之

麓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周家之豈弟君子

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

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

其諸異乎人之求與[illegible]

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

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

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

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

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以勞之古焉然則所謂芃芃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歎則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稃二米者也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鬯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子夏曰爵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蘇氏曰明字器不宜於褻味而黃流不飲然後瑩德則必盛德必身於福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毀於周禮引詩作䘏彼玉瓚賈公彥曰䘏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爲䘏也

中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專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賦也○毛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鴟之類孔氏曰鳶爲鴟鳶即鴟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揚子曰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遂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由周之子孫遂不

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

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旣載騂(息營反)牡旣備以享(許丈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

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旣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

曰騂牡赤牡之牲也(郭氏曰方言曰騂周用赤有所尚而騂牲者以色自周爾○孔氏曰或作者以後騂周尚而言之)○朱氏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

○毛氏曰清酒旣載騂牡旣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曰)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

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緣報而子孫受福也

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

以報祀繼之

𤣺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𤣺然盛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

乃人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今人燎燎亦使之使茂)

○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佑助○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

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燎燎君子

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

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爲枚○

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鄭氏曰藟也葛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惟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 [illegible]音 文王所以聖也 朱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illegible]以準若[illegible]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illegible]反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 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室王室也 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

○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言此莊敬之大任迺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 王氏曰爲人母妻母道盡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也 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 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 而子孫衆多 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面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專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以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

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毛氏曰宗神也○鄭氏曰宗未詳

王故稱公○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法也寡妻

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寡小君也○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

以○孔氏曰治天下謂治家○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

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

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之得其道○孟子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

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

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

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保守也言文王

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

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

而怠常當莊若有所臨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爲言其純而不已

如是

此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爲

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曰

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過也○歐陽氏

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曰事雖未嘗前學必中法
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朱氏曰自有事之有所前聞者而然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合於中道哉
戎疾大患難也烝民之困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
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
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爲也
○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斁無厭也譽
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
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譽○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朱氏曰此所以致
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鄭氏曰故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王氏曰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經言豈獨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舞詩作於大無
斁
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
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
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
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以爲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孔氏

定本皇矣上帝臨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上帝耆(巨夷反)之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居倦反)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蕭田莆氏曰耆底定也(程氏曰耆致也)(如云耆定爾功 毛氏傳曰耆致也)○毛氏曰式用也廓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矣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蘇氏曰謂)(謝氏曰之說也)○程氏曰此從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惟求民所定於是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為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此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側吏反)其翳(於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古亂反)其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敕貞反)其椐(羌居反)攘(如羊反)之剔(他歷反)之其檿(烏簟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拔起也)屏除之也○毛氏曰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為翳(孔氏曰自斃生大自)(朱氏曰其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 程氏云小木叢密蔽陰翳者也)○孔氏曰脩理之平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毛氏曰灌叢生也栵栵也(孔氏曰郭璞云栵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栵栗 程氏曰行生曰栵)○程氏

曰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檉河柳也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正赤亦拔葉似松椐樻也孔氏曰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毛氏曰檿山桑也孔氏曰郭璞云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朱氏曰檿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串習也○程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太王之初也○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絶○程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朱氏曰大王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串韓詩作痤云因也因高塡下也

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爲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絶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兊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兊者悅澤外見之謂孔氏曰兊易直也○毛氏曰對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太

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李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奄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郭璞云荒大之義猶俱爲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遽之閒○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親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以聖君爲配作周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起謂因生居在太伯王季之時也○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勉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上言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

知人之明不爲泛愛本或作汎孔氏曰汎然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毗志反必里反本作俾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作莫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和曰莫其德音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僭不濫故人賞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稱王其實君耳以其追號乃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左氏曰比親也左氏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

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爲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主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可悔○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畔音叛 援于願反）無然歆羨（歆許金反 羨延面反）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虎格反）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于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歆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譬雖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徂共皆爲國詩之亦以阮徂共皆爲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周犯周文王伐之之支●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同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荅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

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亦斷民速宥乎大雅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荅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依止也）○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

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卻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illegible]謂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得勝然後侵之）所陟之岡即爲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掠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illegible]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曰維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

謂此也芟夷此以是豐故云從竟復於豐知出非豐者以岨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李氏曰下民之往追稱之也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爲大鄭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呂氏曰仇方即崇也○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鉤援者謂梯鉤引而上援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也○毛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難不見其聲色之跡而其應之疾人之化之深不以夏大而尊也言不以遑以而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爲不以革命有所尚也○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兵革而人自服也○呂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

此而天下有密惡之甚不能化者誅而伐之則天下皆
善而王業成呂氏曰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不長夏以革雖殊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
訓詁亦當相類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
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
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是
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崇墉仡仡魚乙反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鄭氏
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氏曰連連徐也

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
馘孔氏曰王[illegible]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illegible]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
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茀茀
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
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容氏曰肆謂縱放也。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
拂戾也孔氏曰拂謂違也。程氏曰崇侯送惡當文王始伐之
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
人之伐殺其犯順者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
審重朱氏曰吉嘅下之戰也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

所以昭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崇氏曰言文王攻伐戰告祀羣神以顯附來德順從於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鄭氏曰民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於君然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穎達曰注云六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自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illegible]年之間雖非詩人之大意所有然猶足以見漢儒因此遂以為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為天子之[illegible]泰誓三篇紂尚在時武王之辭亦止曰文考文考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誓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備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呂氏曰為劉向之學說[illegible]

臺之詩曰靈臺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朱氏○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
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
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
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
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
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劉氏曰經謂揆其廣深營謂定其基趾○鄭氏曰
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
也

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氣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
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攷經
典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
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
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
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
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首四句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協若愈於毛鄭孟子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獨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遽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麀音憂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毛氏
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
文曰囿苑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麌牝麀○毛氏曰攸所

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欲速成則爲勦民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爲囿沼。趙氏孟子注曰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麀鹿攸伏則孕乳得其時○劉氏曰麀鹿易驚故雖在靈囿徒御相近不驚而伏狀見無害物之心麀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户角反王在靈沼於牣音刃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沼池也牣滿也鄭氏曰牣魚滿也○鄭氏曰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牣魚躍者魚盛則潛今牣而躍者習於在而自適也○

鄭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容於音烏論鼓鍾於樂辟廱音雍

毛氏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鄭氏曰虡也栒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孔氏曰縣鍾鼓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自植者爲虡橫者爲栒栒之上加之大版刻之若鋸齒爲之業又以綵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如鋸齒之設樅樅然也峻○朱氏曰崇牙樅樅然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大鼓謂之鼖鼓故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是也鏞大鍾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

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以水亦圓而內有此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觀者今在水而觀者也○朱氏曰王制諸李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說者以爲蓋因其水而名之即所謂澤宮也以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亦蓋有射亦爲之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以送以學子之學亦焉而己古人以業教胄子則未知亦以追二元得名以辟廱而得名然則是又以爲音樂之所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說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言後靈臺一落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表肆正論云辟廱大射養孤之處

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

胡爲以辟廱學校勸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暇御征行之邑衞無所往而不與羣後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鼉鼓逢逢徒何反蒲紅反矇音蒙瞍蘇口反奏公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鼉鼓則以鼉皮爲鼓可知○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云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孔氏曰凡聲使瞽矇爲之公事也

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

有鍾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太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求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

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永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嗣成王業天下誠法則之小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學孝思之至就大者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愼德注約出詩上下及鄭箋引易皆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董氏曰[illegible]集注本[illegible]子云[illegible]

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愼其祖父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言其所施之事其大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也蘇氏曰繇大書言其文繇繼伐者大業言其成以也

文王有聲遹由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氏曰烝君也孔氏曰烝君也所以得無為君也。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欥詮詞也从欠从曰詩曰欥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毓引詩作欥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鄷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淢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洫成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淢為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為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己之所欲也述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

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 維豐之垣(音袁)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光明之意)○毛氏曰翰榦也○呂氏曰文王不自明其都邑亦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爲賴(嚴氏曰四方於是來歸以文王爲賴藉也)

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辟音璧) 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illegible]經注豐水又經鎬去二十五里) 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上林苑中孟康曰鎬在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

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武王豈无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垂貽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鄭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本之以配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與天其本不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兩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音真又音娠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能也

○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也郊禖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玄鳥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郊禖之神媒言禖者神之也以○鄭氏曰弗之言祓也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祓除其凶左傳云祓社國語詩祓禊皆祓除凶惡之義祓之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敏字無義從介從今何之上字不成文也○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郭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王氏曰縣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與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

后稷而起也蘇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民諸詩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為後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毛詩云是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中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祈郊禖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因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精協於人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

陋而不信[illegible]物之變聖人則不然[illegible]河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詩爲[illegible]以爲怪其說蓋實[illegible]也○朱氏曰姜嫄公說姜嫄由人[illegible]履帝迹[illegible]而行[illegible]鄭氏說姜嫄見大人[illegible]顯其[illegible]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illegible]而非[illegible]亦云姜嫄見大人迹[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所非[illegible]之[illegible]矣

誕彌[illegible]厥月先生如達[illegible]不坼[illegible]不副[illegible]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illegible]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illegible]○鄭氏曰達羊子也[illegible]○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illegible]○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illegible]○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副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illegible]隘[illegible]巷[illegible]牛羊腓[illegible]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illegible]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

為牛羊所踐今乃辟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
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也又適會伐平林者）
（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寘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為）
（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為異也則又寘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冬十月而生稷冥○）
（生王氏曰當冰月故得不寒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
寘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
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訏（況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其宜反）
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反）
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唪唪（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訏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匐
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岐嶷嶷然也）○
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
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枝旟揚起也）○禾解見
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好美也（王氏
曰戎菽秀出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唪唪然多實也○孔氏曰
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后稷之
生其體質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匐
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
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
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
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
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
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

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illegible]為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

是也○說文嶷作嶷曰小兒有知○釋文岐作㞦曰岐

或作嶷○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穟穟○董氏曰

崔靈恩集注嶷作嶷說文亦云嶷字讀若[illegible]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即有邰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也○鄭

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董

氏曰集注以方為房○朱氏曰苞甲而未坼也實其房實

苞此讀其種也種布種也褎漸長也毛氏曰褎長也○王氏曰

發者其莩發也[illegible]○孔氏曰萌○呂

氏曰秀始穟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

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也[illegible]

[illegible]栗其實栗栗然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邰姜嫄之國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后稷之穡稼穡有助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

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總之○朱氏曰

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

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illegible]

固宜有君此或絶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邰爲姜嫄父母之國亦經無所考據○

釋文曰茀韓詩作拂

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横渠之説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釋草云秬黑黍秠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穈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草穈作虋音同郭璞云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虋音門)恒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本作相集注作亘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治穫既即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其曰天雖至神后稷以分未聞下穀實人也詩美后稷能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穈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抒(食汝反)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抒取出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音析)淅(星歷反)米也(孔氏曰淅米)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溞溞淅也烝烝氣也與此字別說文云溞溞淅米聲也以此米則有聲烝烝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溞蘇刀切洮徒刀切)

反浮音浮○鄭氏曰惟思也○蕭解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牲故用牡羝○郭璞云羝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羝爲牡也蒲詩文反蒲軷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軷封土以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孔氏曰山行之人以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犬亦伏瘞於軷上故音負又音倍蒲初佛反轢音歷瘞於例反傳火曰燔孔氏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以炙肉也即今○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甑釋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籩豆之實○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張氏載劉氏謀請

卜日擇士也載惟謀致齋禱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焫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亦臭也或取羝以軷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前歲所得豐年也○嚴氏曰韓詩作或舂或揄故鄭衆亦引此爲據揄音由鄭衆成亦以或舂或抌○說文曰抌抒臼也以沼切詩云或簸或舀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鄭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許乙反○毛氏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孔氏曰豆盛菹醢之器云木豆謂之梪瓦豆謂之登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是登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謂之大羹湆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盛之于豆登之實也俎實也豆登實○鄭氏曰始

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illegible]鬼神食氣謂之歆）胡

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

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

祭也（李氏曰前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illegible]言后[illegible]既有天下[illegible]以后稷配[illegible]先儒謂后[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不在魯郊卜郊成王之賜伯禽之[illegible]董氏曰先儒謂后稷[illegible]天者二王之[illegible]）（[illegible]）○朱氏曰其香

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

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周[illegible]）○李氏曰因郊天

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

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災于

天閱數千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

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illegible]）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illegible]仁）（又章末有以祈黃耇而曰尊黃耇[illegible]乞言則[illegible]也）

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

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

之然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豳風

○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韡也○鄭氏

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

也（孔氏曰親之親於心惟恐言物相疏）○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
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
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言方苞方體其葉
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
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
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
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
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
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
可疏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
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
爲内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入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
席（孔氏曰在下爲鋪陳在上爲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王氏曰設席重
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孔氏曰緝御謂續之名也）○長樂
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
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欲鋪設但遠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
鄭氏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
劉氏曰重皆僕御也以優老不嫌其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
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醓（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
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爵者明堂位注）

〇蘇氏曰醓醢蓋醓之多汁者也

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為醓有多汁以為之名也〇鄭氏曰燔用肉炙用

肝〇毛氏曰噱函也

歌者比於琴瑟也 鼓曰咢

〇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

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〇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

醓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殽則脾

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〇孔氏曰定本集注經

皆作嘉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〇李氏曰

爾雅曰金鏃

反 翦羽謂之鍭

〇毛氏曰鍭矢參亭

〇鄭氏曰

舍釋也〇丘氏曰均徧也謂內徧釋之

射以中多者為賢〇朱氏

曰既燕而射以為樂也〇鄭

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

此兩章鄭玄以為將養老夫射 以為燕射

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

謂燕射於[illegible]之後乃為之不當[illegible]

上皆先為燕射而後[illegible]

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乃成[illegible]

也[illegible]

無[illegible]

黃耇[illegible]

抱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

味薄矣

敦弓既句（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鍭（音侯）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illegible]○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

釋之[illegible]

[illegible]

曰四鍭如樹言皆著於鍭如以手植之也[illegible]

也○朱氏曰[illegible]○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

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

四鍭既均[illegible]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

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illegible]醹厚也[illegible]大斗長三尺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孔氏曰祈訓為求○黃耇解

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為之

主者則曾孫也[illegible]

[illegible]○李氏曰成王之為上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

斗以祈黃耇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

酌大斗而飲黃耇飫之也頌禱與之言皆在其中矣
不必果指一端也

黃耇台（湯來反）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鮐[illegible]）[illegible]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戎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

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飲黃耇此章言黃耇稱道在

右成王族氏祝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毛氏作八章章四句）

既醉太（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焉[illegible]

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爲但樂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沉湎於上而天下之民殺戮不休飢窮無聊朝夕相饗飲爲戒也自昔有酒者能獨樂夫惟民皆安靖於下君臣燕樂於上必其因祭祀之餘燕樂飽德及此夫太平之所致若耳乎

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京大也○蘇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孫祭至無算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所飽以德謂聚是而有得也○陳氏曰蓋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殽俎實也（孔氏曰將者以[illegible]奉之於祖也[illegible]國語）

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以爵爵以觶尸曾 ○毛氏曰將行也 朱氏曰亦奉時
而進之意 ○王氏曰昭明明德也 ○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
如此其欲其君有萬年之壽 ○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
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 呂氏曰謂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叔反 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 春秋傳曰明而未融 ○毛氏曰朗明也 朱氏曰虛
明 ○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令終善終也 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毛氏曰
俶始也 ○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呂氏
曰言君子得王明盛而又獲其善終也 朱氏曰高朗令終所謂假而又考終命 ○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
有其始矣 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
公尸又嘉告之

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
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
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
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 ○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 真樂劉氏曰靜言其絜清且美 其靜嘉言其新美 ○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 陳氏曰共其事之人 ○共
蘇氏曰王之助祭之人也 ○鄭氏曰攸所也 ○蘇氏曰攝檢也 ○孔氏
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 鄭氏
曰其豆二物絜清而美故平氣和所致 ○王氏曰其設之也不共 莫莫為豆孔庶而無同意也 ○陳氏曰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
儀 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 傳所謂齊

敢慢與既齊既稷[illegible] 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illegible]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 永錫爾類

鄭氏曰[illegible]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illegible]

以[illegible]。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嚴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以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 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 董氏曰壼者自內以達外也 。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 孔氏曰[illegible]

僕即祚也[illegible]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 爾祿君子萬命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 下氏曰屬也 。孔氏曰前章言以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大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 爾女士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于眷反 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蘇氏曰[illegible]以女士而其

子孫無[illegible]賢者[illegible]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鷖烏兮反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祈支反

祖考安樂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衰之成之能持盈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據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云鳧沈鳧郭璞曰似鴨而小長至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鴨陸機曰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鳧屬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紂王尸者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以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為猶助也

鳧鷖在渚之与反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在潨徂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氏曰

于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亹山絕水也孔氏曰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illegible]水流峽山[illegible]洪[illegible]州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今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音又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作嘉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
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
威儀言人之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
之王者之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
己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不解佳買反
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者
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孔氏曰諸侯也○董氏曰百辟
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塈息
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
○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
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
泰誓言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
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
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
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
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
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
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

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
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史記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
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氏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之甚微以成其盛以遷其後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
于橐託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七歷反揚
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埸畔也疆
界也積委積也餱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
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可以盛食亦盛食也是其小也
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司以寧人見其亡也○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毛
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
曰戚斧也揚鉞也音越孔氏曰戚揚俱是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
○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
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竄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
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
成王○李氏曰言厚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
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餱糧思
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
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
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
為在邰有疆埸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

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後與疆埸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埸積倉固在其故處也先是己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並記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以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遥）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徧居之）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璞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鄭氏曰廣平曰原言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illegible]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巘（魚輦反）本又作甗

蹐攀跋涉艱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

刀也以如是之佩服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
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胥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
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
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
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橫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
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
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
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
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

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
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
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
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
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
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
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覯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
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
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蹌蹌濟濟者禮容之

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
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君子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
也孔氏曰乃使人適其羣牧執豕於牢中以爲殺酒之數 酌之用匏以質也
謂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
維也公劉之爲君也此如曰君之者言公劉之
整居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
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欒盈
子以奔楚二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
以歸當與刑發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謀之計猶必立
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
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
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向故以日景定之大
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相度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視水泉以灌溉 。鄭氏
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
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
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
曰大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
三軍一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既
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軍三單何也前既溥復蕃其
民是爲既庶既繁矣今之所謂僅足三軍則三單大國之制

於是始為大國則其實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為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産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古禾反)止旅廼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絶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總叙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為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豳也日以廣矣○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涯也○鄭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止旅廼密芮鞫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illegible]有方興未艾之象矣而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illegible]

泂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illegible]若

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泂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餴餾也孔氏曰孫炎曰蒸之曰餴均之曰餾謂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朱氏曰餴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嚴氏曰行潦汙賤之水苟酌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遠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罍祭器孔氏曰周禮大宰之祭祀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罍亦有器以盛酒故言祭耳。横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滌洗名。鄭氏曰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風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

此章兼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出化鬱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奐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奐優游閑暇之意亦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其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

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德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昄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土宇既厚惟祝其弥亦性長爲百神之主而已天子
者自祐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
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
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茀（方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茀
福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
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
成王所以弥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
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
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
鄭氏曰則法也
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
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
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
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
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閎衍可
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
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
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
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張仲孝友而蕭爾

望之亦謂張敞討輕非師傅之異時此意也

顒〻卬〻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毛氏曰顒〻溫貌卬〻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〻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為四方之綱紀

此章與前章相承言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〻卬〻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〻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〻於害反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翽〻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〻然○蘇氏曰藹〻衆多也○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翽〻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〻王多吉士則維士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〻愛也非邪媚之謂也

自此以下實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從衆也

鳳凰于飛翽〻其羽亦傅于天藹〻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

亦傅于天言布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〻布孔反萋〻七西反雝〻喈〻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朝陽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鄭氏曰岡山脊也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処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矣

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盛雝雝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所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諧非形容所及也有其實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之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遂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緣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凡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懿王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乞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汔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告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憯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illegible]也[illegible]即其近者釋文曰[illegible]檢字書未見[illegible]書詩以能爲恣則此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縱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呼昆反怓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讙譁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舉者謙辭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

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叶得)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

○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

此章論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也泄去也(鄭氏曰泄出也發也)醜眾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為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蘇氏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音遣卷)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凡伯國畿內之國)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丁但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嚴氏曰卒癉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蘇氏曰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告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者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 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旣已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以誠信 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俱衛反 無然泄泄 以世反 辭之輯 音集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 音亦 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 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爲欣欣泄泄然不懼 是不能以服民心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五刀反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 初俱反 蕘 如遙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亦同僚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 陳氏曰責其用事之臣 ○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嗸嗸也芻蕘薪采者○鄭氏曰及

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爾同官俱爲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謷謷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況多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反)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蹻蹻驕驕(李氏曰說文蹻舉足高也以見高之意是驕之意)熇熇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熇熇火熾)○蘇氏曰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破國家)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發藥同意)

天之方懠(才細反)無爲夸毗(苦花反)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懠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形體以順從於人)殿屎呻吟也(說文作唸㕧)([illegible])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誰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謂也)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王氏曰民方殿屎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

莫惠我師多賚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氏曰攜取言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與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總其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羊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盡說鬼神如言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昭著萬物鑒察只在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宮内廳書陵部圖書寮文庫藏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二十七至三十二終卷

圖書寶
書號 6728
冊數 6
函號 401 19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吐黨反)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歎商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 ○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亦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篤于呼天之辭也 ○毛氏曰辟君也 ○鄭氏曰多辟多邪僻

衆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
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
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蓋若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
如此○呂氏曰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
以亡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蒲侯反）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
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
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

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
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親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
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
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
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毛詩曰隋銎（曲容反）曰斧（説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銎

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周公於殺其身潔身而[illegible]之難則其身將及於四方知其[illegible]周以[illegible]矣然序未免於小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升以為擑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遒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遒集本作揫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遙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illegible]廷所以[illegible]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

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王心悟而事亦思國
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
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
不成言今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
謂之籩木豆謂之豆（[illegible]）
（。爾雅曰[illegible]）
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
伐柯所比者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
遑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
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
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
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緵（子紅反）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
也（[illegible]）。陸氏草木疏曰鱒
似鯶（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魴解見敝笱。釋文
曰袞衣六章之衣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

上公但畫降龍同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繡於裳）。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尊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鴈。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此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其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所以及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上氏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逆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心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詩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

下上誠懇切至

意求一字之過而失一篇 苟能玩之
之詠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
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
詩亦有初發語後之意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罭○毛氏曰跋躐（力反）也（孔氏曰前行曰躐）○孔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疐跲（其劫反）也（說文曰躐踐也）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遜而辟居也（劉氏曰公孫公之孫謂周公）○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曰履人注曰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舄禪下曰履○王氏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几几絇貌[illegible]舄頭飾之[illegible]上絇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illegible]也○朱氏曰[illegible]重總於力反[illegible]紩用反）○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網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

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之若犬羊然有欲故唯可怖胥為聖人無生以天地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萬物不能易也福禍貴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喜堯大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其戚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几几○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掔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掔掔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德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

害本實先撥蒲末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紂為惡盈滿而禍敗窮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周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然則己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

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抑抑者威儀靜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王氏曰儀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

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

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

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

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是懼於罪

也

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

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褻成俄至使賢者

皆不敢修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

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

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

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効之矣○歐陽

氏曰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

○毛氏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

法也○蘇氏曰人君必先從賢臣內修德以服天下然

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

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所以爲國者畧備矣

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

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定其命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而熟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湛都南反下同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以王興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淪倫逷他歷反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爲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崇尚者○毛氏曰淪率也○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厭棄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也○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逷

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習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爲潔除以爲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虞幾免陷溺也○令氏曰洒埽廷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酒貪圖飲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擯蠻夷而逖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柔者巽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門音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讎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

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交君子和柔其顔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愼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

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愼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効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誑小子耳非其

理也

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

荏(而審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資性之如何也○横渠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

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爲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

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歐陽氏曰爲盈不
自循○范氏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
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
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
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誨爾
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
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
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
我藐藐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
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
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
○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
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
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
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私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
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
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
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

告也

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芮伯此刺者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封國云國在馮翊臨晉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音況〕填〔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也瘼病也○孔氏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陰○王氏曰及採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庇蔭而瘼矣王失德剝喪然以庇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爲喪其義未聞況爲滋訓則益滋乎故況爲滋也○釋言云塵久也塵填古今字以之塵則塵填古同故塡爲久也〕○釋文曰兄本作況○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倬則明以大也〕號天而訴之也○鄭氏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禍以為燼（[illegible]）○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氏曰欲避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illegible]）○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剝禍由王致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毛氏曰土居也圉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痻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

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此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
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毖愼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爵次
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謂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胥相
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為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
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敘
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
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
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鄕也僾唈荓使也○鄭氏曰使人唈然如鄕
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唈者愛人氣不通息之貌也○蘇氏曰君
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唈而不息○李氏曰民
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
以竭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
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
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
好者稼穡可寶言以祿養賢者而刺延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
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

又蝗類爲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
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瘵病也恫痛也具皆
哀矜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然與此贅同）荒虛也○朱氏曰旅與膂同言困之極
無力以念天禍也○王氏曰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
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考之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
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瞻仰者以
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猷于衆考察慎擇其相○
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爲善也自有
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盡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
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
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
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
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甡甡衆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鄭氏
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羣耦行甡甡然衆多
○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
無不窮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

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不敢諫諍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故欲其亂亡故安為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經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為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王氏曰中垢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

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若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罵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為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為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瑳之也鳥飛亦時為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横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誦之所言亦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赫予至誠盡以天下之事忠告之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深固嚇我是也

彼言之朝舉無信而俏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王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臧之呂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歌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此詩本[?]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反覆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閔前其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其亂飢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退去而傷今也九章言君驕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亂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疏棄君子者由小人之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僚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 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在甸反臻側巾反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一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飢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舉祀之變禮不舉矣。○蘇氏曰禮有之以荒則索鬼神祭之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李氏說文曰爞爞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言上下者物皆有禮故神之物酒食之屬皆其物也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牲以幣帛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頫臨也。○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可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毛

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

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子然盡遺言大

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子然

而無復有遺[illegible]焉○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

遺餘而為尚不翔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旱

氣炎炎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蔭而處[illegible]衆民之

命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

卿士也[illegible]

[illegible]○歐陽氏曰父母

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許予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

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illegible]魃

旱神也惔燎之也○鄭氏曰旱氣生魃而害益

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群公先

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

矣而莫之答故曰何為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

去以避[illegible]無以我害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

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

寧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遜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為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憯曾也○鄭氏曰瘨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以社以方是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為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憂患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為禮則無友紀○黃氏曰友宜作酉）○鄭氏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其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於掌道王之安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營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潁濱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

何朱氏曰果何為乎季布傳無他之理何當為无聊賴之義○蘇氏曰理□馳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與之一而不能於是歎曰將使我如何其居哉○釋文曰里本作瘦爾雅作悝悝苦回反爾雅釋詁云悝憂也○毛詩曰悠悠我里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卬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天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渴望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扶又反平能建國親諸侯褒音保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

是九夫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嶽非專於中嶽也與漢法同然○孔氏曰其山高大上
至于天○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
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
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
澤於天下

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
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
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亹亹申伯王纘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亹亹勉也纘繼于於法式也申伯亹亹然勉於
德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
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申國在南陽宛縣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孔氏曰申伯之賢當
使南國法之○王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周之所
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
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
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
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
法於南邦因是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庸

也。徹者，定其[illegible]收其賦稅也。孔氏曰：九夫為井，[illegible]而當[illegible]井。○[illegible]氏曰：徹，[illegible]之法也。○[illegible]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蔡氏曰：[illegible]治事之官也。

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illegible]人家臣也。[illegible]有[illegible]私人。○

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昌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亡角反），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居表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由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

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

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頷之金，有[illegible]，謂[illegible]有[illegible]謂膺[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由[illegible]濯

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漸遣之以大路

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

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贈，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

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illegible]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故以為寶。諸侯之常圭，自九寸而下。[illegible]諸侯所恒有也，宜[illegible]非所以合瑞，[illegible]介圭以作

爾寶，則加明[illegible]也。○毛氏曰：近，己也。之，鄭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近

焉，以常乳也。

得焉，[illegible]其[illegible]用近[illegible]。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

申之[illegible]如彼[illegible]。

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

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鎬京而後適申故言北苟還鎬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款留延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粻者令廩當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言申伯於謝之事王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積糧以其先具其糧食在道無乏絕之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曰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

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行者御車者也○朱氏曰嘽嘽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鄭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輔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如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作其間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此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語已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骸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
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
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
之常故曰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
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
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假于下言
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彛好德也蓋有是
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

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毛氏曰
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
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圖書寮

鄭氏曰百辟百君式猶法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為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覩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為是官矣為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與聞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

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乃哲之發哲乃明之藏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人保身乃己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豈古之所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者无一毫怠忽者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所性皆是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

又言其實以充之

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言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諭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陳氏曰圖者圖謀之 朱氏曰儀度也我[illegible]其[illegible]者之[illegible]則惟仲山甫而已 。毛氏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袞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之君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遄市專反）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氏曰式（語辭）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越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孔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雅韓奕 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為侯伯也。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欽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晫。陳氏曰

梁山禹治水其功有彼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
鄭氏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
古之恭字或作共榦作楨幹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
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
為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纘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
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
不復改易當率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享侯
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者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
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音弗錯衡玄衮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錫音羊
鞹苦郭反鞃音弘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脩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大之四
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氏以為諸侯以介
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朱氏曰覲禮侯氏執圭贊所以合信
也。朱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圭以入覲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為享之物人
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
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
為旂蘇氏曰善旂之善色者也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
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
者然則綏者亦交龍為旂建與旂共一竿為冒蓋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簟茀漆
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
為之此車釋所乘由漆席藩蔽以漆席為蔽明古車亦等漆之也
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孔氏曰玄衮以玄為衣而畫以衮
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

金鏤之今當盧也 孔氏曰馬纓鏤以金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當盧者 [illegible] ○毛氏曰鞹革也鞃軾中也 孔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淺虎
皮淺毛也幭覆式也 孔氏曰 [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曰鞗革
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 孔氏 [illegible]
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綼後建之 [illegible] 後衡在左
右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 音徒 顯父 音甫 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炰 白交反 鼈鮮魚其蔌 音速 維何維筍 [illegible] 及蒲其贈維何乘
馬路車籩豆有且 子余反 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軷祖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
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氏曰屠地
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
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鄭氏曰炰鼈以火熟
之也鮮魚中膾者也○毛氏曰蔌菜殽也○鄭氏曰筍
竹萌也蒲深蒲也 孔氏曰 [illegible] 贈送也王既使
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
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
籩 [illegible] 然榮其多也 朱氏曰 [illegible]
親禮燕樂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
[illegible] 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 七喻反 汾王之甥 [illegible] 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illegible]安縣也[illegible]汾水）姊妹之子為蹶王之甥蹶父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illegible]○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為之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illegible]○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僞反）韓姞（其一反）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甫甫麀（音憂）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毛氏曰姞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曰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illegible]）○王氏曰韓侯取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卑微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

之所頸要而威儀備且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事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燕蹶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韓侯既受北國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為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藉稅也公羊傳曰什一而藉其籍為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貔曰執夷○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熊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猶今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刀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之水與江合東流也按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之南魯泮所伐淮夷應在淮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

須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成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事國以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無有叛矣乖爭者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滸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

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

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
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
先祖康公[illegible]○毛氏曰敏
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寖寖無聞矣至穆公
始復敏於從事以濟其烈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illegible]文人
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
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
祖○呂氏曰釋黑太卣中尊[illegible]以寶[illegible]
而陳之則皆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
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
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受山川
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
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
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成也○
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illegible]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

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
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頌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
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辭也○王氏曰所命
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
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脩我戎

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以有世功於是尤
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
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
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為
大司馬（李氏曰按譜曰重黎氏其在周為伯休父其後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為司馬氏是程伯休父）
（皆為司馬）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為王謂其內
史大夫尹氏故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
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副六大師掌其戒）
令○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

之上而混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遂其民○鄭氏曰
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
曰常也下也比地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
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旣命皇父而此章又
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
命司馬以六師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繹音亦騷音
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
○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也緊也○毛氏
曰遊敖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
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
天子言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
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濫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
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旣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
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卽進而
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
淮水濆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虓然
○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
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
摯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也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鸇之類摯衆鳥者）
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毛
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孔氏曰兵法有動
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
喻○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
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
○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朱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
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
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者此
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驕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毛氏曰塡久厲惡瘵病也○歐陽氏曰述民呼
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
惡謂即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

氏曰瘳平也○嚴氏曰蟊賊之害禾稼無有
止息時靡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
毛氏曰人此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蟊賊
是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
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蟊
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說音脫
嚴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
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
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甚者昏則婦言是
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
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
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
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
之鳥喻褒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師
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郭氏曰長舌喻多言○
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
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
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宮内廳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鞫窮也○毛氏曰忮害忒變也○鄭氏曰婦人
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忮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
始也譖其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乍惟其
口之出而已○鄭氏曰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
·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乎何尚爲惡而未已也○鄭
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
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
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氏曰婦之不宜于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子
·[illegible]子之從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

圖書寮文庫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狄
閑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
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
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而不忌顧於予胥忌而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忠賢之大臣胥忌則
疑與王爲善者乎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
而不弔不祥不愼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愼
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
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
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幾近也

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優矣
維其棘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
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觱沸其貌湔
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已不後已
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藐藐高遠
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鞏固其命○
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
脩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末能也幽王之國亂自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

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鄭分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
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
喪亂也瘨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
○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竟盡空虛（陳氏曰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潰潰（胡對反）回遹（音聿）
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蟊賊以潰其內椓夭
椓也○朱氏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蘇氏曰昏椓
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然邪
僻○王氏曰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則言所
使靖夷我者亦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
不夷同意
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丁簟反兢兢業業孔填不寧
我位孔貶
毛氏曰皋皋頑也○王氏曰皋皋然緩而不共職訿訿
然以苟訿為事乃曾不知其為玷也○朱氏曰小人在
位自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
也業業危也天〻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
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
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七如反我相此邦無
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
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浮草也○王氏曰民蕩析
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鄭氏曰潰亂也○孔
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反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朱氏曰

昔之富者寧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若此之甚也

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鄭氏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一爲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粺以況小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也兹益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兹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紛亂之事焉曰兹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裁（音災）我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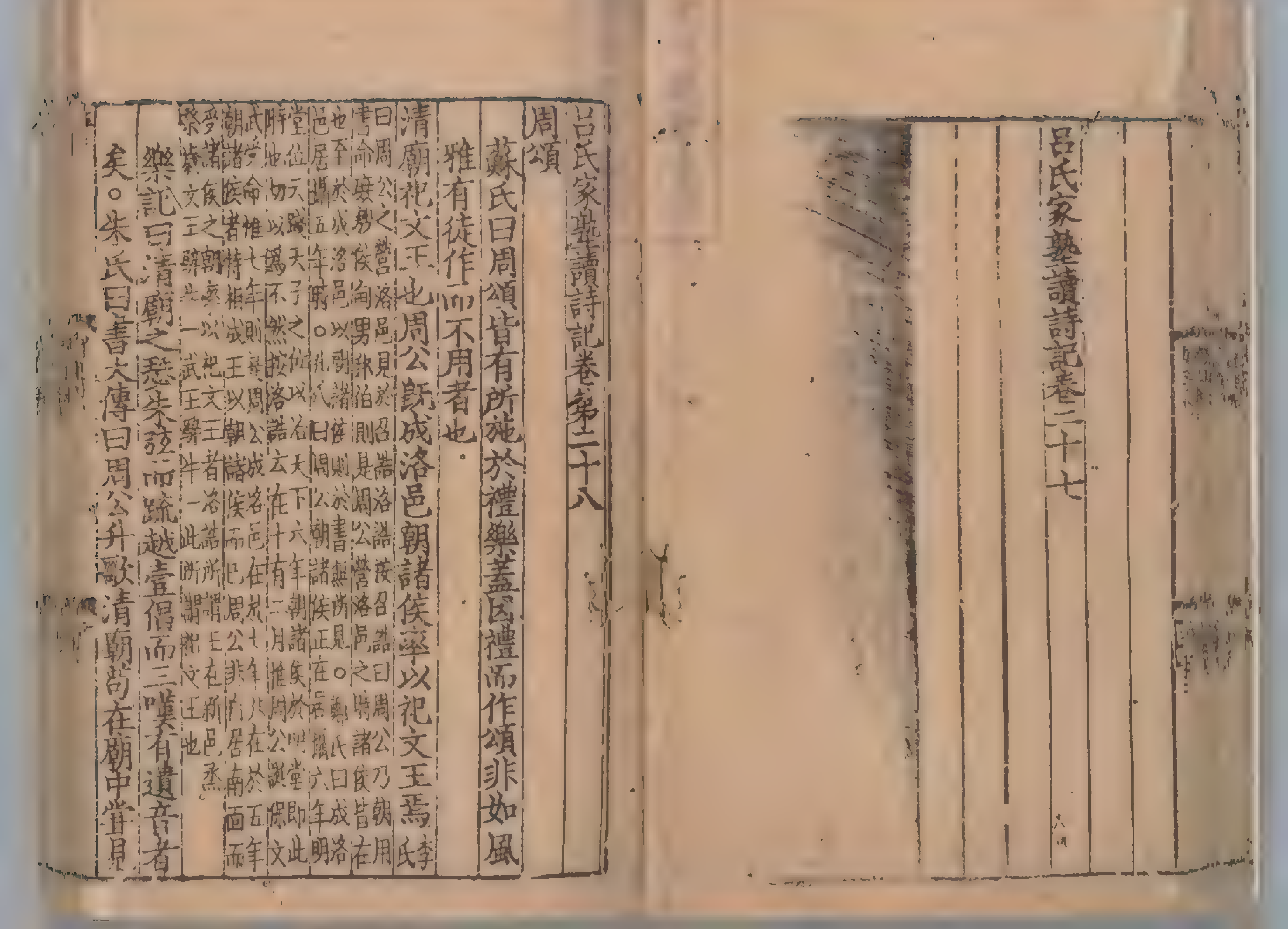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孫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裁我躬乎（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切以爲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只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所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

文王者愾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大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雝和相助也。蘇氏曰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在廟以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見尊奉也。朱氏曰斯語辭也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恭敬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武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所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間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矣）○王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聚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一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

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武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盖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則象箾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箾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合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大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音召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

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前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御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服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成功則繼緒之不[illegible]。鄭氏曰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

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之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小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與善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彊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於乎前王不忘姑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大音泰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

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

。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

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靖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世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

始也。李氏書曰說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但月令季秋大享帝[illegible]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音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illegible]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illegible]特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後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

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畏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蓋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孔氏曰巡狩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武三十三書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以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曰舊章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侯驚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褒賞黜陟之典式序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田兵而收

藏之與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猶粱肉武猶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胡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執競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云奄覆也皆以奄爲覆二字同訓爲已有也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

而歆福爾（語祭祀之）時鐘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祭終歆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之求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朱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此詩周公所作也○李氏曰[illegible]周公所作其餘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唯舉其詩[illegible]不可得而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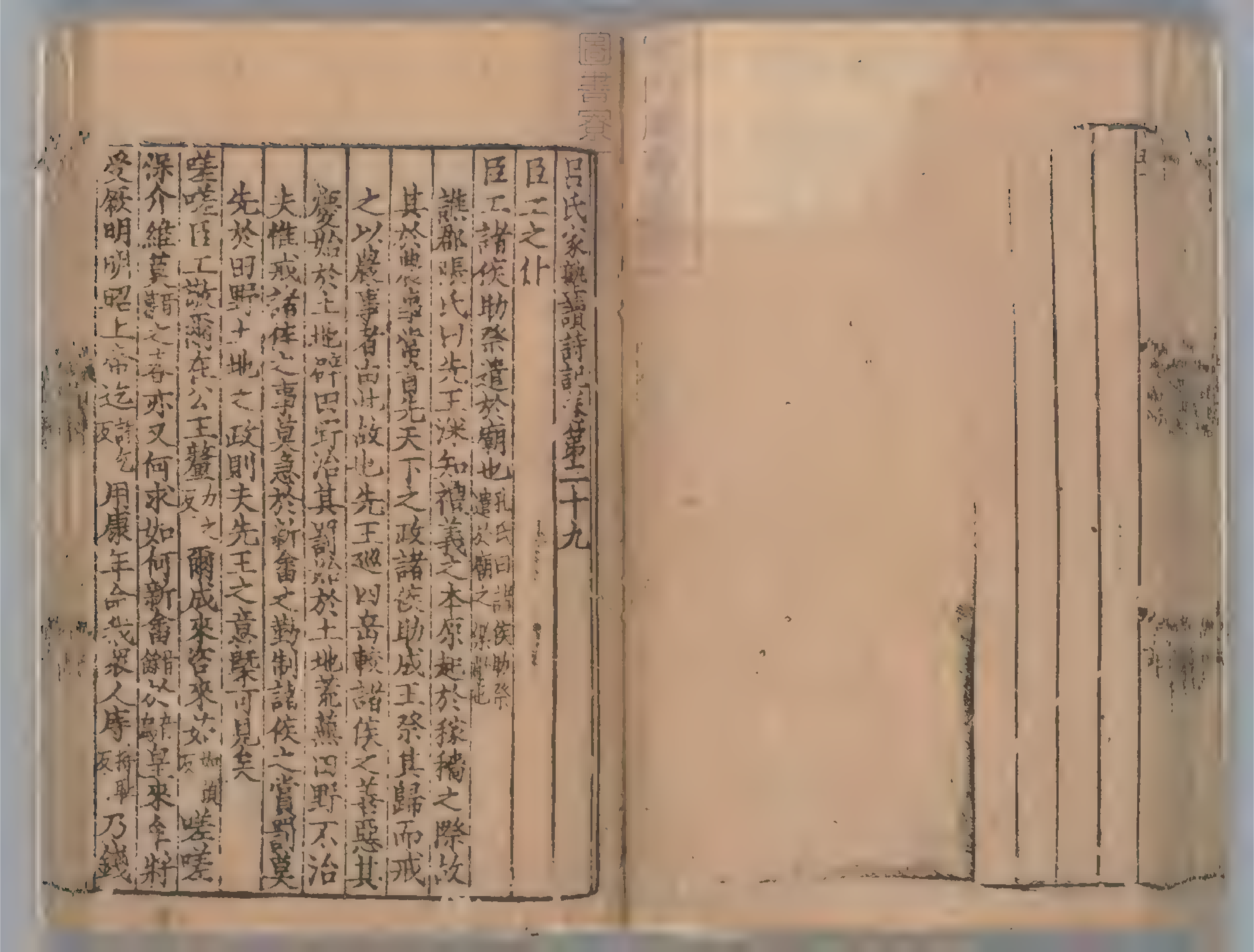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眾民之命[illegible]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illegible]廣雅又以來為小麥也牟大麥也[illegible]○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以來牟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己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臣工之什

臣工 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見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皆出此故也先王巡以省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讓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釐力之反來咨來茹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之春莫音暮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畬音餘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迄許乞反命我衆人庤乃錢庤持耻反

子䦆鎛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鄭氏曰茹謀度也○[illegible]氏曰保介蓋保其君而戒之也[illegible]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為古者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莫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兩說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祭享摘用夏正祭祀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illegible]氏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曰將大迄至也[illegible]是於美康年樂歲眾人蒸民○王氏曰言命我眾人則諸侯之眾莫非王人○毛氏曰庤具錢銚孔氏曰說文曰銚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銚鎛鎒孔氏曰李巡曰鎒也此其變也其鎒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法古禮器作六寸所以入苗間未知孰是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鎒然後成農是已者皆農器銍穫也孔氏云[illegible]○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卿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彼嘉穀以為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illegible]○王氏曰為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眾人各

序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已觀銍艾矣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當遇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於其反嘻許其反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孟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也雩而祈穀之文四雩以龍見為候在三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朱氏曰郊祀祈穀見二雩也不并引者以傳無祈雩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

○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私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為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耕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之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蘇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

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illegible]也振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illegible]在西有[illegible]辟雍[illegible]其[illegible]鄭故曰西雝○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朝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illegible]）○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illegible]）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為酒為醴烝畀祖妣（必履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illegible]○朱氏曰亦助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illegible]則稟之所容藏米

兼[illegible]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illegible]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illegible]也。毛[illegible]皆備也。[illegible]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illegible]者黍利下濕[illegible]稌[illegible]多稌縣所不利也[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為酒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進與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illegible]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illegible]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之[illegible]。朱氏[illegible]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illegible]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illegible]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illegible]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簴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illegible]。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illegible]鞉鞉鼓也[illegible]。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柷木椌也圉揭也[illegible]

大柷用木形如漆桶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朱氏曰柷敔所以節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孔氏曰簫編小竹管為之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管如篴併而吹之○孔氏曰管如篴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喤喤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朝庭業虡鼓鞞應田縣鼓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鼓手而奏之○王氏曰簫管也尤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雝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以此為盛○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九成之成謂終也編更而奏焉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灊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於宗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季冬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

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糝也孔氏曰糝積柴養魚○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毛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大祖后稷○朱氏曰禘法周人禘嚳以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音佑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孝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

禮不王不禘禘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紹成之業其君臣賢聖興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嗣王位而行禘禮而膺眉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

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鄭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

載見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七入反)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為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為旂○毛氏曰陽陽言有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緝熙大其純嘏以為君臣皆受其福也○鄭

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禀受法度其忠
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以此僭壽之福以
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孔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 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詩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且七序反敦都回反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

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
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東歸之馬而來威儀
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敬
也有以賢美之故王言之○孔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
信○蘇氏張氏曰宿宿者九一宿者再也信信者九再
宿者再得也○鄭氏曰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
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
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
○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
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而後克其用力衆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以昔者所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戒懲之理如此其語以威福則當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以陳之歌也用以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呂氏曰大武武王没而象武之功之○舞者武以象之冠者舞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旨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子謂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遥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illegible]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因作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庭直也○鄭氏曰嬛嬛然孤特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文武之業崇[illegible]化之本也○鄭氏曰皇

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然無所依怙

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武王終身能孝，能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illegible]。○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勤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illegible]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之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illegible]將予就之，繼猶判渙。[illegible]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illegible]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悠，遠也。○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illegible]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為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身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若自以為幼稚未堪

王室者也。李氏曰紹文王之道于上下俯仰於家

未[illegible]。曾氏曰武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

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illegible]言以文王之道追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illegible]然[illegible]皇考則

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illegible]群臣進戒嗣王也[illegible]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illegible]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illegible]時仔肩[illegible]示我顯德行[illegible]

朱氏曰[illegible]易之易不如

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未

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

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

氏曰群臣進戒[illegible]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

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

天無日不臨臨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illegible]

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

能敬[illegible]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

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熙大而至於其道光明

然猶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

修之德行也 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螫（音釋）

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毖慎也。鄭氏曰懲艾也毖慎也始允信也。

王氏曰荓使也蜂之為物善乎螫。（毛氏曰荓摩曳也。孔氏曰摩曳謂牽引。李氏曰古今字書荓蓋從曰謂相牽引入於罪也）。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

大者（孔氏曰陸機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李氏曰蓼辛苦之物也）

。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

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

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

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

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

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

也（蘇氏曰桃蟲鷦鷯鳥之小者也後大而為鵰以喻小者之為大也。補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以為小而忽之諸兆蟲化為鳥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

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莫予荓蜂言莫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

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

諸侯百畝籍之言藉也借民力所治之田故謂之籍田。孔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鄭異月俱在春前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實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嚴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隰徂畛之忍反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尺叔反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反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豔反其傑厭厭於鹽反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載穫戶郭反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音姊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必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芟草不[illegible]是除木曰柞。○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曰[illegible]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眾子弟也。○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朱氏曰以謂其人[illegible]能左右之者也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以謂左右之人所左右。○李氏曰嗿眾人飲食之聲也嗿眾聲也。○鄭氏曰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李氏曰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往饁之夫者則愛其婦婦亦依其夫言相慰勞古也。○毛氏曰略利

也。孔氏曰疏曰王肅以為治載為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illegible]。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illegible]傑苗厭然特美也[illegible]。蘇氏曰緜緜[illegible]也。毛氏曰麃耘也。蘇氏曰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積也。孔氏曰[illegible]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illegible]含氣而生長而上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衆苗之苗也。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

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illegible]胡考者壽考也。李氏曰胡考者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illegible]。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為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進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illegible]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饟伊黍[illegible]其笠伊糾[illegible]其鎛斯趙
以薅荼蓼[illegible]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
挃挃[illegible]積之栗栗[illegible]其崇如墉其比[illegible]如櫛[illegible]
以開[illegible]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illegible]牡有捄[illegible]其
角以似以續二古之人

毛氏曰畟畟猶測測也[illegible]
○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糾然笠
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薅拔田草也○毛氏曰蓼
水草也[illegible]
[illegible]○杜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毛氏曰挃挃穫聲也

[illegible]栗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
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或有來視汝謂婦子來
饁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則言婦子行
饁之器與所饁之物也○鄭氏曰諸者見戴糾然之笠
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
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
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其比迫如櫛齒之
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
子寧止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言其
樂○鄭氏曰於是殺犉牡以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
與來歲繼往歲也[illegible]古之人廢幾不替其先也○釋文
犉作犉曰本亦作[illegible]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曰[illegible]○[illegible]

絲衣其紑音浮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音兹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不敖五告反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 孔氏曰[illegible] 絲[illegible]也○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 孔氏曰[illegible]○毛氏曰[illegible]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鄭氏曰[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呂氏曰自堂徂基亦[illegible]所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鼎及鼒鼎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覆[illegible]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觩然設兕觥觵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讙譁不敖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觵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毛氏曰[illegible]

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illegible]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illegible]王[illegible]

於鑠音爍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到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歎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之[illegible]繼

爾公若武王用師實天下之王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illegible]○鄭氏曰類也禡也[illegible]○朱氏曰[illegible]

桓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鄭氏曰[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

武[illegible]。○李氏曰士與能

繹之士[illegible]間代也。鄭氏曰皇君

也。王氏曰[illegible]大[illegible]以有凶年

桓桓[illegible]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

之武志矣[illegible]為天命匪解[illegible]武王匪

解故天命亦[illegible]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

獲豐年之祥[illegible]而不厭也故武王桓

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illegible]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

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發也

桓一章九句

賚 [illegible] 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illegible]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

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illegible]我往以此求定。蘇

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

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

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

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

王之德以成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 [illegible] 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般樂也[illegible]〇[illegible]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嶞[illegible]果反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

敷天之下裒[illegible]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也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〇王

氏曰[illegible]山謂之嶞嶞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川

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〇蘇氏曰允猶道也翕河大河受

衆水者也[illegible]陟其山嶽而道

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荅

其功者此周之命也〇呂氏曰裒時之對者裒其神而

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〇卷末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illegible]

駉[illegible]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illegible]〇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illegible]有皇有驪力知反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illegible]坰遠野

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氏曰
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illegible]氏曰
坰之野其水草美既[illegible]害於農又使其得其所養●毛氏云[illegible]傳曰[illegible]也○
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驪[illegible]黑
[illegible]則[illegible]黃白曰皇孔氏曰[illegible]黃白[illegible]純黑曰
驪孔氏曰夏后氏尚黑[illegible]驪[illegible]黃騂曰黃
孔氏曰黃騂者[illegible]謂黃而雜赤者[illegible]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
駑馬孔氏曰[illegible]二百一十六匹為一閑[illegible]其三種別為一閑[illegible]良馬[illegible]戎馬[illegible]田馬[illegible]
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
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彭張也
●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illegible]馬也乃[illegible]

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
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
竟已乃至思馬斯臧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佳有駓符悲反有騂有
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 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体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
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
令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
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蒼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令之
令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

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驒(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鬣馬之騣也)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駵是色之名說者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皃○毛氏曰善走也)○鄭氏曰斁猒也無猒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曰驔(孔氏曰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毫毛在骭而白者名爲驔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

○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藏才作德者其効也與德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備必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二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駜馬肥強貌[illegible]

之用白公先致其耕食假而頌黃 。孔氏曰四馬曰乘。鄭氏
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明猶明其職
也。毛氏曰振振群飛貌以興潔白之士。
歐陽氏曰興鷺取其脩潔……也……鄭氏曰……皆
以舞下則。毛氏曰咽咽……也。鄭氏曰于於胥
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
燕之以禮樂……之……路……之集且醉者或起舞以相
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飲以遂
其歡君臣於是日……樂也
有駜有駜……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
臣盡其忠者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 二十

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則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群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色青黑之鄭氏曰今之鐵驄也。鄭氏曰
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
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與君富也有……頭。
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孔氏曰……能……

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之而欲絲之則
頌所尚亦以今此詩之言甚其而女則搖之辭或
以君臣而為此詩可也而孔子錄之何乎樂同之是
以錄之錄其所何而宗廟所不可以見孔子之所以為詩之旨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
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孔子不盡以
證周書盡信之言必有瑕者要不以辭害意則已矣此
之所自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反 鸞聲噦噦。呼會反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氏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泮宮文闕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戍以為東西門以南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

○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茷茷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釆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温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茆鳧葵也[illegible] ○鄭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 ○朱氏曰醜衆也 ○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illegible]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服羣醜[illegible]之長[illegible]之羣醜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illegible]二章言僖公之數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良賢之飲酒也 ○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 ○毛氏曰假至也[illegible]假 ○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言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 ○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illegible]淑善也因所虜獲者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 ○朱氏曰或謂僖公

未嘗有淮夷之功而頌禱之詞[illegible]此詩乃
頌禱之詞[illegible]亦非實有是功耳下章放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吴
不揚不告于訩[illegible]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並無
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
彼東南[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鄭氏曰東南
斥淮夷[illegible]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毛氏曰皇皇美也
○鄭氏曰吴譁也○王氏曰不揚譁也○朱氏曰烝烝
皇皇盛也不吴不揚肅也○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訩和也○李
氏曰人心可謂盛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私則
忿而爭[illegible]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行伐有逖遠
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吴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
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
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觩弓健貌[illegible]毛氏曰五十矢為束[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
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illegible]○朱氏
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
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與戎精練士卒競勸故能
克淮夷其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
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于嬌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

淮夷來獻其琛勑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illegible]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氏曰懷

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

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

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王氏曰琛寶也元龜

尺二寸[illegible]○鄭氏曰大猶廣也○毛

氏曰賂遺也南謂荊陽也○鄭氏曰荊陽貢金三品○

孔氏曰淮夷來魯[illegible]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

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蘇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illegible]

閟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

[illegible]稙[illegible]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

有秬[illegible]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

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

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

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曰閟宮者魯之[illegible]廟

也[illegible]

[illegible]

閟○毛氏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氏[illegible]也○毛氏曰

枚枚礱密也[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也[illegible]赫赫乎顯著
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illegible]依其任之又無災
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
[illegible]
[illegible]稑[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也○鄭氏曰
奄猶覆也○朱氏曰[illegible]而享有[illegible]播種五穀猶
天所降也奄有下國[illegible]封之邰也○鄭氏曰秬黑黍也
○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
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
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illegible]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敦[illegible]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
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邠
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
有天下推其衰盛之由故曰太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
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
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
屆至也天命不妄所發與否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
○張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纘太王之業於[illegible]商家殷虐
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
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illegible]治殷衆咸同也○朱氏曰

敦治而勝之也咸同也言周公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爾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魯○蘇氏曰鮮于氏以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為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也

焉上章○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為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

鄭氏以春秋傳言[illegible]。[illegible]曰其
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illegible]轡耳耳
然。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
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
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毛氏曰
騂赤犧純也[illegible]
[illegible]。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
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世世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
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
帝此則從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謂伯
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角為其觸
觝人也[illegible]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

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illegible]
[illegible]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赤特也
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也阮諶禮圖
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illegible]
[illegible]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illegible]飾與司
農同則皆讀[illegible]。毛氏曰毛炰豚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胾謂切肉。毛氏曰羹
大羹鉶羹也[illegible]大房半體之俎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斁[illegible]萬舞[illegible]○鄭氏曰萬舞
干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孚
孫得其宜福○鄭氏曰[illegible]常守也虧[illegible]皆
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illegible]○鄭氏
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卿也○朱氏曰三壽
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李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
降之福人稱頌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illegible]朱英綠縢[illegible]二矛重弓[illegible]公徒三萬
貝冑[illegible]朱綅[illegible]烝徒增增[illegible]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illegible]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illegible]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氏曰英[illegible]飾也縢繩也[illegible]
綠縢[illegible]○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illegible]
[illegible]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太
國之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
氏曰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烝
徒[illegible]增增[illegible]○毛氏曰膺當也○朱
氏曰懲艾也○鄭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御禦

也[illegible]戎與狄

[illegible]孔氏曰

[illegible]○孔氏

曰受辭膺之使安得大而熾盛汝[illegible]髮台背

命[illegible]之背○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頭其壽

而相與試[illegible]以為之用也○鄭氏曰眉[illegible]秀眉亦壽

徵○孔氏曰無有害[illegible]○蘇氏曰此章言僖公

治其軍旅繕其車甲[illegible]故其民無不[illegible]昌大壽考

而[illegible]之以為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

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

為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

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頌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illegible]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illegible]○

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

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

○李氏曰[illegible]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

山其[illegible]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illegible]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illegible]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

[illegible]

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〇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

壽母壽考之母也富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

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謂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

有魯之邦國得公在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

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

而未復者也頌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

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待洛]是尋是尺松桷[音角]

有舄[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

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

尺曰尋桷榱也[illegible]舄大貌路寢正寢也。

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

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

[也爲之主命[illegible]工匠監督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

孔氏曰言樹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

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illegible]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illegible] 國語曰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 [illegible]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 鞉音桃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 斁音亦 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吕氏曰猗歟那歟歎美之多也。○王氏曰美商之宗歟而多之

也。○[illegible]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illegible]氏曰鞉與鼓也[illegible]

[illegible]○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

虞夏以來有此物常用者。○[illegible]氏曰鞉鼓衆之所成也孔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簡簡和大也。○[illegible]氏曰衎樂也

○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奉祀之時王爾

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奉者何王爾。

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

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齋之日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

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

[illegible]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illegible]

[illegible]是。○王氏曰淵淵深也。嘒以言其

聲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

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言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

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也。○橫渠張氏曰[illegible]最和平[illegible]忘。○鄭氏曰

穆穆美也。於赫湯孫此樂之美其[illegible]

[illegible]○歐陽氏曰[illegible]樂而[illegible]湯孫[illegible]三者蓋詩

無定體[illegible]然也。○[illegible]氏曰大鍾曰庸斁斁然

盛也。○□氏曰商頌于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繼非但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恰懌乎。言恰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云□□□皆名曰殷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其祀成湯也奏樂以祭其烈祖成湯於是執戈而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湯孫奏假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也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孔子錄詩有商頌五篇而二篇祀湯一篇祀中宗一篇祀高宗一篇論殷道不絕王者世有功德以時殷祭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是湯之後世以湯為祖

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毛氏曰申重也
○蘇氏曰嗟嗟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
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illegible]○歐陽氏曰爾
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
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我所思而得成[illegible]
[illegible]○鄭氏曰和羹者
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
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
酒與羹爾○毛氏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
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
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
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軝[illegible]

[illegible]八鸞[illegible]馬則八鸞爲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
[illegible]其鸞鶬鶬[illegible]聲和[illegible]若此者
[illegible]
[illegible]○歐陽氏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
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謂諸侯來至而助享也
○鄭氏曰溥將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
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
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illegible]○歐
陽氏[illegible]云以古者言諸侯者或助祭於神也下云
來饗蓋謂神來至而歆饗[illegible]既助之矣又
歷之然後[illegible]格[illegible]以福曰其尚
顧予烝嘗[illegible]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知中宗而[illegible]
湯孫者[illegible]下以[illegible]也

但爾撫所[illegible]流處之無窮[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後蓋未遠

也所謂[illegible]無疆也亦有[illegible]既平[illegible]

祀[illegible]然後行禮[illegible]

戒平之謂也此所謂[illegible]亦有[illegible]言[illegible]

始也[illegible]言時和[illegible]禮得成所謂可以備

物者得其一端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illegible]

表顯之號為高宗云[illegible]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

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

○孔氏曰帝堯之末[illegible]大水茫茫然禹敷廣下土以正

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illegible]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

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

商興之由[illegible]娀亦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

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

商也[illegible]

玄王桓撥[illegible]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illegible]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illegible]王寧王蓋古人

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若氏言玄之又

玄是矣[illegible]必為黑也[illegible]

[illegible]○蘇氏

曰相武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能合。○[illegible]氏曰受小国是達受大国是達者隨所受大小無不達其道也。達與在郊必達同意。[illegible]不[illegible]。○王氏曰率履[illegible]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發離也。○朱氏曰言契能率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illegible]○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illegible]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 昭假[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祗。[諸伸反] 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illegible]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也。○毛氏曰不[illegible]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illegible]氏曰假言感假。○[illegible]氏曰祗敬也。○李氏曰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illegible]○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illegible]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illegible]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丁劣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貢之玉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illegible]

綴旒[illegible]。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
旌旗之斿綴著於旌。李氏曰諸侯皆係屬於我此所
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
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
急爲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
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
大厖厚也[illegible]
[illegible]。毛氏[illegible]
荷天之寵。毛氏曰讋懼也。李氏曰又陳湯
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不竦[illegible]以天下自任
無有恐懼之心百祿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若誰何之謂也
。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
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櫱旁生萌櫱也言一
本生三櫱也本則夏桀櫱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
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櫱皆不能遂其惡而天
下截然[illegible]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
興師之次也[illegible]
三國[illegible]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

也[illegible]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毛氏曰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時在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錫維熱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毛氏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illegible]

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

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
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也○
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輔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擧治也
○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復有九州爲之王也
○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
有大糦稷之食此者侯來是奉承而進之[illegible]
也○朱氏曰商孫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
者歲以班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蘇氏曰
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
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
之子孫○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
子[illegible]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

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傳
繼體守文之君况肇域彼四海殺受命咸宜豈所以稱
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
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惟
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祈祈
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
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蘇氏曰
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輔氏曰景[illegible]
[illegible]
宜無不宜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
[illegible]
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

先代之德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illegible]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 [illegible] 久發見其祥矣○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幅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illegible]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 [illegible] ○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曰所猶處也 [illegible] 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 [illegible] ○朱氏曰湯孫之緒 [illegible] 高宗之功 [illegible] 入其阻 [illegible] 其衆無所逃避竊而 [illegible]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氏曰
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
○王氏曰荊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
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享
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
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
之常禮也況於汝荊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
穡匪解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來
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荊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
國于禹迹者歲以歲事來見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予
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乎○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
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
○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
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
命之於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
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太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孔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梴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illegible]虔之[illegible]掃也）。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朱氏曰虔亦斲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桷者椽也以長爲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盖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寄藏

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夙從事斯文經十餘年圖籍漸多意方今
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屬輓近刻書
至宋元槧蓋或罕有焉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
至累數十種此非獨在我之為艱而即在西土
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
散是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年之後乎訖
若舉而獻之於
廟學獲藉

昌平坂學問所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貽之素願也乃以宗元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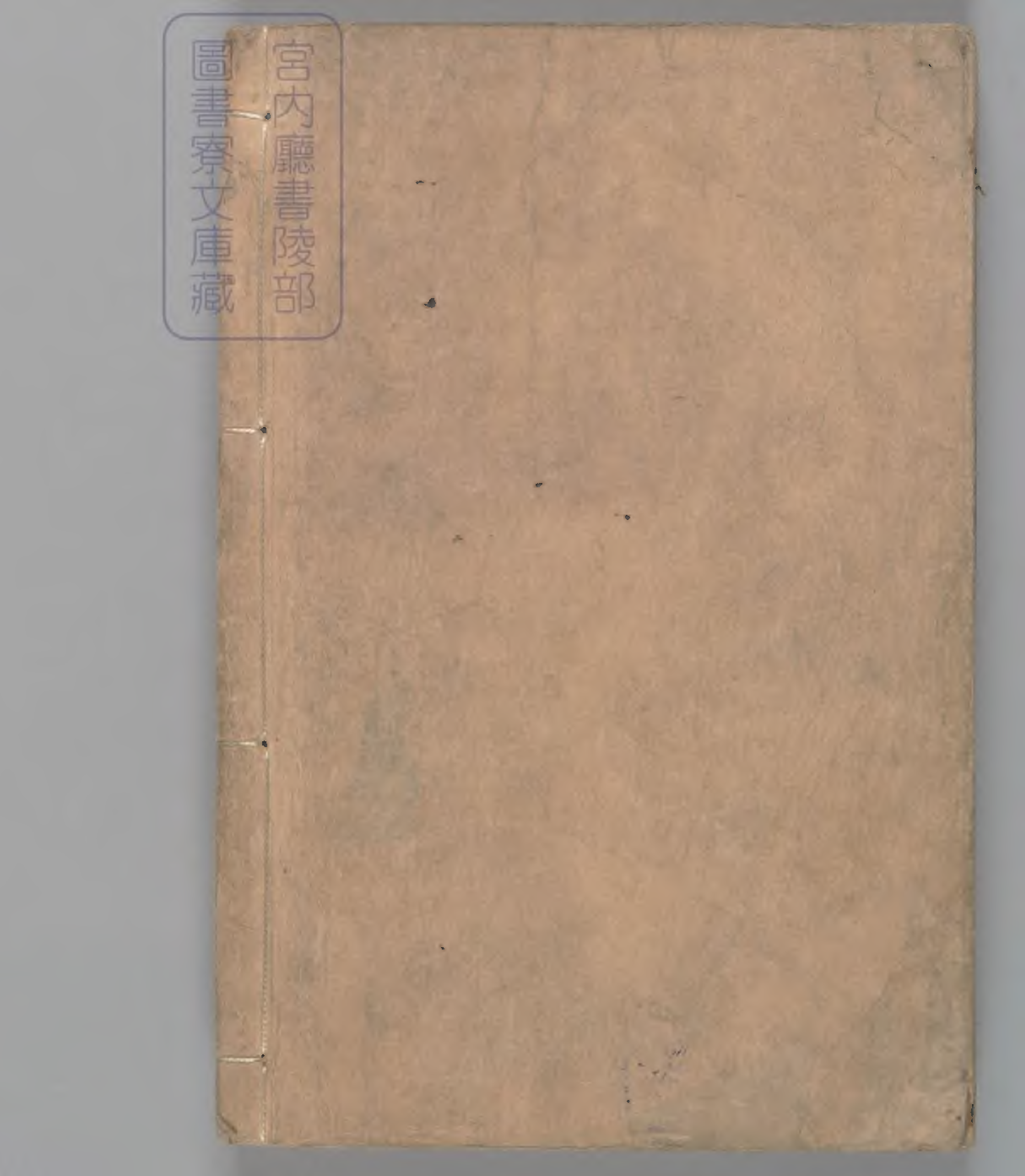
三十種爲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貽謹誌

河三亥書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